

年鑽
代石



第二部

緣夷人生長外番，其於天朝制度多不諳悉，而又往往強作解事，難以理曉。

——耆英，清道光廿四年十一月奏摺



海克華斯奇特的經歷；擊鼓者的儀式。

黑暗的巨穴空間，點點火光照亮；一個年輕女人，可能還不過是個女孩，赤裸站在座子上，混身滿佈繁複的畫彩，也可能是全身聲光流晶刺青。樹枝纏結起的葉冠戴在頭上，她豐厚的髮散到膝處，胸前雙手緊握一束玫瑰，花刺壓進肌膚。許許多多的人，可能上千，圍在她四周，瘋狂擊著鼓，時而吟頌，時而歌唱。

在女孩和觀者之間，十幾個男人被引入。有些自己跑進來，有些看起來是被推上來，還有彷彿裸體逛街走錯門的。有亞洲人、歐洲人、非洲人。有的必須被狂熱的司儀教士從群眾中捅出，把他們推來推去。最後他們圍著女孩形成一個圓圈，鼓聲接著增強至震耳欲聾的境地，速度越來越快直到亂成無節奏的大冰雹風暴，然後突然間，即刻，停止。

有人用高而果決的嘯音哀號。海克華斯聽不懂這人說什麼。然後接著一大巨響鼓聲。更多哀號。又一擂鼓。再一次。第三次擊鼓變成沈重的節奏，持續了一陣，節拍漸漸加疾。在某一點後，哀號者不再在鼓點中暫止，而開始將他的發音點交織在音節的對位音。圍著女孩的一圈男子以非常簡單的拖步起舞，先朝一個方向，再反方向。海克華斯注意到他們都勃起，陰莖收鞘在色彩明亮的聲光流晶保險套——自己會發亮的橡膠，使得移動的陰莖像那麼多螢光棒在空中舞蹈。

鼓聲與舞慢慢增快。勃起讓海克華斯明白為什麼要拖那麼久：他在看一場前戲。進行了半小時之後，亢奮、陽具崇拜還有一切都令人難以忍受。鼓點現在比基本脈搏跳動要快一節，一大堆不同的打擊聲和相對節奏加入，歌者的獨頌變成瘋狂半有組織的群唱現象。在彷彿什麼都沒發生的半小時後，

一切在某一點後同時發生：擊鼓和頌唱爆發進入新而不可能的緊張度。舞者手伸下抓住他們放射線保險套軟弱的儲存尖端，然後拉長。有個人拿刀跑出，如模仿割禮般恐怖地割掉保險套的尖端，暴露出每個男子的龜頭。女孩終於動了，將花束拋入空中有如新娘要坐禮車而去之前的動作；玫瑰灑落，垂直翻轉而下，一枝枝散入舞者，他們在空中搶花，或撲到地下奪花。女孩手臂張開，朝後倒下，或許昏過去還是怎麼，幾個舞者接住她，將她身體高舉過頭，像剛從樹上撬下釘成十字的身體，走著圈子示眾。她最後平躺在地上，一個舞者在她雙腿間，猛力進出了幾下就結束了。其他幾個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開，連跟她說明早依舊愛她的機會都沒有，另一個已經就位，他也沒撐多久——整個前戲把這些男人作弄到一觸即發。舞者在幾分鐘之內輪番結束。海克華斯看不到女孩，她完全被遮住，但他覺得她沒掙扎，而他們也不像在壓著她。到了尾聲，煙或蒸汽或什麼開始從雜交的中間盤旋而上。最後一個參與者臉孔比一般高潮中的人扭曲得更厲害，他將自己從女人身上拔出，抓著自己的陰莖跳上跳下吼出像是痛楚的情緒。這是所有舞者從女人跳開的信號，她現在看不太出來了，變成包裹在蒸汽裡模糊不動的一團。

火焰從她全身數處噴發，層層岩漿順著她裂開的血管流出，心臟像一顆閃電球從她胸膛爆開。她的身體變成地上燃燒的十字，是蒸汽和煙霧亂流形成的倒轉錐形之光明尖端。海克華斯發現擊鼓和誦唱已經完全停止。身體燃燒時，群眾默哀了長段時間。接著，在最後的火焰消失後，算是儀仗隊一類的從群眾中下來，四個男子，全身塗滿黑漆上面畫出白色骷髏形。他注意到女人起火時躺在一張方形床單上。每個男子抓住床單的一角。她的遺骸滾進中心，粉塵灰燼飛起，赤熱碳屑閃爍。骷髏人把遺骸拿到一個五十五加侖大的鋼鼓上，棄入。熱碳接觸到鼓裡某種液體時，爆出一陣蒸汽和嘶嘶聲。其

中一個骷髏人拿起一個長調羹攪拌混合，然後用一個破裂的密西根大學馬克杯舀了一杯，慢慢喝下。

其他三個骷髏人輪流飲下。此時，觀者已形成一長列。一個接一個他們往前走。帶頭的骷髏人為他們拿住杯子，給每人喝一口。然後他們漫步散去，一人獨行，或交談的小群小群。好戲結束了。

奈兒在多福泰的生活；啟蒙瓊林的發展；到新亞特蘭堤斯一遊；
她被帶去見馬希真女士；與一位「舊識」住在新地方。

奈兒在磨坊屋住了幾天。他們在頂樓屋頂下為她安置了一張小床，地方很溫暖，只有她夠小進得去。她和麗泰或布萊德，或她認識的其中一個好人一起吃飯。白天時她在草原閒逛，雙腳伸進在河裡搖晃，到林子裡探索，有時遠到狗群矩陣的地方。她總是帶著啟蒙瓊林。最近書變得比較像互動情境而不像故事，裡邊盡是奈兒公主和她朋友在藍鵲王城中的遭遇，她得窮盡所有的聰明機智，讓自己和她的朋友再平安渡過一天，不要落入海盜或藍鵲王的掌握；因此每一章結束時，她都累壞了。

她和彼得終於想出一個非常狡詐的計劃，偷偷進入城堡，聲東擊西，奪取藍鵲王力量之源的魔法書。計劃第一次失敗了，可是第二天，奈兒翻回書頁又試了一次，這次做了些改變。還是沒成功，但至少奈兒公主和她的朋友在城堡裡又深入了一點。第六或第七次時，計劃完美執行——藍鵲王被困在與彼得兔的謎語大戰裡（彼得最後贏了），紫紫用咒語擊破他秘密圖書館的門，裡邊滿滿比【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還要神奇的書。藏在其中一本書裡是一把鑲了珠寶的鑰匙。奈兒公主拿走鑰匙，同時紫紫拿了好幾本藍鵲王的魔法書逃走。

他們驚險萬分渡河逃入下一個國度，藍鵲王無法追到這裡。在一片美麗的草原上他們紮營好好休息了幾天。當其他都變回填充玩具的白天，奈兒公主細讀起紫紫偷來的新魔法書。當她這麼做時，插圖的影像朝她放大充塞全頁，然後啟蒙瓊林會變成那本魔法書，直到她決定把它放到一邊。

奈兒最喜歡的書是神奇的「地圖」，她可以用它來探索任何境界，真實或想像的。夜間紫紫大部份時間在讀一本巨大硬幫幫，磨損又污漬斑斑，還被燒過的巨冊，書名「汎藝全書」(Pantehnicon)。這本書本身有個帶鎖鐵扣，紫紫沒在讀時，她就鎖上書。奈兒幾次請求看看書，但紫紫說她還太小看不懂書裡寫的東西。

這種時候，鴨寶總是自動在營地四周忙碌地整理整理，幫大家做飯，到河邊石上洗衣，縫補他們漫遊時穿破的衣服。彼得變得焦躁不安。他雖然說話反應很機伶，卻沒學會閱讀的訣竅，因此藍鵲王圖書館的書對他一點用都沒有，除了做築窩的材料。他老去探索環繞的森林，尤其是朝北的。一開始他一去幾小時，但有一次他整晚不見，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回來。之後，他常常一去幾天。

有一天彼得背著沈重的包裹蹣跚消失進入北邊林子，再也沒回來。

奈兒有天天在草原上收集花朵，一個優雅的淑女——維佬——朝她騎馬而來。當她接近，奈兒驚訝發現那匹馬是蛋殼，而淑女是麗泰，她打扮講究，穿著維佬淑女長裙，戴著騎馬帽，而且居然側騎。

「妳看起來很漂亮，」奈兒說。

「謝謝，奈兒，」麗泰說。「妳願不願意打扮成這樣？就一會兒？我要給妳一個驚喜。」

住在磨坊屋的一位女士是做女帽的，她為奈兒做了一套衣服，全部手工縫製。麗泰將衣服帶來，

幫奈兒就在草原中換上。然後她編起奈兒的頭髮，甚至紮了幾朵野花上去。最後她幫奈兒跟她爬上蛋殼，朝磨坊屋騎回去。

「妳今天得把書留在這裡，」麗泰說。

「為什麼？」

「我要帶妳過矩陣，進入新亞特蘭堤斯飛地，」麗泰說。「摩爾巡官告訴我，在任何情況下我不可以讓妳帶書過矩陣。他說它會刺激東西。奈兒，我知道妳又要問我為什麼，但我沒有答案。」

奈兒跑上樓，幾次被長裙絆倒，在她的小角落放好啟蒙瓊林。她和麗泰再爬上蛋殼，騎過水車之上，一道小石橋，穿過林子，然後奈兒聽到保全氣流飛體微微的風聲。蛋殼慢下來步行，小心在一片發亮的飄浮眼淚中推進。奈兒甚至伸手去碰觸一個，又立刻收回手，雖然它什麼都沒做僅是回推。她們騎過去時，她臉的反影在這顆孢子的表面倒退滑過。

她們騎在新亞特蘭堤斯領地裡好一會兒，放眼望去只有樹木，野花，小溪，和偶而一見的松鼠和鹿。

「為什麼維佬有這麼大的飛地？」奈兒問。

「不要再稱他們維佬了，」麗泰說。

「為什麼？」

「這個詞是不喜歡他們的人，用一種不好，不友善的方法來形容他們，」麗泰說。

「就像輕蔑用語？」奈兒說。

麗泰笑了起來，不是覺得好笑而是緊張。「一點不錯。」

「為什麼亞特蘭堤斯人有這麼大的飛地？」

「嗯，每個國族有各自不同的方式，有的方式比別人的更適合賺錢，因此有的有很大的領土，有的沒有。」

「各自不同的方式，妳的意思是什麼？」

「要賺錢你必須努力工作——以某種方式生活。亞特蘭堤斯人都那麼過日子，算是他們文化的一部份。日本人也是一樣。因此日本人和亞特蘭堤斯人擁有所有其他國族加起來那麼多的錢。」

「妳為什麼不是亞特蘭堤斯人？」

「因為我不想那樣生活。多福泰所有人都喜歡製造美麗的東西。對我們來說，亞特蘭堤斯人做的事——穿著這樣的衣服，投下好長好長時間求學——是不重要的。那些追求不會幫助我們做出美麗的東西，妳知道。我寧願穿我的牛仔褲做我的紙。」

「可是M.C.也可以造紙呀，」奈兒說。

「不過不是亞特蘭堤斯人喜歡的那種。」

「可是妳能靠造紙賺錢，完全因為亞特蘭堤斯人努力工作賺了錢，」奈兒說。

麗泰的臉紅了起來，她沈默了一陣。之後，她緊繃著聲音說，「奈兒，妳應該問妳的書『謹言慎行』這個詞的意義。」

她們碰到一條到處是一堆堆高高馬糞的騎馬徑，然後循著這條路上山。很快小徑夾入兩面乾石牆，麗泰說這石牆是她多福泰一個朋友築的。森林變成草原，然後像玉冰河般的草地，山頂上立著棟棟大房子，圍繞著幾何形狀的樹叢和花壘。馬徑變成鵝卵石路，當她們騎進城時，路往往分枝進新的

小巷。山在她們之上不斷升高，在綠色的山巔上，半掩在一片薄雲層後，奈兒可以看到維多利亞之泉。

從下面租界區望上來，新亞特蘭堤斯飛地總是看起來乾淨而美麗，而這地方的確如此。讓奈兒很驚訝的是，和租界區相比，這裡的氣候非常涼爽。麗泰解釋道這些亞特蘭堤斯人來自北國，不喜歡熱天氣，所以他們把他們的城市放在高空，讓它涼快些。

麗泰轉下一條中間有座大花園的大道。路邊一排聯立的紅石房子，上有角樓和怪獸裝飾，斜角切割的玻璃到處都是。戴大禮帽的男人和著長裙女人悠閒散步，推著搖籃車，騎著馬或雪佛靈。發亮的深綠色機器人，像側面翻倒的冰箱，以學步娃娃的走路速度在街上嗡嗡前進，然後停在馬糞之上，將之吸入。隨處都得到信差騎在自行車上，或特別講究的人物在全車道寬的黑色汽車裡。

麗泰在一棟房子前停住蛋殼，付錢給一個小男孩要他拉住韁繩。從鞍囊她拿出一捆新紙，全都包在也是她做的特別包裝紙中。她爬上樓梯，按了門鈴。這房子在前面有個圓塔，裝上整面弧形窗，其上鑲著彩色玻璃。透過窗子和蕾絲窗簾，奈兒看到在不同的樓層上，水晶吊燈和精美盤子以及深褐色木書架，放著成千成千的書。

廳房女僕開門讓麗泰進屋。從窗子奈兒看到麗泰在女僕手中的銀盤中放了張名片——他們稱之為「賽爾弗 silver」托盤。女僕帶進去，幾分鐘後出現，引麗泰到房子後面。

麗泰半小時後才回來。奈兒希望啟蒙瓊林在身邊可以跟自己作伴。她跟小男孩說了一陣子話；他叫山姆，住在租界，每天早上他穿上套裝坐巴士到這裡，這樣他可以在街上停留幫人牽馬或做些小事。

奈兒不知道龍舌蘭是否在其中一間房子裡做事，也不知會不會在路上碰到她。每次想到媽媽，她胸口總是一緊。

麗泰從房子出來。「對不起，」她說，「我儘快出來了，可是我得留下來應酬一下。禮節，妳知道。」

「解釋禮節，」奈兒說。這是她跟啟蒙瓊林說話的方式。

「在我們要去的地方，妳必需注意妳的言行。不要說『解釋這』或『解釋那』的。」

「如果提供我『禮節』一詞的精簡解釋，是否會過度佔用妳時間？」奈兒說。

麗泰再一次發出緊張的笑聲，帶著難以隱藏的驚恐表情看著奈兒。當她們騎馬上街，麗泰講解了一點「禮節」，但奈兒沒真的在聽，因為她在努力要想清楚為什麼忽然間，她有能力嚇到像麗泰的大人。

她們騎過城裡開發最盛的地方，那裡建築物、花園和雕像都非常壯觀，沒一條街是一樣的：有些是新月形，有些庭園式，圓形或橢圓，或圍繞塊塊綠地的方街，甚至一會朝這轉又朝那兒轉的長街。她們過了那裡進入一個沒那麼高度建造的地方，有很多公園和遊樂場地，最後終於停在一棟有塔樓裝飾的漂亮建築，鑄鐵柵欄和樹叢圍繞。門上寫著「馬希真女士之優雅三女神學院」。

馬希真女士在一間溫暖的小房間接待她們。她用頂針大小畫得很漂亮的杯子喝茶，奈兒估計她大約在八百到九百歲之間。奈兒努力坐直，專心聽話，效法某些她在啟蒙瓊林裡讀到的守規矩女孩，但她的眼睛總是溜到書架上的內容，畫在茶具上的圖畫，還有在馬希真女士上頭掛在牆上的畫，描繪著三位女士罩著輕妙衣裳在小樹林中昂首而行。

「我們學生名額都滿了，學期也開始了，而且妳也不符合任何先決條件。不過妳的推薦者非常引人注目，」馬希真女士長長打量她的小訪客後說。

「對不起，夫人，可是我不明白，」奈兒說。

馬希真女士微笑，她的臉綻放成四射太陽光般放射狀皺紋。「那不重要。就說我們挪出空間接受妳了。這個機構慣例收幾個不是新亞特蘭堤斯公民的學生。廣傳亞特蘭堤斯的文化基因是我們做為學校以及社會的主要任務。其他的國族透過改變信仰，或人人都有自然生物本能毫無節制的濫用，來做到繁殖，我們則訴諸理性能力。所有的小孩與生俱有理性的能力，只需要好好加以啟發。我們學院最近迎接了幾位來自亞特蘭堤斯之外背景的小淑女，我們相信所有人時間到時，都會宣誓加入。」

「對不起，夫人，可是哪一位是阿葛萊雅？」奈兒問，越過馬希真女士的肩膀看著畫。

「妳說什麼？」馬希真女士說，啟動回頭看的程序，在她的年齡轉個頭是深具複雜性而且花時間的土木工程挑戰。

「由於妳學校的名字是優雅三女神，我冒昧假設後面那幅畫描繪的是相同的主题，」奈兒說，「因為她們看起來比較像優雅三神而不像憤怒或命運。我不知您是否能好心地告訴我哪一位女子代表阿葛萊雅，或者說光輝之神？」

「那麼另外兩個是誰呢？」馬希真女士問，話從嘴角說出，她此時快轉身成功了。

「尤芙柔心，或歡樂女神，還有泰麗雅，或者盛開之神，」奈兒說。

「妳願意試著說說妳的看法？」馬希真女士說。

「右邊的帶著花，所以她可能是泰麗雅。」

「我認為是很合理的假設。」

「在中間的看起來那麼快樂，那她一定是尤芙柔心，左邊的被太陽光照亮，所以她是阿葛萊雅。」

「嗯，妳也看到，她們都沒帶名牌，所以只好靠推測滿足我們。」馬希真女士說。「不過我沒法在妳的推理中找到漏洞，而且，我也不認為她們是命運或憤怒。」

「這是一所寄宿學校，很多學生住在這裡。但妳不會住在那。」麗泰說，「因為不合規矩。」她們騎著蛋殼穿過林子回去。

「為什麼不合規矩？」

「因為妳逃家，這產生法律問題。」

「我逃家違法嗎？」

「在某些族群，兒童被視為父母的經濟資產。所以如果一國族庇護從另一國族逃家來的，可能會造成『共經協定』有明文規定的經濟影響。」

麗泰回頭看奈兒，冷靜打量她。「妳在新亞特蘭堤斯有個贊助者。我不知道是誰。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過看來這個人不能冒險變成『共經協定』法律行動的標的。因此安排妳從此住在多福泰。」

「好，我們知道妳被妳媽媽一些男朋友虐待，因此多福泰情感上願意接納妳。但我們無法留妳在磨坊石社區，因為如果我們與『協定』發生爭執，會破壞我們與新亞特蘭堤斯客戶的關係。因此我們決定妳跟多福泰裡唯一在這裡沒有任何客戶的人住在一起。」

「那是誰？」

「妳見過他，」麗泰說。

摩爾巡官的屋子光線暗淡，到處堆滿了舊東西，有些地方就連奈兒都得側身橫走。天花板下一兩呎處環繞客廳的裝飾邊條上，掛著幾件發黃的宣紙長幅，上面大中國字噴灑，紅印章像疹子發出。奈兒跟著麗泰轉過角落進入一間更小更暗更擠的房間，裡邊主要的佈置是一大幅畫，其中一個帶著福滿洲式鬚鬚的盛怒人物，叢叢鬚髮在耳前冒出，落至腋窩之下，他穿著精緻的鎧甲，鍊甲上有獅面裝飾。奈兒禁不住從這張兇猛的圖像前退步，結果被展開在地板上巨大嗡嗡響的風笛絆倒，然後撞上一個鍛造銅做出的大桶子，發出鏗然巨響。血靜靜流出拇指底部一道平滑切口，她發現原來桶子是用來盛放收藏的各式各樣生鏽舊刀劍。

「妳沒事吧？」麗泰問。她背光站在一對玻璃門透出來的藍光裡。奈兒將拇指含在口裡，自己爬了起來。

玻璃門看出去是摩爾巡官的花園，一團雜亂的天竺葵，狐尾草，紫藤還有哥基犬屎。在卡其色小水池的另一側立著一棟小花園房子。和這一棟一樣，以紅褐色石頭塊築成，屋頂用邊緣粗糙的灰綠石板片鋪成。在一片長得太高的杜鵑花屏後，看得見摩爾巡官在用鏟子在努力工作，不斷遭到愛咬腳踝的哥基犬騷擾。

他沒穿襯衫，卻穿著一條裙子，一件紅格子玩意。奈兒幾乎沒注意到這不協調，因為哥基犬聽到麗泰轉動玻璃門上的門栓時，衝向她狂叫，這引出了巡官，他斜著穿過深色玻璃向她們走來，當他一出杜鵑花叢，奈兒看到他身體的肌膚有某種毛病。大體上他比例還不錯，很有肌肉，中環蠻厚，顯然

很健康。不過他的皮膚有兩種顏色，讓他看起來像帶著大理石紋理，彷彿蟲子咬進他的軀幹，蝕刻出體內的通道然後回填入不太配合的東西。

她還沒能好好看清楚，他已從花園椅背上抓起一件襯衫，抖上身。然後他把哥基犬叫來，用青苔覆蓋的石板地做閱兵場，進行一分鐘左右的合排訓練，嚴厲批評牠們的表現，聲音大得穿刺玻璃門。哥基犬假裝專心聽。表演完畢後，摩爾巡官從玻璃門闖入，「我很快就來招呼妳們，」他說。然後消失入後面房間十五分鐘。回來時，他已換上斜紋軟呢西裝，粗編毛衣罩在很好的白襯衫上。最後一件衣服看起來太薄，無法抵擋其他衣服在皮膚上摩擦，但摩爾巡官已到了一定的男人年齡，早使他們的身體受制於更糟的刺激——威士忌，雪茄，羊毛衣，風笛——而不會有任何感覺，至少，沒顯露出來。

「抱歉突然闖進來，」麗泰說，「但我們按門鈴時沒人應門。」

「我無所謂，」摩爾警官說，不是完全讓人信服。「我不住在上面是有原因的。」他朝上指，約略朝新亞特蘭堤斯飛地方向。「只是在追蹤某個邪惡藤蔓根系統的源頭。我怕它會是野葛。」巡官眯起眼睛說出野葛一詞。奈兒不知什麼是野葛，不過假定野葛是可被刀砍，或燒掉，窒息，棒子捶死或炸掉的東西，那麼它在摩爾巡官的花園活不了太久的——那是說，當他終於有時間對付它。

「有興趣喝茶嗎？或者」——這是對奈兒說——「熱可可？」

「好像不錯，可惜我沒法留下，」麗泰說。

「那麼讓我們送妳出門，」摩爾巡官說，站了起來。麗泰有點被這突兀反應嚇到，但她也立刻就走了，騎著蛋殼朝磨坊屋行去。

「很好的女士，」摩爾巡官在廚房喃喃道。「她為妳做這些真的很好心。的確是位正派小姐。可能不是那種很會跟小孩相處的人，尤其和特殊的小孩。」

「我從此就住在這裡了？先生？」奈兒問。

「在外面花園小屋，」他說，拿著冒熱氣的托盤走進房間，朝著玻璃窗外越過花園點點頭。「空了一陣子。對成人來說太擠，對小孩剛好。這間屋子的佈置，」他說，四下看看房間，「不太適合年紀還小的人。」

「那個可怕的人是誰？」奈兒說，指著大畫。

「關帝。之前是名叫關羽的軍人。他從來沒做過真正的皇帝，但他後來變成中國的戰神，他們因為尊敬他而給他這頭銜。中國人，非常懂得尊敬——這是他們最好也是最壞的性格。」

「一個人怎麼變成神？」奈兒問。

「要活在非常實用主義的社會裡，」摩爾巡官想了一會兒回答道，但沒深入解釋。「對了，妳書帶了嗎？」

「帶了，先生。」

「妳帶過了邊界嗎？」

「沒有，先生，遵從你的指示。」

「很好。遵守命令的能力是很有用的，尤其如果妳跟一個習慣發號施令的傢伙生活在一起。」看到奈兒臉上嚴肅得不得了的表情，巡官生起氣來，一付惱怒模樣。「提醒妳，沒什麼大不了的。妳在高層有朋友。我們只是要謹慎而已。」摩爾巡官遞給奈兒一杯可可。她需要一隻手拿碟子，一手拿

杯子，因此她把手從口裡拿出。

「妳把妳的手怎麼了？」

「割到了，先生。」

「讓我看看，」巡官手拿起她的手，把拇指從手掌拿開。「挺俐落的一道小口。看起來很新。」

「我在你的刀劍上割破的。」

「啊，對。刀劍就是這麼回事，」巡官漫不經心地說，然後鎖起眉頭，再轉向奈兒。「妳沒哭，」他說，「妳也沒抱怨。」

「這些刀劍是你從強盜沒收的嗎？」奈兒說。

「不是——那倒簡單得多，」摩爾巡官說。他看著她好一陣，思索著。「奈兒，妳跟我相處不會有事的，」他說，「讓我去拿急救箱。」

卡爾·好萊塢在諸神戲院的活動；奶昔一席談；解釋媒體系統；
夢蘭達體會到追尋的徒勞。

夢蘭達發現卡爾·好萊塢坐在諸神戲院中央區第五排，拿著一大張智慧大頁紙，在上面潦草畫出他們下一部現場演出的舞台調度圖。他一定交叉連線到劇本的一個拷貝，因為當她側身走過狹窄過道時，她聽到機械化的聲音讀著劇本，等走近時，她看到代表演員的小X和小O在卡爾草稿的舞台圖上移動。

圖表還包括邊緣的小箭頭，全都朝內指。夢蘭達看出來箭頭一定是裝在台前的小聚光燈，而卡爾·好萊塢在寫程序控制它們。

她前後轉動她的頭，試著放鬆頸部，她往上看到了天花板。天使或繆思或是什麼，在上面列隊行進，小胖天使陪伴在側。夢蘭達想到奈兒。她總是想到奈兒。

劇本到了一幕的結束，卡爾暫停工作。「有問題嗎？」他有點心不在焉問道。

「我從我包廂看你工作有一陣子了。」

「淘氣的女孩。妳該在幫我們賺錢。」

「你從哪裡學會做那些玩意？」

「什麼——導戲嗎？」

「不是，是科技那些——程序化燈光等等。」

卡爾轉過來看她。「恐怕跟妳所知一般人學習的作法不同，」他說，「我必須自學所有的東西。現在幾乎沒人在做現場戲劇了，所以我們必須發展自己的科技。我剛才用的軟體是我自己發明的。」

「你發明了那些小小的聚光燈嗎？」

「沒有。我對奈米物質不是很在行。那些是我倫敦一個朋友想出來的。我們常常交換東西——我用我的媒體材料換他的物質材料。」

「嗯，我要請你吃飯，」夢蘭達說，「我要你跟我解釋一下這一切是怎麼運作的。」

「這可是很離譜的要求，」卡爾平靜地說，「不過我接受邀請。」

「好，妳要從圖靈機器開始講整個來龍去脈，還是怎樣？」卡爾愉快地說——逗著她。夢蘭達決定忍住不發火。他們坐在一個紅色塑膠卡座裡，在外灘附近的餐館，內部佈置據說仿甘迺迪被刺殺前的美國餐室。中國的時髦青年，海岸共和國類型，頂著昂貴髮型和摩登服裝，排排坐在午餐餐台的旋轉凳上，吸著他們的沙士，朝任何進來的年輕女人亮出邪惡淘氣的微笑。

「我想是吧，」夢蘭達說。

卡爾·好萊塢大笑搖頭。「我在開玩笑。妳必須告訴我妳到底要知道什麼。妳為什麼忽然對這些事發生興趣？難道從這賺錢過得不錯妳還不快樂嗎？」

夢蘭達動也不動坐著，被舊時點唱機的五彩閃光催眠。

「這跟奈兒公主有關，是不是？」卡爾問。

「那麼明顯嗎？」

「是的。現在，妳到底要什麼？」

「我要知道她是誰，」夢蘭達說。這是她最謹慎的說法。她猜想把卡爾拉進她情感的深度是於事無補。

「妳要回溯付出付費者，」卡爾說。

他一旦用那種語言把這事翻譯出來，聽起來還真可怕。

卡爾用力吸著他的奶昔，目光越過夢蘭達的肩膀進入外灘的車流。「奈兒公主是個小孩子，對吧？」

「是的，我估計在五到七歲左右。」

他的目光移轉鎖定在她的眼睛。「妳感覺得出來？」

「是的，」她說，語氣警告他別懷疑。

「因此反正也不是她在付錢。付費者另有其人。妳得追出付費者，再從那兒，找出奈兒。」卡爾不再與她視線相接，搖搖頭，冰凍的唇想吹一聲口哨卻沒成功。「就連第一步都不可能。」

夢蘭達很意外。「太直截了當了吧。我以為至少會聽到很『難』或者很『貴』。但——」

「不是的。而是不可能。或者，」——卡爾想了一會——「或許『極度的無此或然』是比較好的說法。」看到夢蘭達表情的變化，他微微有所警覺。「妳不能就這麼回溯關連出來。這不是媒體運作的方法。」

「那媒體如何運作？」

「望向窗外，別朝外灘看，仔細觀察延安路。」

大窗面上畫了可口可樂的廣告和藍牌特餐的介紹，夢蘭達轉過頭從大窗望出。延安路，一如上海所有主要道路，從一邊商店櫥窗到另一邊櫥窗之間，滿滿騎自行車和動力滑輪的人。在很多地方，交通擁擠到走路還快些的地步。幾部半街寬的窄車動也不動，有如擦亮的大圓石坐在流動緩慢的褐色水流裡。

景象如此熟悉，夢蘭達什麼都沒看到。「我應該看什麼？」

「注意到沒有人是空手的？他們都拿著東西。」

卡爾是對的。每個人最少也有個裝了什麼的塑膠袋。很多人，譬如騎自行車的，則載負重些的物件。

「現在把這影像保留在腦海裡一會，然後想想如何建立起一個全球性通訊網絡。」

夢蘭達笑起來。「我沒有任何基礎去想像那樣的事。」

「妳當然有。直到現在，妳還在用古老被動影片裡的電話系統來想像。在那個系統裡，每項交易有兩方參與者——兩個交談的人。他們經由穿過中央交換機的電線連接上。因此這種系統的關鍵特色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在問你呀，」夢蘭達說。

「第一，只有兩個人，或兩方，能夠互動。第二，這是用一條專門為那次談話而連上然後切斷的專線連接。第三，這本質上是集中的——除非有中央交換機，要不然無法運作。」

「好，我想我目前還跟得上你。」

「我們今日的媒體系統——也就是妳我賴以為生的——除非用在實質上完全相同的功能，外加上很多很多其他的，我們才可以說是從這電話系統演變而來。不過要記住的一項重點是它完全全和老電話系統不一樣。老電話系統，以及它科技上的表親——有線電視——垮了。幾十年前它已經被擊潰、燒燬，我們基本上從零開始。」

「為什麼？它運作得很好呀，不是嗎？」

「首先，我們必須能夠使一個以上的實體互動變成可能。我在這裡實體的意思是什麼呢？嗯，我們以互動情境來想。譬如『到日內瓦的頭等列車』。妳在車上——同時還有幾十個其他人。那些人中有些在被互動演出，因此在這裡實體剛好是真人。但其他角色，像是侍應生和腳伙，僅是軟體機器人。還有，火車上充滿了道具：珠寶、錢、槍、一瓶一瓶酒。每一件也都是不同的軟體——分別的實

體。行話裡我們叫他們物件。火車本身又是另一個物件，而火車行駛過的鄉間也是。

「鄉間是個好例子。它正好是法國的數位地圖。地圖從哪來呢？難道『到日內瓦的頭等列車』的製作者派出他們自己的測量團，做了新的法國地圖？不是的，他們當然沒有。他們用了現存的資料，一份數位世界地圖，任何互動情境製作者需要的話就可以使用，不過，自然得付錢。數位地圖是分開的物件，存在電腦記憶裡某處。到底在哪？我不知道，互動情境也不知道。無所謂。資料可能在加州，在巴黎，也可能就在轉角——或者它被分配到這些地方或更多處。這完全無關緊要。因為我們的媒體系統不再像那種專線走過中央交換機的老系統般運作。它就像那樣運作。」卡爾又一次指向街上的人來人往。

「所以街上的每個人就像個物件？」

「可能，不過比較好的比喻是物件都像我們人，坐在街上不同的建築物裡。假定我們要送信給在浦東的某人。我們把信寫在一張紙上，然後走到門口遞給第一個經過的人，跟他說，『帶這封信給浦東的顧先生。』接著他在街上滑了一陣，碰到騎自行車的某人，好像朝浦東去，於是他說，『把這帶給顧先生。』一分鐘後，那人卡在車陣裡，因而把信交給一個較能越過這纏結混亂的行人，然後再繼續下去，直到最後信到了顧先生處。當顧先生要回應時，他也以相同的方式送信給我們。」

「所以沒辦法追溯出一件信息經過的路線？」

「對。而且真正的狀況比這更複雜。媒體網路是從一開始就是要徹底提供隱私和安全，因此人們可用來轉移金錢。這是國家政府瓦解的原因之一——一旦媒體矩陣運作起來，政府再也不能控管資金的流動，稅收制度跟著垮了。因此，如果老的國稅局都不能追蹤出這些訊息，妳也完全沒辦法找到奈

兒公主的蹤跡。」

「好，我想我的問題得到了解答，」夢蘭達說。

「好極了！」卡爾愉快地說。他顯然很高興能幫助夢蘭達，所以她沒講出他的話真正帶給她的感受。她把這視為演技的挑戰：她騙得過卡爾·好萊塢，這位比任何人對演戲都還更精的人，以為她沒事？

她居然成功了。他護送她回到她的公寓，在浦東剛過河的百層巨廈裡。她強忍到跟他道別，脫去衣服，放水洗澡。然後她爬進熱水，溶入她可怕的、悲慘的、紅腫、自憐淚水裡。

最後她終於控制住情緒。她必須把一切看得客觀透徹。她還是能和奈兒互動，而且依舊每天在進行。而且如果她留心，遲早她會發現穿透屏障的方法。除此之外，她逐漸了解奈兒，不管她是誰，已被做了特殊記號，等時間到了她會變成很重要的人物。幾年之內，夢蘭達會在報紙上讀到她。感覺好些了，她從浴缸起身，上床，要睡足一夜好覺，這樣她才能準備好第二天照顧奈兒的大事。

與巡官生活之大略形容；他所擁護的以及怪癖；看到令人不安的景象；奈兒知道了他的過去；晚餐時的談話。

花園小屋有兩個房間，一間睡覺一間玩耍。遊戲的房間有一對由很多小窗子組成的門，開向摩爾巡官的花園。有人告訴奈兒要小心這些小窗子，因為是真的玻璃做的。這些玻璃有很多氣泡而且不

平，像是一壺就要滾開的水表面。奈兒喜歡透過它看東西，因為它帶給她安全感，彷彿躲在什麼後面，雖然她知道它不像一般窗子堅固。

花園無時無刻都在努力把小房子拉進來；許許多多長得很快的藤蔓，常春藤、紫藤、野薔薇埋在重要的爬牆工程，利用龜殼色的銅下水管，還有磚牆和灰泥粗糙的表面做支點攀援而上。小屋石板屋頂上的青苔粼粼發光。時不時，摩爾巡官會帶一把修剪子衝進藤蔓中的裂口，剪去一些美麗框起奈兒玻璃門的蔓莖，免得她被囚禁。

奈兒住在小屋的第二年，她問巡官可否有一小塊花園地。巡官乍聽之下的驚嚇和疑惑平息後，他終於掀開幾塊石板，露出一小塊地，同時促使多福泰裡一位工匠製作了幾個銅窗花台，釘在木屋的牆上。想念她消失很久的朋友彼得，奈兒在那小塊地裡種了胡蘿蔔，然後在窗台裡種了天竺葵。啟蒙瓊林教她如何種植，同時提醒她每隔幾天挖出一棵胡蘿蔔芽觀察，學習它們的生長過程。奈兒發現如果她把啟蒙瓊林拿在胡蘿蔔上，然後瞪著某一頁，書頁會變成一個神奇的插畫，越長越大到她看得見從根部長出的小小纖維，還有緊抓在上面的單細胞有機體，以及裡邊的線粒體。這把戲可以玩在任何東西上，她這樣花了很多天的時間研究蒼蠅的眼睛，麵包上的黴，還有從刺破自己手指取出來的血球。她也可以在清冷的夜晚，走上山頂，用啟蒙瓊林去看土星的光環還有木星的衛星。

摩爾巡官繼續在門房每日執勤。當他晚上回到家，他和奈兒常常在他屋子裡一起吃飯。一開始他們直接從M.C.裡做食物出來，或者巡官會煎些簡單的，像香腸和蛋。這段時間裡，奈兒公主和其他啟蒙瓊林裡的角色也跟著在吃香腸加蛋，直到鴨寶提出抗議，然後教公主如何做出健康一點的食物。後來，一星期有幾天下午，奈兒放學回家後，常常愛做一餐有沙拉和蔬菜的健康菜色。巡官抱怨幾

聲，但他總是吃得乾乾淨淨，有時還洗碗。

巡官花很多時間讀書。讀書時他歡迎奈兒待在他的屋子，只要她保持安靜。他常常把她噓出去，然後透過書房牆上的大聲光流晶跟一些老朋友晤面。通常這時候奈兒就回到自己的小屋，但有時候，特別是滿月時，她會到花園漫遊。由於分隔成好幾小區，花園感覺上比實際大。在月圓的深夜，她最喜愛的地點是一叢綠竹高林，四散著幾塊美麗的石頭。她會靠著一塊石頭坐著讀她的啟蒙瓊林，有時聽到從摩爾巡官屋內傳出的聲音，那是他跟聲光流晶說話：多半是低沈如吼的笑聲，或爆出一陣無惡意的粗話。她長久以為那不是巡官在發出那些聲音，而是他在對話的某人說的；因為在她面前，巡官總是非常有禮貌而且節制，只是有些古怪。然而有一天晚上，她聽到巨大的呻吟聲從他房子傳出，因此從竹林潛行去看發生什麼事。

從她透過玻璃門觀望的角度，她看不到聲光流晶，因為不是朝著她的方向。流晶的光映亮了整個房間，在原來溫暖舒適的空間畫上俗麗閃動顏色，而且投出長長鋸齒狀的影子。摩爾巡官推開所有傢俱還有牆上的障礙，捲起中國地毯露出下面的地板，奈兒一直以為跟她小屋一樣是橡木做的；但地板竟然是一面巨大的聲光流晶，跟牆上的比起來，亮度暗多了，放著很多解析度很高的材料：文字文件和細節很多的圖案配上偶一出現的影片傳訊。巡官在这一切之中，四體著地，像孩子一樣大聲叫喊，他的淚水集在他像兩盞淺碟的半圓鏡片，然後灑落聲光流晶，被從下打上的光怪異照亮。

奈兒非常想進去安慰他，但她實在太害怕了。她站著看，僵在猶疑不決中，然後她發現從聲光流晶來的閃光讓她想起爆炸——或爆炸的圖片。她退開，回到她的小屋。

半小時後，她聽到從竹林傳出摩爾巡官出塵的風笛噪響。以前他偶爾會把風笛拾起來，製造出幾

聲尖銳的鳴響，但這是第一次她聽到正式的演奏。她不是風笛專家，但她覺得聽起來不錯。他吹出一道慢曲，一首輓歌，如此之悲傷把奈兒的心幾乎都撕裂了；看到巡官四肢觸地哭泣還沒他現在吹出的音樂一半令人傷心。

漸漸他轉至速度快一點也愉快一點的蘇格蘭高地風笛曲。奈兒從她的木屋走到花園。巡官僅是在一個輪廓嵌入垂直竹竿形成的上百道帶子，但隨著她前後移動，她的眼睛以某種錯覺組合起影像。他站在一池月光之中。他換了衣服：現在穿著蘇格蘭裙，襯衫和小帽，似乎屬於某種制服。當他肺部空了，他會深深吸一口大氣，胸腔鼓起，一排銀色的胸章和勳章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他門沒關。她走進房子，沒躡手躡腳，因為她知道在風笛聲音中他根本聽不到她。

牆和地都是巨型聲光流晶，佈滿繁多的媒體視窗，數百個分開的框格，像城市繁忙道路邊一面牆上貼滿的大量海報和傳單，完全淹埋底層。有些框格只有奈兒手掌那麼小，有些又有壁報那麼大。多數地板上的視窗顯示文字文件，數字矩陣，示意圖表（很多分層組織樹），或者很棒的地圖，以令人窒息的準確和清晰畫出，山河村莊用中國字標明。當奈兒瀏覽全景，有一兩次她感覺有什麼小小的在地板上潛行，讓她不自主抽動；但屋內沒有蟲，原來是微變的地圖和成排成列的數字製造出的幻覺。這些都是互動式，就像啟蒙瓊林裡的字；但不像啟蒙瓊林，它們不是對應奈兒的行為，而是，奈兒假設，對應著遠方發生的事件。

當她終於從地面抬起視線去注視牆上的一排聲光流晶時，她看到多數的框格要大一一點，而且多半播放影片傳訊，同時大多數被停格。影像非常清晰銳利。有些是風景：一段鄉下道路，乾涸河床上的橋梁，塵土覆蓋的村落，火光從一些房舍冒出。有些是人的圖像：幾個制服骯髒的中國男子說話頭

像，背景是暗沈的山、漫天風沙，或單調的綠車子。

在其中一個影片傳訊裡，一個男子躺在地上，他灰撲撲的制服幾乎和土的顏色一樣。忽然間這個影像動了；這傳訊並不像別的被停格。有人走過鏡頭：一個著藍染褲的中國男子，頭上和腰上纏著紅帶子，不過已被灰塵弄成土色。等他走出攝影格，奈兒注意力集中到另一個男子，那個躺在塵土裡的，然後她才發現他沒有頭。

摩爾巡官一定在風笛之音上聽到奈兒的尖叫，因為他立刻進屋，對聲光流晶喊出指令，然後一切黑去變成空牆和地板。房間裡唯一剩下的影像是戰神關帝的大畫像，他依舊怒視著他們。每次奈兒流露任何情感，摩爾巡官都極度混身不對勁；不過比起咯咯笑不止或找他玩家家酒，他似乎對處理歇斯底里自在得多。他拉起奈兒，手臂伸得直直把她捧過房間，放入一張很深的皮椅。他離開房間一下，帶回一大杯水，然後小心將她雙手貼上杯子。「妳一定要深呼吸，喝點水，」他說，幾乎以低音；這句話他彷彿已經說了很久。

她有點驚訝自己沒一直哭個不停，雖然有幾次情緒餘波來襲，而必須以同樣方式控制住。她不斷試著說，「我停不下來，」一音節一音節戳出。

在她第十第十一次這麼說時，摩爾巡官說，「妳收不住是因為妳的心理根本一塌糊塗。」他用一種不耐煩的職業語調說出，聽起來可能冷酷；但聽在奈兒耳中，卻不知怎麼讓她無比安心。

「你的意思是什麼？」她終於說，那時她說話喉嚨不再癢癢的。

「我的意思是妳身經百戰，女孩，就像我，妳有傷痕」——他突然扯開襯衫，扣子飛出在屋內彈蹦，露出他斑駁的軀幹——「就像我一樣。不同的地方是，我知道我是個老兵。妳卻堅持以為妳只是

個小女孩，就跟妳一起上學那些可惡的維佬一樣。」

有時候，大約一年一次，摩爾巡官會婉拒晚餐，穿上那制服，爬上馬，往新亞特蘭提斯飛地的方向騎去。凌晨時刻，馬將他載回，他爛醉到幾乎坐不穩馬鞍。有時候奈兒會協助他躺上床，等他完全失去意識，她就能在燭光下研究他的胸章和徽章還有綬帶。綬帶尤其採用十分精密的色彩編碼系統。啟蒙瓊林在後面有幾頁叫做「百科全書」，參考裡邊的資料，奈兒能夠確立巡官摩爾是，或至少曾經是，「第一協定執行遠征軍」第三師第二旅准將。一枚綬帶透露他曾任一個日本師的交換軍官，但他真正隸屬的顯然還是第三師。根據百科全書的資料，第三師常被稱為「垃圾場之犬」或簡單說法「雜種狗」；因為它傾向從「白遷徙」中吸收成員：移民非洲的外來人（Uttlander），北愛爾蘭統一主義者，香港白種人，還有來自世界所有盎格魯—亞美利堅部份的無根類。

巡官制服上其中一枚胸針說明他有研究所級的奈米科技工程訓練。這與他隸屬專精奈米科技戰的第二旅是合理的。百科全書說這支軍隊是三十年前為東歐戰場上使用原始奈米武器的惡戰而組成。

幾年之後，這支軍隊在倉皇中被送到中國南方。張漢華的「自行車長征」以及逼迫商人跟他磕頭後，社會不安在那兒蘊釀。張親自解放了幾個勞改營，裡邊奴工拼命做小玩意外銷到西方市場，他用手杖巨大的龍頭握柄砸爛電腦螢幕，把工頭們打成地上的血堆。張針對不同繁榮行業進行的「調查」，主要集中在南方，結果導至百萬人失業。他們走上街頭製造動亂，人民解放軍裡同情他們的單位也加入。最後這場叛亂被北方的解放軍單位鎮壓下來，但是帶頭者消失入珠江三角洲的「水泥鄉下」，因此張不得不在南方設立一個永久性警備政府。北方軍隊殘酷而有效地控制住秩序數年之久，

直到一天，整個師近一萬五千人，在一夕間被奈米寄生體的群襲殲滅殆盡。

叛亂領袖從藏身之地出現，宣布成立「海岸共和國」，同時要求「協定執行」軍隊進駐保護他們。阿瑟·何斯比·摩爾，在東歐作戰經驗豐富的老手，被招來指揮。他出生香港，中國接收時，還是個小孩的他離開了香港，少年大部份時間都跟父母在亞洲遊蕩，最後定居英倫群島。他被選中擔任這工作，因為他廣東話流利，普通話也不錯。看著百科全書裡的影片片段，奈兒見到年輕的摩爾巡官，同一個人只是頭髮多些疑惑少些。

三年後中國內戰認真開打，那時北方人無從取得奈米科技，便開始拋出核子彈。之後不久，穆斯林民族終於組織起來行動，勢力蔓延大半新疆省，殺了些漢族人口，其餘的被逼東走落入內戰的無底洞。摩爾上校遭到極度危險的原始奈米寄生體侵襲，他被調下來，給予長期復原離休。彼時，中央之國和海岸共和國的停火線已建立了。

奈兒在她學校學到，自那時候起，羅戈在張之後繼任為北方領袖——「天朝」的領導人。過了一段還算太平的日子，他徹底清除所有殘餘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譴責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宣布自己是「素王之侍從長」。素王是孔子，羅戈現在是所有官員中階級最高的。

百科全書沒再多說阿瑟·何斯比·摩爾上校的事，除了幾年之後，在德國爆發的奈米科技恐怖活動中，他又以顧問之姿復出，後來退休了，變成安全顧問。在做安全顧問任內，他協助傳播深度防禦觀念，所有現代城市，包括亞特蘭堤斯／上海就是依這觀念造起來的。

一個星期六，奈兒為巡官做了特別好的一餐晚飯，等他們吃完甜點，她開始跟他說起哈維和龍舌蘭，

哈維講的天下無雙的巴德軼事——他們逝去的親愛父親。一轉眼間，三小時過去了，而奈兒還在告訴巡官媽媽男朋友的故事。巡官繼續聽著，除了偶而伸手玩弄一下白鬍子，他流露出極為沈重、沈思的表情。終於她講到關於布特的部份，說到奈兒如何試著要用螺絲起子殺他，他怎樣追他們下樓，最後顯然死在那個神秘的圓頭中國先生手中。巡官對這一段十分感興趣，問了很多問題，先是有關螺絲起子攻擊事件的戰術發展細節，然後關於那個中國先生舞蹈的風格，還有他的穿著。

「從那晚起，我很生啟蒙瓊林的氣，」奈兒說。

「為什麼？」巡官說，看起來很驚訝，不過他不會比奈兒自己更詫異。奈兒今晚說了很多很多的事，甚至在記憶裡還未曾想過就脫口而出；或至少她不相信她曾想過這些事。

「我總覺得它誤導了我。它讓我假定除掉布特是件簡單的事，而且會讓我的生活轉好；但當我現實這些想法……」她想不出接下去說什麼。

「……妳接下來的人生發生了，」巡官說。「女孩，妳得承認布特死了對妳的人生比布特活的時候要改善多了。」

「是的。」

「所以啟蒙瓊林在那一點上是對的。好，殺人實際上要比理論複雜，這點我的確同意妳。不過，妳發現真實生活比書上看到的更複雜，我想這不是唯一的例子。螺絲起子這一課，值得好好記住。總而言之，妳一定要準備好從魔法書以外的來源學習。」

「可是這樣的話，書有什麼用呢？」

「我猜這本書非常有用。妳需要的是把書裡學到的翻譯到真實世界。譬如，」巡官說，把餐巾從

膝上抓起，一掌壓在桌上，「讓我們找一件非常實在的，像把人打得叫苦連天。」他站起身，重重走進花園。奈兒跑在他後面。「我看過妳練習妳功夫，」他說，換成戶外命令式語氣，那種向部隊訓話的聲音。「功夫就是要把人打得叫老天。好，我們來看看妳跟我過招運氣如何。」

接下來一陣交涉，奈兒要確定巡官是否來真的。確認後，她坐到石板上開始脫鞋。巡官揚起眉毛看著她。

「噢，那可真嚇人，」他說。「所有幹壞事的最好提防小奈兒——除非她剛好穿著她的鬼鞋子。」

奈兒做了做伸展操，不理會巡官更多的嘲諷。她跟他一鞠躬，他手朝她輕蔑一揮。她擺出門九教她的姿勢。回應她，巡官將雙腳比原先再打開一寸，挺出肚子，那其實是某種神秘的蘇格蘭拳擊技巧的精選姿勢。

久久什麼都沒發生，除了一大堆跳來跳去；奈兒的跳來跳去。巡官動作散漫失誤連連。「這算什麼？」他說。「妳知道的只有防守？」

「幾乎，先生，」奈兒說。「我想啟蒙瓊林並沒意圖教我怎麼去攻擊人。」

「噢，那有什麼用呢？」巡官冷笑，忽然間他手一伸抓住奈兒的頭髮——沒到痛的力道。他逮住她一會兒，然後放走她。「第一課到此結束，」他說。

「你覺得我該剪掉我的頭髮嗎？」

巡官看起來極度失望。「噢，不要，」他說，「千萬，千萬，絕對不要剪掉妳的頭髮。如果我抓住妳的手腕——他一下做到——「妳難道要砍掉手臂嗎？」

「不要，先生。」

「啟蒙瓊林教過妳別人會拉妳的頭髮？」

「沒有，先生。」

「它有沒有教妳，妳媽媽的男朋友會打妳，而妳媽媽不會保護妳？」

「沒有，先生；到目前為止，它只跟我講了那些做壞事的人的故事。」

「做壞事的人是很好的課程。妳幾星期前在那裡邊看到的」——奈兒明白他指的是聲光流晶裡的無頭軍人——「是那一課在真實應用，但卻太直接明顯沒有任何意義。噢，不過妳媽媽讓妳被她男朋友虐待卻不保護妳的例子，倒有些微妙處，不是嗎？」

「奈兒，」巡官繼續，說話的語調透露課程進入尾聲，「無知者和受過教育的人的差別在於，後者知道更多的事實。但那卻跟聰明或愚蠢沒有任何關係。聰明人和笨蛋的差別——這點不管他們有沒有受好教育都是真的——就在於聰明人有能力處理微妙的狀況。他們不會被模稜兩可，甚至矛盾的狀況所困惑——事實上，他們意料這些狀況的存在，而且在事情變得太直截了當時，常常產生懷疑。」

「在妳的啟蒙瓊林裡，妳有個資源可讓妳受到極好的教育，但它卻永遠沒法讓妳變聰明。這要靠生活。妳的生活到目前為止，給了妳所有變聰明需要的經驗，但妳必須好好想想這些經驗。如果妳不用心去想，妳心理上會不健康。如果妳真的認真去思索它們，妳不但會變得有知識而且聰明，然後，再過幾年，妳或許會給我理由去希望自己能年輕幾十年。」

巡官轉身走回他的房子，留奈兒一人在花園納悶最後那句話。她假定那句話是後來，當她變聰明時，會理解的那種。

卡爾·好萊塢從國外回來；他和夢蘭達討論她互動演出事業的未來。

卡爾·好萊塢旅行到倫敦一個月後回來了。他在那兒訪問老友，看了幾齣現場戲劇，和一些互動情境大開發商進行面對面接觸，希望能爭取到些合同。他回來時，整個劇團在戲院的小酒吧為他設下接風派對。夢蘭達自覺在派對裡情緒控制得頗不錯。

可是第二天他在後台逮住她。「怎麼了？」他說。「而且我不是隨便問問。我要知道妳發生什麼事。為什麼妳趁我不在時把工作時段全都調到晚上？還有妳在派對時為什麼那麼怪？」

「嗯，奈兒和我經歷了很有趣的幾個月。」

卡爾一臉錯愕，後退半步，然後嘆了口氣，翻了個白眼。

「當然，她和布特的爭執很創傷，但她好像對付得很好。」

「誰是布特？」

「我完全不知道。真實在虐待她的某個人。顯然她很快就找到某種新住處安頓下來，可能在她哥哥哈維的幫助下，不過，哈維沒留下來跟她一起——他還卡在舊有的相同壞狀況裡，而奈兒有了較好的轉變。」

「她有嗎？那倒是好消息，」卡爾說，半諷刺地。

夢蘭達對他微笑。「看吧，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回應。我不跟任何人提起這件事就因為我怕他們覺得我瘋了。謝謝你。繼續這麼做吧。」

「奈兒的新處境是什麼？」卡爾·好萊塢悔悟問道。

「我想她在某處上學。她似乎在學不全是啟蒙瓊林涵蓋的新教材，同時她發展出更成熟的社交互動形式，這暗示她花更多時間與社會階級較高的人一起。」

「好極了。」

「她不是那麼關心迫切的身體自衛問題，因此我推測她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不過，她的新監護人一定是情感上跟人很有距離的人，因為她經常在鴨寶的羽翼下尋找安慰。」

卡爾的表情有些古怪。「鴨寶？」

「四個陪伴奈兒公主兼做她顧問的角色之一。鴨寶代表家庭、母親的美德。事實上，彼得和恐龍現在都已經離開了——兩個都是男性角色，代表求生技巧。」

「第四個是誰？」

「紫紫。我想她在奈兒生命進入青春期後會變得比較重要。」

「青春期？妳說過奈兒大約五到七歲。」

「怎樣呢？」

「妳覺得妳還會在做這——」卡爾在想通狀況後，聲音漸次緩弱到停止。

「——至少下面六到八年的時間。噢，是的，我絕對是這麼想。養育一個孩子是非常嚴肅的承諾。」

「天哪，」卡爾·好萊塢驚呼，頹唐垮入大而舊而填塞滿滿的椅子裡，他們放在後台就是為了這種情況。

「這就是我換到晚班的原因。自從奈兒開始上學，她完全只在晚上用啟蒙瓊林。由此可見，她在

離這一兩個小時的時區內。」

「很好，」卡爾喃喃道，「這把範圍縮小到世界人口的一半。」

「有什麼問題嗎？」夢蘭達說。「又不是我這麼做賺不到錢。」

卡爾好好、仔細、不帶感情地注視她。「是的，這的確賺進很充分的收入。」

三個女孩去探險；芬柯——麥可羅大公與海克華斯夫人之間的對話；在大公莊園的下午。

莊園大宅前綠絨撞球台般的草地上，三名女孩移動而過，她們像嬉戲的麻雀，朝著共同的吸引力中心打轉聚集。有時候她們停住，轉身朝內面對面湊在一起，活潑地交頭接耳。然後忽然拔腿飛奔，彷彿花瓣被一陣春風吹起，擺脫物理慣性的束縛。她們裙裝外罩著厚重的羊毛長大衣，抵禦新舟山中央高原的溼冷空氣。她們看來在往半哩外一大片崎嶇的土地跑去，一道斑駁著青苔和地衣的青青紫紫灰石牆隔開那片地與大宅子的正式花園。牆後的地域是啞啞的淡褐色，像一匹蘇格蘭呢從馬車後滾出展開，而初綻的石南花在它之上拋出一層淡紫的霧，幾乎透明，可是在旁觀者視線掃過這地域的天然斜坡時——假如「天然」一詞適用於島上任何特徵的話——有些地方的石南紫卻異常鮮明。這幾個女孩理當身輕如燕，可是卻背負著與此刻情境不搭的小小重擔，因為長輩們依舊無法勸服她們把書留下再去玩。

其中一個觀察者眼裡只有那一頭火焰色長髮的女孩。她與那個小孩的關聯可從她自己赤褐色的髮與眉看出。她穿一件手工縫製的綿織連身裙，簇新感洩露出這件衣服最近才出自多福泰女服製作工作室。若「社會」是拖得很長的低度緊張戰況，而這次聚會裡來了更多在「社會」身經百戰的老手，這些自封的哨兵們，站在防禦工事上，警戒著暴發戶力爭越過薪水奴才與股權持有人之間的緩衝區，就會敏銳觀察到這一點。他們會適當做下註解並在口述傳統中提出，瑄德琳·海克華斯，雖然漂亮，腰肢緊實，從容自若，卻沒有足夠的自信心在芬柯——麥可羅大公家做客，而非得為這場合做件全新衣裳。

從客廳高窗瀰漫而進的灰色光線像薄霧般輕柔。海克華斯夫人站在那光線中，啜飲半透明骨瓷杯裡乳色的茶，她的臉放下了防線而洩露出幾分心理的真正狀態。她的主人，芬柯——麥可羅大公，覺得她看起來被煩惱拉長了臉，雖然在頭一小時他們的談話裡，她生動的舉止給他相反的印象。

察覺自己的目光在她臉上逗留超過合宜的長度，他轉而看向三個漫步走過草地的小女孩。其中一個有著烏黑的頭髮，透露出她部份韓國血統；確立她的位置做成參考點後，他注意力轉移上第三個女孩，她的髮色處在金髮自然緩變成褐髮的階段。這個女孩是三個裡邊最高的，雖然她們同齡；她參與她們所有愉快的遊戲，卻極少主動發起；自行其事時，她常露出沈重的態度，讓她看起來比她的玩伴要大好幾歲。股權大公主視這三人前進，他感覺到她動作的風格甚至也和其他人不同；她很輕盈而且小心平衡，另外二人像皮球在亂石上胡亂彈跳。

她們的分別是（仔細觀察後發現），奈兒總是知道她要去哪；而伊莉莎白和薇恩娜卻永遠不知道。這不是本身聰不聰明的問題（馬希真女士的考試和觀察證明這點），卻和心態有關。這女孩的某

些過去強力地教導她，把事情想清楚的重要性。

「海克華斯夫人，我請妳做個預測，誰會先到那片荒野？」

聽到他的聲音，海克華斯夫人重新振作起面容。「這聽起來像是寫給泰晤士報禮儀專欄的信。如果我想討好您而猜會是您的孫女，我會不會變成暗暗批評她太衝動？」

股權大公寬容微笑。「讓我們暫且將禮儀——跟問題無關的社會習俗——放到一邊，而科學一點。」

「啊。如果我的約翰在這就好了。」

他是在這，芬柯——麥可羅大公心想，在那每一本書裡。但他沒說出口。「好吧，讓我冒著自取其辱的危險而預測伊莉莎白會第一個到達牆邊；而奈兒會找到進入的秘道；但第一個冒險穿過的會是你女兒。」

「大人，我確信您絕對不會在我的面前感覺蒙羞。」海克華斯夫人說。這是她必須說的話，而他也並沒有在聽。

他們轉身回到窗前。女孩們距離牆一石之遠時，她們的移動開始比較有目的感。伊莉莎白從團體中突破前奔，第一個接觸到冰冷的石頭，幾步之後薇恩娜跟上。奈兒遠遠在後，沒改變她穩定的步伐。

「伊莉莎白是公爵的孫女，習慣事事順她的意，而且天生不謹慎；她衝向前，拿下目標像是她天生的權力，」芬柯——麥可羅大公解釋道。「但她沒真想過她在做什麼。」

伊莉莎白和薇恩娜的手都在牆上了，好像是追逐遊戲的起迄點。但奈兒停下來，左右轉頭，觀測

牆的橫長，看著牆翻上又落下越來越崎嶇的地形。一會兒後，她一手伸出，指向牆不遠處的一段，開始朝哪兒過去。

「奈兒置身競爭之外，思考，」芬柯——麥可羅說。「對其他女孩而言，牆僅裝飾，不是嗎？一件值得跑過去探索的漂亮東西。但對奈兒不是這樣。奈兒知道牆是什麼。這個知識在很早就進入她，她不用想就知道的知識。奈兒對門的興趣要超過對牆的興趣。尤其是隱藏起的秘門。」

薇恩娜和伊莉莎白不確定地移動了，粉紅色的手一步步摸著潮溼的石頭，看不出奈兒帶她們去哪裡。奈兒大步走過草地，直到一處小斜坡而止。她朝牆基爬下，身影幾乎消失其中。

「排水道的開口，」芬柯——麥可羅解釋。「請別擔心。我今早剛好騎到那邊。海潮不過腳踝深，水渠的直徑恰好容下八歲大的女孩。通道大約幾公尺長——充滿趣味而不具威脅性，希望如此。」

薇恩娜和伊莉莎白小心翼翼移動，十分驚訝奈兒的發現。三個女孩都消失入裂縫中。不久之後，看到烈火般的炯炯紅髮快速彈過牆後的荒野。薇恩娜攀上一小叢露出地表的石頭，標示著曠野的開端，興奮招手呼喚她的同伴們。

「秘道是奈兒發現，但她很謹慎而且耐心。伊莉莎白被她剛才的衝動嚇了一跳——她自覺很傻，還可能有點惱火。而薇恩娜——」

「薇恩娜毫無疑問，看到了通往魔法王國的神奇通道，」海克華斯夫人說，「甚至現在還在垂頭喪氣，發現您並沒有在那一帶放滿獨角獸和龍。她絕對不會遲疑飛下那個隧道。這世界不是我的薇恩娜想生活的，大人。她要另一個世界，裡邊到處是神奇，故事變得活生生，還有……」

聲音弱了下來，她不舒服地清了清喉嚨。芬柯——麥可羅大公瞧了她一眼，察覺她一臉痛苦，不過

很又快掩飾起。雖然沒聽到她完整的句子，但他明白沒說的是什麼：我丈夫在其中與我們一起。

一對騎馬者，一男一女，快步騎上花園邊一條石子道，穿過為他們打開的石牆鑄鐵大門。男子是芬柯——麥可羅大公的兒子柯林，女子是他的妻子。他們騎到曠野去看好他們的女兒還有她兩個小朋友。眼看他們的監督不再有必要，芬柯——麥可羅大公和海克華斯夫人自窗子轉身，直覺走近一個車房大的石砌壁爐中熊熊的火。

海克華斯夫人在一張小搖椅中坐下，股權大公選了張老舊得不很協調的高背雙翼皮椅。僕人添上茶。海克華斯夫人將杯碟放在膝上，用手護著，平靜下心情。

「我一直很渴望詢問有關我先生的行蹤及行動，從他離開的那一刻起，這一切都成了謎。」她說，「然而，從他給我非常概略又防範的說法，我被引導相信那些行動的性質是秘密的，而，如果大人有所知——這當然是我個人讓自己方便的假設——您一定要以天衣無縫的謹慎處置這件事。我相信，毫無疑問，我不會用我多微弱的勸說力量，引您破壞更高權力對您的信任。」

「妳我二人無論怎麼行事，自然都是光明正大的，」芬柯——麥可羅大公帶著令人安心的輕鬆微笑。

「謝謝。我先生持續不斷寫信給我，大約每個星期，但信都是非常之一般，沒什麼特別，而且形式化。最近幾月，這些信裡充滿奇怪的影像和情緒。它們很——怪異。我開始害怕我先生的精神穩定性，還有任何需要他良好判斷力的事業前景。不管他需要多長時間去完成他的責任，我都會毫不猶疑容忍他的離開，但是這不確定感讓我尤其難受。」

「我對這件事不是完全一無所知，我想如果我說妳不是唯一對他離開之久感到驚奇的人，我並沒

有違背任何對我的信任，」芬柯——麥可羅大公說。「除非我完全誤解了，那些規劃出他任務的人也全然沒想像到會延續那麼久。或許讓妳知道我們不覺得他有危險，至少能夠減輕妳的痛苦。」

海克華斯夫人盡責地微笑，但很短暫。

「小薇恩娜好像很能接受父親長年不在身邊。」

「噢，不過對薇恩娜，他一直都沒離開，」海克華斯夫人說。「您知道，是那本書，那本互動書。當約翰給她時，就在他出發前一刻，他說書有神奇的力量，他會透過書跟她說話。我知道這是胡說，當然是，但是她真的相信每一次打開那本書，她的父親就會讀故事給她聽，甚至跟她在想像的世界裡遊戲，因此她並沒有真正覺得他不在而想他。我狠不下心告訴她這不過是一本電腦化的媒體程序而已。」

「在這件事上，我傾向相信讓她一無所知是非常明智的作法，」芬柯——麥可羅說。

「到目前為止，這樣對她蠻好。但時間一長，她越來越滿腦子奇想，不想專心做學校的功課。她活在奇幻裡，在那兒很快活。可是等她知道幻想就不過如此，我擔心對她會很不好。」

「她並不是第一個展現具有生動想像力的小淑女，」股權大公說。「似乎她們遲早都會變得沒事。」

不久之後，三個小探險家和她們兩名成年騎馬侍從回到了大宅。之於小女孩的品味，芬柯——麥可羅大公的私人荒原就像單一麥芽威士忌酒，哥德式建築，暗啞色彩和布魯克納的交響曲般陌生而遙遠。她們一旦到了那裡，發現沒備有粉紅獨角獸，棉花糖小販，青少年偶像樂團，或螢光綠水滑溝，她們便失去了興趣，吸引力開始朝大宅移動——雖然房子本身完全不是狄斯奈樂園，但在其中，一名

熟練而超級自信的使用者，如伊莉莎白，會找到幾個提供慰藉的單位，例如全職廚房員工，受過調配熱巧克力（以及很多其他完全無用技巧）的訓練。

芬柯——麥可羅大公和海克斯夫人，深入碰觸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失蹤的主題到他們敢的地步，又擦彈而出，除了急紅的臉和淚盈盈的眼睛外，沒造成任何損害；他們雙方同意換到較冷靜的話題。女孩們會進來喝些熱巧克力，然後時間就到了客人回去今天分配給他們的地方，為主要的活動——晚宴——梳妝打扮。

「晚宴時間前，我會很樂意照看另外那個小女孩——奈兒，」海克華斯夫人說。「我注意到今早帶她來的那位紳士，還沒打完獵回來。」

股權大公暗笑，想像摩爾將軍努力幫一個小女孩換裝吃晚飯。他很得體地明白自己能力有限，因此整天在莊園較遙遠的地帶射擊。「小奈兒有本領可以照顧自己，可能不需要也不希望接受妳極為大方的提議。不過她或許會很高興與薇恩娜一起渡過這段時間。」

「請原諒我，大人，但我很驚訝您會讓她那麼大的小孩整個下午無人照看。」

「我向妳保證，她不會這麼想，理由就跟小薇恩娜覺得她的父親從未離開妳的房子一樣。」

海克華斯夫人聽到這話，臉上閃過的表情暗示她理解得十分不完美。不過在她想向主人解釋他作法的錯誤時，他們被從大廳朝他們而來的尖銳而激烈的衝突聲所打斷。門忽然甩開一半，柯林·芬柯——麥可羅出現。荒野的風把他的臉還吹得紅撲撲，一道距離假笑不遠的勉強微笑掛在臉上；當伊莉莎白時不時發出一聲特別刺耳的憤怒尖叫時，他的眉頭跟著皺起。他一隻手裡拿著本【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在他身後，看得到芬柯——麥可羅夫人抓住伊莉莎白的手腕，她的抓法讓人想起鐵匠的鉗

子鉗住一塊尤其危險的熱鑄鐵準備重擊下去；小女孩臉上輻射出的光亮讓這比喻更加完美。她腰彎下，臉因此與伊莉莎白的同高，正用低而責備的語調嘶嘶對她說話。

「對不起，父親，」年輕的芬柯——麥可羅說，聲音厚厚抹了層不是很令人信服的人工合成好心情。「顯然是，午睡時間了。」他對另外一人點點頭。「海克華斯夫人。」然後他的眼睛回到父親的臉，跟著股權大工的凝視朝下落到書上。「她對僕人很沒禮貌，父親，所以我們沒收了她的書，下午不准看。似乎只有這樣處罰才會進入她的意識——我們常常使用這辦法。」

「那麼，可能沒像你以為那麼進入吧，」芬柯——麥可羅大公說，看起來很難過，聽起來有些困惑。柯林·芬柯——麥可羅選擇把這句話解釋成主要針對伊莉莎白的俏皮話——不過，話又說回來，小小孩的父母們對諷刺一定比沒受損的人類，有著完全不同的感覺。

「父親，我們不能夠讓她活在您魔法書的書頁中。那像是一個小小互動帝國，伊莉莎白是女皇，對順從她的子民頒佈各種非常毛骨悚然的法令。時時把她帶回現實中是很重要的，這樣她看世界才能有些正確的觀點。」

「正確的觀點。很好，我期待在晚宴看到你們和伊莉莎白，還有她新觀點。」

「午安，父親。海克華斯夫人，」年輕的男子說，關上門，一對沈重的木雕工藝傑作，吸收聲音分貝也很有效。

琯德琳·海克華斯這時注意到芬柯——麥可羅大公臉上有某些什麼，讓她想自房間告退。加速講過一遍必要的愉快客套後，她離開了。她在火爐邊的角落找到薇恩娜，她正在珍惜品味她熱巧克力的渣滓。奈兒也在那，讀著她的啟蒙瓊林，琯德琳很驚訝發現她居然碰都沒碰她的飲料。

「這是怎麼？」她用她以為最適合的甜美聲音驚呼道。「一個不愛熱巧克力的小女孩？」

奈兒全神投入她的書，好一會兒琯德琳以為她的話沒被聽見。但幾個節拍後，發現這小孩顯然在等讀完一章後再回答。她慢慢從書頁抬起眼睛。奈兒算是好看的女孩，就像在過度荷爾蒙浪潮開始讓她們臉上各個部位長得不成比例前的所有女孩；她淺褐色的眼睛，在火光中發出橘色光芒，帶著一種獸眼的上斜角度。琯德琳發現很難掙脫她的凝視；她覺得自己像被捉住的蝴蝶透過放大鏡注視進自然學家平靜而敏銳的眼睛。

「巧克力很好，」奈兒說。「問題是，我需要嗎。」

琯德琳摸索什麼話來說時，交談出現頗長的暫停。奈兒似乎並沒在等待回應；她發表了她的意見，話題已結束了。

「那麼，」琯德琳最後說，「如果妳決定有任何事物妳確有需要，請妳知道我會很樂意協助妳。」

「妳的心意非常好，我非常感激，海克華斯夫人，」奈兒說。她話說得那麼完美，像一本書裡的公主。

「那就好。午安，」琯德琳說。她拉起薇恩娜的手，帶她上樓。薇恩娜磨蹭的樣子，幾乎是完美算計要惹惱人，同時只用點頭搖頭回應母親的問話，因為，一如平常，她的心思在別的地方。等她們到了她們在客人廂房中暫時的房間，琯德琳照顧薇恩娜上床睡午覺，然後坐在寫字桌上處理一些還沒寫完的信。但此刻海克華斯夫人發現她自己的心思在別處，她思索著這三名非常奇怪的女孩——馬希真女士學院裡最聰明的三個小女生——每個與她的啟蒙瓊林非常奇特的關係。她的注視從寫字桌上四散的一張張聲光流晶紙游移而出，飄出窗外，越過荒野，那兒一陣小雨剛下了下來。她其餘的小時

裡，全都在擔心女孩們和啟蒙瓊林。

接著她想起下午主人的斷言，那時她並沒完全體會：這些女孩不會比任何其他女孩更奇怪，把他們的行為怪罪到啟蒙瓊林是完全弄錯了重點。

安心多了，她拿出她的銀筆開始寫信給她失蹤的丈夫，他從來沒有如此遙遠過。

夢蘭達收到一封不尋常的互動訊息；坐車穿過上海的街道；和平飯店；講究的晚宴；卡爾·好萊塢介紹她認識兩位很特別的人物。

午夜前幾分鐘，夢蘭達正要簽退晚班表，清空她的身體舞台。星期五的晚上。奈兒顯然決定今天不要來個通宵。

要上學的晚上，奈兒很固定在十點半到十一點之間上床，但星期五是她沈浸在啟蒙瓊林的夜晚，這是從她還是個小孩就有的形式，那是指六七年前，在一切剛開始時。最近，奈兒卡在一個讓她很挫折的故事一處，也就是，她被十分古怪的仙教信仰丟入地下謎宮，得努力解開他們社交儀式之謎團。她遲早會想出解答——她總是做得到——但不是今晚。

夢蘭達在舞台上多留了一個半小時，扮演在日本很紅的武士互動情境裡的一個角色，她是傳教士女兒，一頭白金髮，在長崎被浪人擄走。她需要做的就是大量尖叫，最後被一個好武士營救。可惜她不會日本話，（除此之外）不熟日本的戲劇風格，因為聽說他們運用空幕（karamaku）——「空螢

幕」或「空佈景」，嚐試很激進又有趣的演出。八年前她會搭一小時的飛船到日本去學他們的語言。四年前，她至少會厭惡自己扮演這個愚蠢角色。但今晚她照著提示說她的詞，適時尖叫抖動身體，然後收她的錢，外加豐厚的小費還有付費者必送的肉麻恭維信——大阪中級主管型，想多認識她一點。當然，讓夢蘭達不可能找到奈兒的科技，也讓這個可怕的人找不到夢蘭達。

她正在收東西時，螢幕上閃出緊急工作的求聘。她查閱「詢問」螢幕；這工作錢不多，但時間非常短。因此她接受了。她猜想會是誰送給她緊急工作；六年前這現象很頻繁，但自從她習慣做晚班後，她基本上變成另一個名字難以發音、可被替換的漂亮西方笨女人。

看起來像奇怪的波西米亞藝術類，來自她遙遠過去的某個互動工作坊計劃：抽象幾合形狀的超現實彩色風景中，臉孔偶然從平坦的表面升起說台詞。臉孔上映貼著紋路，有如繪著十分繁複的化妝，或者塑出橘子皮、鱷魚皮、榴槤果的質感。

「我們想念她，」一張臉說，聲音有點熟悉，但加了奇怪的鬼魅回音呻吟。

「她去哪了？」另一張臉說，臉型很熟。

「她為什麼拋棄了我們？」第三張臉說，雖然映貼了質地，聲音加上效果，但夢蘭達認出是卡爾·好萊塢。

「如果她能來我們的派對就好了！」另一個叫道，夢蘭達認出是諸神戲院的成員叫做克麗絲汀還是什麼的。

提詞機給了她一句詞：**抱歉，大伙兒，但我今晚又要工作到很晚。**

「好啦，好啦，」夢蘭達說，「我要即興了。你們在哪？」

「劇組派對，笨蛋！」卡爾說。「一輛計程車在外面等妳——我們叫了一輛半寬車。」

夢蘭達從互動情境中退出，整理完身體舞台，讓它開著好讓幾小時後其他劇團成員可以進來上黃金班。她跑下灰泥小天使、繆思、特洛伊勇士們的螺旋式夾道攻擊，橫越大廳，幾個睡眠矇矓的互動學徒演員正在清掃今晚現場演出的殘片，然後出了大門。街上停著一部亮著燈的半車道寬計程車，被戲院招牌噁心的粉紅粉紫霓虹燈照亮。

她有些意外司機朝外灘駛去，而不是往無國族、低收入西方人通常住的浦東五到十層中樓區。劇組派對多半在某人的客廳發生。

她接著提醒自己諸神現在是很成功的劇團了，他們在某處有整棟樓滿滿是新互動情境發展工作者，而且目前製作的「馬克白」也花了不少錢。卡爾飛到東京、深圳、舊金山找投資人，也沒空手而歸。第一個月的演出票都賣光了。

不過今晚劇場裡有很多空位，因為首演夜的觀眾群多半是非中國人，而非中國人因為義和團的謠言，很怕上街。

夢蘭達也很緊張，雖然她不承認。計程車拐了個彎，車頭燈掃過一群聚在門口的中國青年，其中一個把香煙湊上嘴，她瞟到綁在他手腕的紅帶子。她胸口一緊，心狂跳，得用力吞下幾口口水。不過那些年輕人看不進計程車的銀色車窗。他們沒圍堵她，對她亮出武器高叫「殺！殺！」

和平飯店立在外灘中央，在遠東的羅迪歐大道（Rodeo Drive）南京路的交口上。夢蘭達極目望去——或許能一路看到南京——西方和日本的精品店百貨公司櫥比鱗次，大街上空灑滿杏仁大小的氣流飛體，各自備有攝影機和形式辨認器，防範可能是拳民小組的可疑年輕人聚會。

與所有江濱的西方大樓一樣，和平飯店用白光鉤勒出輪廓，這個作法不錯，要不然它看不出所以然來。飯店外觀在白晝十分蕭瑟無光。

她跟門房小小玩了場「誰是膽小鬼」的對撞遊戲。她大步走向入口，自信他會為她開門，但他就站在那兒雙手背在身後，陰沈地回瞪她。最後他讓步了，把門拉開，不過她得打碎步伐免得一頭撞上門。

喬治·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愛爾蘭劇作家。) 在這住過；諾爾·克華德 (Noel Coward 1899-1973，英國劇作家。) 在這寫出劇本。大廳高而窄，古典藝術大理石，華麗鑄鐵水晶燈，穹型彩色玻璃窗透入外灘建築的白光。古老的爵士樂隊在酒吧演出，拇指擊彈著低音吉他配上垃圾筒鼓。夢蘭達在門口蹣跚搜尋她的派對，卻只看到中年白種飛船遊客跳著慢舞，還有吧台旁一排常見的時髦年輕中國男性，希望她會進來。

她最後上了高級餐廳所在的八樓。大宴會廳被某個華麗富有的組織租下，裡邊的男人都是一身讓人自慚形穢的精緻西服，女人的穿著更令人相形見绌，維多利亞人古怪地夾在其中，穿得保守得多，但還是整齊而昂貴的衣服。音樂很節制，僅有燕尾服中國男子在大鋼琴上彈爵士，不過房間另一端的舞台上，較大的樂團正在架設樂器。

她不禁畏縮而退，不知道要在哪個後面房間才能找到演員破爛的狂歡會，這時她聽到一旁有人叫她的名字。

卡爾·好萊塢朝她接近，踩著華麗的柔軟珍禽和爬蟲皮手工牛仔靴，大步穿過宴會廳中央好像這是他的地方，他外罩一件幾乎拖地的巨大服飾，像披風和西部防塵外衣的綜合，讓他看起來不僅六呎

半而有七呎高。他的金色長髮從前額刷到後面，埃及法老鬚像鋤頭般又利又直。他非常英俊而且自覺，藍眼睛直直穿透夢蘭達，把她定在打開的電梯前，她原本幾乎要利用它逃離。

他緊緊擁抱她，把她轉了一圈。她縮身靠著他，用他包覆的外衣把自己遮起避開宴會的群眾。

「我看起來一塌糊塗，」她說。「你為什麼不告訴我這是這類的宴會？」

「妳為什麼不知道？」卡爾說。做為一個導演，他的才華之一是問出最難以想像的問題。

「我就會打扮得不一樣。我看起來像——」

「妳看起來像個年輕的波西米亞藝術家，」卡爾說，退一步細看她典型的貼身黑色連身裝，「根本不用虛華的裝飾，讓屋子裡所有的人都自覺穿過頭，因為她具有的特質可以讓她們任意而為。」

「你滿嘴象牙的狗，」她說，「你知道那全是胡說。」

「幾年前妳會悠然進入這個房間，高高抬起妳美麗的下巴像個攻城重錘，所有人都退開看著妳。現在為什麼不能？」

「我不知道，」夢蘭達說。「我想由於奈兒這事，我承受了所有做父母的不利處，雖然根本沒真正有孩子。」

卡爾放鬆下來變得柔和，夢蘭達知道她說了他在找的話。「到這來，」他說。「我要妳認識幾個人。」

「如果你要把我跟什麼有錢混蛋湊合——」

「想都不敢想。」

「我不會變成什麼家庭主婦，有空時去演演戲。」

「我很清楚，」卡爾說。「現在讓妳自己平靜下來。」

夢蘭達強迫自己忽視他們正穿過房間的事實。卡爾·好萊塢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這對她剛好。她和幾個互動演員交換笑容，他們剛出現在召喚她來的互動邀請函，現在兩人正和外表面體面的人們交談甚歡，可能是投資者之流。

「你要我見的是什麼人？」

「一個叫貝克的傢伙。我的舊識。」

「不過不算朋友？」

卡爾一副不自在的笑容，聳聳肩。「我們有時候是朋友。我們也曾經合作過。生意上的夥伴。夢蘭達，生命是這樣運作的：過一陣子，你建立起一些人脈。你給他們一些他們可能有興趣的資料，然後他們回報你一些。對我而言，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我難免會奇怪你為什麼要我認識他。」

「我相信，」卡爾非常小聲地說，但運用某種演員的技巧，使她可聽到每個字，「這位紳士能幫助你找到奈兒。而妳可以幫助他找到一些他要的。」

然後他側步，外衣翻飛為她拉開一張椅子。他們在宴會廳的角落。坐在桌子對面，背對大理石框大窗，是一個滿頭髮絡的年輕非洲裔男子，輝煌的外灘和浦東聲光流晶的不和協調，在他西裝光面墊肩上溢出血色光，他戴著一對深色眼鏡，極小的圓鏡片用某種過度裝飾的複雜金屬空間矩陣定位住。坐在他旁邊，夢蘭達幾乎沒注意到，是一個著深色正式和服的日本商人，抽著聞起來像完全可致癌的老派雪茄煙。

「夢蘭達，這位是貝克先生和織田先生，兩位都是私掠者。兩位先生，夢蘭達·紅佩斯小姐。」

兩個男人以一種可悲的鞠躬殘跡點點頭，但並沒做出握手的動作，這也好，這時代不可思議的東西常藉由皮膚接觸傳送。夢蘭達甚至沒點頭回禮；她直接坐下，讓卡爾把她椅子推近。她不喜歡自稱私掠者的人。那不過是下等民——不屬於任何國族的人——的虛榮代詞。

要不是沒國族，就是他們還真的屬於某族——從他們的樣子，可能是某個她從未聽過的奇怪合成國族——而且，為了某種原因，假裝與之無關。

卡爾說，「我已經向兩位先生約略提到妳想做的不可能的事，不過沒講細節。我能夠幫妳拿杯什麼喝的，夢蘭達？」

卡爾·好萊塢離開後，有好長一段靜默，期間貝克先生應該是在盯著夢蘭達，不過由於深色鏡片，她不能確定。織田先生的主要功用，看來是擔任緊張的旁觀者，好像他投下一半的身家淨值在賭夢蘭達或是貝克先生誰會先開口。

織田先生想出了個策略。他朝樂隊的台子指去，意義深長地點點頭。「妳喜歡這個樂團嗎？」

夢蘭達往樂隊看去，半打男女各色種族。織田先生的問題很難回答，因為他們還沒開始演奏任何音樂。她看回織田先生，他正暗示地指指自己。

「噢。你是贊助人？」夢蘭達說。

織田先生從口袋掏出一個閃爍小物件，朝夢蘭達滑過桌面。是一枚景泰藍蜻蜓。她注意到好幾個參加晚宴的人都佩帶著類似的東西。她小心拿起來。織田先生拍拍自己的衣領點點頭，鼓勵她別上去。

她把別針暫時留在桌上。

「我沒看到什麼，」貝克先生終於說，顯然是為了織田先生的利益。「在第一個近似值裡，她是乾淨的。」夢蘭達明白了，原來貝克先生一直在用他現象鏡眼鏡的某種顯示檢測她。

夢蘭達還在嚐試想出一招令人不愉快的回應時，織田前傾進入自己雪茄的煙雲裡，「我們的理解是，」他說，「妳希望做個接觸。妳的願望非常強烈。」

私掠者。這個詞也暗指這些紳士們，至少在他們自己的腦筋裡，有某種角度，某種方法，可從他們自身缺乏國族隸屬的狀態賺錢。

「有人告訴我這類事是不可能的。」

「用機率的概念比較正確，」貝克先生說。他的口音最突出的是牛津腔，加上點牙買加的輕快，還有印度影響下的短促感。

「那麼，機率是天文數字的不太可能，」夢蘭達說。

「這就是了，」貝克先生說。

不知怎麼，球現在又滾到了夢蘭達的場子，輪到她先發制人。「如果你們二位覺得找到了打敗機率的方法，為什麼不到維加斯互動情境裡大賺一筆？」

沒想到貝克與織田先生實際上還覺得這嘲弄頗有趣。他們能接受諷刺。這倒是她目前為止從他們那收到幾乎全是密集負面訊號中一個好徵兆。

樂隊開始演奏了，節奏不錯的舞曲。燈光暗下來，蜻蜓別針閃動起光芒，宴會因而閃爍。

「不會成功的，」貝克說，「因為維加斯是純粹數字遊戲，裡邊不存在人的意義。人心和純數字

沒有相交的界面。」

「可是機率就是機率，」夢蘭達回答。

「假定有天晚上妳夢到妳妹妹出車禍，第二天妳跟她聯絡，發現她和男朋友分手了？」

「那可能是巧合。」

「對。不過巧合的機率不是很大。要知道，當心智一同貫注時，就有可能勝過機率。」

夢蘭達猜測貝克先生或織田先生都體會不出他們話中本質上的殘酷。完全沒有任何希望還比較好。「你們跟某種宗教信仰有關嗎？」她說。

貝克和織田饒富興味互看了一眼。織田先生發出一套吸牙清喉的聲音，或許對別的日本人此舉傳達出豐富涵意，但對夢蘭達全無意義可言，除了向她大約暗示情況很複雜。貝克先生亮出一個古董銀鼻煙盒，或複製品，取出一小撮奈米寄生塵，朝上吸入他圓又大的一側鼻孔，然後緊張抓抓鼻子下方。他滑下眼鏡，露出褐色大眼，分心盯著夢蘭達肩後宴會擁擠的地方，看著樂隊和舞者對音樂的反應。他佩帶的蜻蜓別針亮了起來，閃出美麗的彩光，像是聚在火場的大隊警車和消防車。

音樂演變成怪異、無調、無節拍的雜音沼氣，在人群中釀出懶洋洋的對流人流。

「你們怎麼認識卡爾的？」夢蘭達說，但願能化解一下僵局。

織田不好意思搖搖頭。「直到最近我才有幸認識他。」

「以前在倫敦跟他一起做劇場。」

「你是互動演員？」

貝克先生諷刺地嗤之以鼻。一條雜色絲手帕在他手中冒出，他快速而乾淨地擤了鼻子，像熟練的

鼻煙者。「我是搞科技的小子，」他說。

「你寫互動情境程式？」

「那是我事業活動的子集。」

「你做燈光和佈景？數位的玩意？還是奈米科技？」

「無益的區分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只對一樣事感興趣，」貝克先生說，伸起食指，頂端一枚非常大卻修剪完美的指爪，「那就是運用科技來傳達意義。」

「這年頭那可涵蓋了很多範圍。」

「是的，但不應該如此。也就是說那些範圍的區分是假的。」

「光給互動情境寫程序有什麼不好？」

「完全沒有，」貝克回答，「就像傳統現場戲劇也沒什麼不好，以此類推，圍坐營火說故事，像我少年時在海邊很喜歡的，也沒什麼不好。但是只要有新方法可以被找到，我身為玩科技的，工作就是要去找出來。小姐，妳的藝術是互動演出；尋找新科技則是我的。」

樂隊奏出的噪音開始不規則脈動。他們談話時，脈動彼此匯集成節奏，變得穩定。夢蘭達回頭去看舞池中的人，他們面帶遙遠的表情站成一圈，專注在什麼上。他們蜻蜓別針此刻狂野閃動，在每個節拍點上同步發出純白光脈息。夢蘭達發現這些別針不知怎麼與佩帶者神經系統接合上，他們因此彼此說話，集體創造音樂。吉他手在逐漸聚合出形式的聲音中織入一段即興旋律，當所有的舞者聽到旋律時，聲音圍著旋律濃縮。他們出現一段反饋循環段落。一個年輕女人吟出聽起來像即興的無調吟唱，隨著她吟下去，她突然唱出曲調。音樂還是怪異無形式，但越來越接近在專業錄音中聽到的某種

感覺。

夢蘭達轉回身面對貝克先生。「你覺得你發明出一種用科技傳達意義的新方法——」

「媒介。」

「一種新媒介，而它能幫助我得到我要的。因為一旦意義牽涉進來，機率的法則可以被破壞。」

「妳的說法裡有兩個錯誤概念。第一，我並沒有發明那媒介。別人發明的，或許是為了別的目的，而剛好被我碰上，或者實際上我僅是聽到模糊的暗示。」

「至於機率的法則，我的小姐，是不能被打破的，就跟任何數學原理一樣不可能。但物理和數學的法則像僅僅在一度空間裡運作的座標系統。或許有另一個與之垂直的空間，是那些物理法則看不到的。那空間用不同的規則形容相同的事情，而這些規則是寫在我們的心裡，深藏在我們去不了、讀不到的地方，除了在夢中才可能。」

夢蘭達看向織田先生，指望他眨眨眼或什麼的，但他表情非常嚴肅地凝視著舞池，微微點點頭，好像自己也陷入深思。夢蘭達深呼吸，嘆息。

等她再次抬眼看貝克先生，他正在注視她，注意到她對織田的好奇。他翻上一隻手掌，用指尖摩擦拇指丘。

原來貝克是駭客，織田是贊助。科技世界裡最古老而且最麻煩的關係。

「我們需要第三個參與者，」貝克先生說，接棒進她的思緒。

「做什麼？」夢蘭達問，既不置可否又自我防衛。

「所有科技媒介冒險事業都有相同的結構，」織田先生說，終於又打起精神來。此刻樂隊和群眾

已發展出很好協同感，很多人開始跳舞——一些令人敬畏的技巧高超類，也有原始的衝擊蹦彈。「三腳鼎。」織田握起拳頭，舉例的同時伸出三指。夢蘭達留意到他的指頭指節粗且彎，似乎常常斷掉。織田先生可能練過某類源自下等階級而被現在大多數日本人唾棄的武術。「第一條腿：新科技點子。貝克先生。第二條腿：足夠的財源贊助。織田先生。第三條腿：藝術家。」

貝克和織田先生意味深長看著夢蘭達。她頭往後一仰，發出好而紮實的大笑，直擊她橫隔膜下方共振點。感覺真好。她搖頭，任頭髮前後掃過她的肩膀。然後傾身往前越過桌面，大聲喊叫好淹蓋樂隊聲音，「你們一定是火燒眉毛了。我已經過時了，二位。這屋子裡有半打遠景強過於我的互動演員。卡爾沒有告訴你們嗎？我鑽在身體舞台裡六年盡做兒童的題材。我不是個明星。」

「明星的意義是一般傳統互動情境的能手，而傳統互動正是我們要突破的科技，」貝克先生說，語帶輕蔑覺得她怎麼抓不到重點。

織田先生指向樂團。「這些人沒一個是職業音樂家——有些連業餘都算不上。音樂技巧在這不重要——這些人是生得太早的新種藝術家。」

「幾乎太早，」貝克先生更正。

「哦，我的老天，」夢蘭達說，有所領悟了。第一次，她相信貝克和織田所說的——管他是什麼鬼——是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她百分之九十被說服了——不過只有貝克和織田明白這點。

太吵無法說話。一名撞舞者倒退進夢蘭達的椅子幾乎跌到她身上。貝克起身，繞過桌子，伸出一手，邀請她跳舞。夢蘭達望向舞池中酒神狂歡場面，知道唯一安全的作法是加入。她從桌上拾起她的蜻蜓別針，跟著貝克進入舞蹈之中。當她別上，蜻蜓閃動起來，她覺得她聽到一道新的張力織入歌曲中。

啟蒙瓊林裡，奈兒公主進入銀狼王的領土。

整個炎熱的下午，奈兒吃力走上無數之字形來回山路，偶而伸手進懸在腰間的袋子，取出一把紫色的骨灰，像播種灑在身後。每次停下來休息，她一眼望盡那片剛越過的焦漠：茶褐平原上紅褐色的火山岩疙疙瘩瘩，點點灰綠香草樹叢像麵包上的黴菌緊抓任何避風處，躲避那永恆不歇的風。她原本希望爬上這面山時，她能升到塵土之上，但塵土還是跟著她，覆滿了她的唇和腳趾。當她從鼻子吸口氣，只會刺痛她灼傷的鼻孔，因此她放棄去嗅任何東西。但傍晚時分，一道冷霧風從山上傾洩而下，拂過她的臉。她吸入一口氣，希望在涓滴入沙漠前，能捕捉到一點冷空氣。她聞到常青樹的味道。

她爬上之字山路，不斷穿過令人愉悅的氣流，因此每轉一彎，她會受到激勵走向下一個急彎。抓在石上躲在縫間的小樹叢變多變大，花出現了，先是像鹽灑在石上的微小白花，接著是大點的藍、紅、艷橘花朵，溢出花蜜之香，吸引被偷來花粉染得絨絨黃黃的蜜蜂。繞結的橡樹，矮密的常青在路徑上投下小小陰影。天際線越來越近，山徑的轉彎處寬了起來，山也不再那麼陡。當之字路結束，奈兒十分高興，山徑開始一路直直越過起伏山頂草原，滿佈厚厚開著紫花的石南花，一叢高松偶而點綴。她一度還擔心這不是山崖突出的一段山嶺，之後還有更多的山要攀登；但山路接著往下，她重重下步，新組肌肉承接她下坡的重量，她半跑過一個巨石，到處穿眼出小池清水，有時還有菱形溼雪，她跑到了一點，路在之下斷去，她滾落而下危險急停，發現自己像遊隼一般俯看一個藍湖綠山的遼闊國度，掩在銀霧的風暴渦流之下。

奈兒翻頁看到了那個國度，正如書中所說。這是一幅跨頁的插圖，她猜想，是幅彩色圖畫。每一部份都像影像傳訊般真實。但這景物的幾何有些奇怪，借用了中國古山水畫的超現實技法；山太陡，永遠朝遠方退去，如果奈兒盯著看，她會看到在不可思議的峭壁斜坡上，高聳城堡堅守，彩色旗幟在旗竿上飛揚，旗上徽章設計是動態的：半獅半鷲的怪獸蹲伏，獅子怒吼，這些細節她都看得到，即使城堡應該是在好幾哩之外；每次她看什麼，所看的就會變大，變成不同的圖畫，等她注意力動搖——眨眼或搖頭——細圖跳回到初次所見的景象。

她花了很長時間這樣看著，因為至少有十幾座城堡。她感覺到如果她不斷注視計算，她可能會永遠看不完。但這裡不僅是城堡：還有山、城市、河流、湖、鳥、野獸，商隊以及各種旅人。

她好一段時間在盯著一群旅行者，他們把馬車拉到路邊草原紮營，圍著營火拍手，他們其中一人用風箱鼓吹的風笛演奏了一段，數哩外幾乎聽不到。這時她發現書好久沒說什麼了。「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她說。

【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什麼也沒講。

「奈兒找尋安全的路下去，」奈兒嚐試說。

她視覺角度開始動。一堆雪甩進視野。「不，等等！」她說，「奈兒在她水壺裡塞一些乾淨的雪。」

畫裡奈兒看到自己粉紅色的裸手捧起雪，一點一點壓入她水瓶的瓶頸。然裝滿了，她將木塞塞回（奈兒不需特別說明那部份），然後在岩石上移動，找一個不是很陡的地方。奈兒也不用解釋這段的細節；在互動情境裡，她很理智搜尋巨石，幾分鐘後找到了鑿入石頭的階梯，無盡地蜿蜒下山，最後

穿過極下方的雲層。奈兒公主開始一步步走下階梯。

過了一會，奈兒做了個實驗：「奈兒公主下階梯好幾小時了。」

這句話引發一連串她在舊式被動影片中看過的溶入鏡頭：她目前所見溶入她腳沈重走下幾階的特寫，再從那溶入從山很下面望出的景觀，接著是奈兒公主打開水瓶喝融雪的鏡頭；更下方的景緻；奈兒坐下來休息；翱翔的老鷹；接近的雲層；大樹林；在霧水中下行；終於，奈兒疲憊踏下最後十階，置身黑暗的松樹林，地面覆滿鏽色松針。黃昏時分，狼開始嚎叫。奈兒做好夜晚的一般準備，升起火，蜷身睡下。

到達一個不錯的停頓處，奈兒開始閣上書。她得過一會兒再接下去讀。

她剛剛進入了所有仙子王中最老而且力量最大的精靈王國度。山上眾多的古堡是屬於他的封侯，她猜想她得每個都造訪後，才能得到她來這裡要取得的東西。這將不是星期六清晨可快速完成的冒險事件。但就在她要閣起書本時，新的字句和插圖出現在她閱讀的書頁上，而插圖裡有什麼讓她又打開了書。圖中一隻烏鴉停在奈兒公主頭上的樹枝，鳥喙銜著一串項鍊，是穿在金鍊上的十一把鑲了珠寶的鑰匙。奈兒公主一直把項鍊戴在脖子上；顯然故事裡下一個事件是這鳥在她睡覺時偷走了鍊子。圖下面有一首詩，由停駐的烏鴉吟出：

城堡，花園，金子和珠寶

對像奈兒公主的傻子

象徵滿足；但修養智慧的

銀狼王和他的烏鴉，

他們的力量一點又一點累積

藏在沒人知的地方。

奈兒閣上書。現在想這事太讓人難過。她幾乎整個生命都投入搜尋這些鑰匙。第一把是在她和哈維剛到多福泰後，從藍鵲王那兒拿來的。這些年來，她一把一把搜集到其他十把鑰匙。為了做這事，她遊遍擁有這些鑰匙的仙王和仙后國境，運用從她夜之友學來的巧計。每把鑰匙到手的方式都不一樣。

其中最難得到的鑰匙屬於一個老仙后，她看穿奈兒挖空心思想出來的每個計策，而且打退所有攻擊。最後，在絕望中，奈兒公主把自己交給仙后任她處置，告訴她哈維被關在黑堡的悲慘故事。仙后請奈兒喝了一碗好雞湯，微笑遞給她那把鑰匙。

在那之後不久，鴨寶在路上碰到一隻年輕好野鴨，就跟他一起飛走，成立了自己的家庭。紫紫和奈兒公主一起旅行了好幾年，許多黑暗的夜晚，圍坐在滿月下的營火邊，紫紫教導奈兒她魔法書裡的秘密，還有她記在腦子裡的古老傳說。

最近她們騎著駱駝走了千哩，橫越充滿阿拉伯迪精、魔鬼、蘇丹王、卡里夫王的沙漠，最後到了當地仙王偉大的洋蔥頂宮殿，仙王本人是威力無比的阿拉伯迪精，統治所有沙漠地界。奈兒公主設計出極複雜的計畫，一路騙進精靈的寶窟。為執行計畫，她和紫紫得在宮殿四周的城市住上好幾年，多次艱苦跋涉入沙漠尋找神燈，戒指，秘洞，等等等。

奈兒公主和紫紫終於滲透入迪精王的寶窟，找到了第十一把鑰匙。但迪精王出乎她們的意料，變做一條吐火的巨蛇攻擊她們。紫紫把自己化身成巨鷹，有著不怕火的金屬翅膀和利爪——奈兒公主吃驚不已，她從沒想像她的同伴竟有這般魔力。

紫紫與迪精王之戰延燒了一天一夜，雙方把自己變換成不定數的幻想奇獸，朝對方使出各式各樣毀滅性咒語，直到堅固的城堡變成瓦礫，沙漠成焦漠，方圓數里被衝擊波救平，紫紫和迪精王雙雙死在一度是寶窟的地上。

奈兒從地上拾起第十一把鑰匙，放上她的鍊子，火化了紫紫。她走了好多天橫過沙漠朝高山和綠地而去，一路灑下她的骨灰，而現在她十一把鑰匙全被盜走了。

奈兒的學校經驗；與史翠根小姐的衝突；嚴格的補充課程；馬希真女士的教育哲學；三個朋友走上不同的路。

阿葛萊雅，光輝之神

尤芙柔心，歡樂之神

泰麗雅，盛開之神

希臘神話裡優雅三神的名字，還有藝術家們對這三神不同的概念，在馬希真女士學院的裡外隨性

地刻出、畫出、塑出。奈兒視線內幾乎不可能看不到三神之一在野花原野中昂首而過，分桂冠給配得的人，一同朝天舉起火把，或者放射出輕柔的光輝給有接納能力的學子。

奈兒學校課程中最喜歡的部份是「泰麗雅」，早上一小時，下午一小時。當馬希真女士用力拉下鐘樓懸落下的老拉鐘繩，在校園敲出悲傷的一聲噓，奈兒和其餘同組的女孩起立向老師行禮，成單行步下走廊到院子——然後散成亂跑直奔體育廳，在那兒她們剝去沈重，刮人而且複雜的制服，爬進輕些寬些還是刮人而且複雜的制服，只是多些活動自由而已。

「盛開課程」由拉瑪木揚小姐或她其中一個助手教授。通常早晨她們會做些活力強的運動，譬如草地曲棍球；下午則做些優雅的，像標準舞，或特別惹她們咯咯笑的練習，像學習淑女的坐相、站相和走路姿態。

「光輝」是馬希真女士的部門，不過她多半交給她的助手，自己只是偶然推著藤木輪椅進出各個教室。在阿葛萊雅時段，女孩們形成六人左右一組，回答或解開老師問她們的問題。譬如，她們計算學校後面森林裡一平方呎中可找到多少種動植物。她們演出希臘戲劇中的一幕。她們用互動模擬做出印第安拉科塔族在引進馬匹之前與之後的族內經濟形態模型。她們用具有奈米性質的裝備設計簡單機器，試著在M.C.裡組合出，確保能運作。她們像舊時中國婦女學習織錦燒瓷。還有海洋般廣大的歷史要學：首先是聖經，希臘，羅馬，接著是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的歷史，主要是作為英語系民族歷史的背景。

而英語系民族歷史，蠻奇怪地，不是「光輝」課程的一部份；而全由史翠根小姐牢牢掌控，她，則是「歡樂」的老師。

除了每天兩次一小時的時段，史翠根小姐早中晚各有一次要全體學生出席的集會。在這些集會中，她基本功能是訓導學生守秩序；公開糾出從上次開會以來明顯走上歧途的羊群；傾吐出任何最近盤據她頭腦的隨機思考；最後，以尊敬的語氣介紹當地教區的卡克思牧師，他會領導學生祈禱。星期天早上兩小時，所有學生全歸史翠根小姐管，如果她覺得學生需要補充指導，她也可選擇在星期六命學生到校，要她們全神貫注至八小時之久。

奈兒第一次坐進史翠根小姐的課堂時，她發現她的桌子被反常地放在另一個女孩的正後方，因此她除了那女孩髮上的蝴蝶結外什麼也看不到。她站起來，想推桌子，卻發現桌子被定在地板上。實際上所有的桌子，是以完美的一般矩陣安排，朝向同一方向——也就是朝著史翠根小姐或她二位助手之一，包維小姐和迪施太太。

包維小姐教她們英語民族的歷史，始自羅馬人在倫迪尼敏，帶過日耳曼人征服英國，一二一五年的英國大憲章，玫瑰之戰，文藝復興，內戰；一直到十八到十九世紀的喬治時期她才漸入佳境，她激動解釋那個梅毒君主的缺點，導致思想正確的美國人受到啟發而深惡痛絕最後與英國切割。她們學習狄更斯最可怖的部份，包維小姐小心解釋道，那被稱為維多利亞文學，是因為寫於維多利亞一世在位期間，但實際上有關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事，還有原始維多利亞人的習俗——那些建立起舊大英帝國的人。小說可怕的情節，實際上是對他們父母或祖父母所做出的壞行為的反動，而由最受他們歡迎的作家狄更斯鉅細靡遺逼真寫出。

女學生其實還能坐在書桌前玩幾個互動情境，讓她們知道在那時期的生活是什麼模樣：大體上不是很好，即使你選擇關掉所有的疾病。在此處，迪施太太插進來說，如果妳覺得那很可怕，更該看看

二十世紀末期人類的生活狀況。的確，經過互動情境告訴她們一九九〇年代華盛頓特區城市貧民區的兒童生活後，大多數學生不得不同意她們寧願選擇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英國作坊，而不是華盛頓貧民區。

上述所有的構成大英帝國，越戰前美國和現代正在進行之中的新亞特蘭堤斯三叉式平行研究舞台。基本上，迪施太太負責近現代還有任何跟美國相關的部份。

史翠根小姐負責每個時期結束，以及每一單元完了時的最後高潮。她衝進來解釋學生要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同時確定所有人都記住了。她還有辦法掠奪般突入教室逮住任何在說悄悄話，對老師做鬼臉，傳紙條，亂作畫，胡思亂想，動來動去，搔這搔那，挖鼻孔，嘆氣或無精打采的學生，責打她們的指節。

無疑地，她坐在隔壁衣櫥般的辦公室裡，透過攝影監視器注意她們。有一次，奈兒坐在「歡樂」課上，勤勉吸收有關二次大戰美國「租借法案」的演講，她聽到史翠根小姐辦公室咿啞叫的門在她身後甩開，像所有的女孩她壓抑向後看的驚慌衝動。她聽到史翠根小姐的鞋跟在她走道啪啪響起，聽到尺揮打的聲音，然後忽然感到她指節爆炸了。

「奈兒，做頭髮是私下而不是公開的行為，」史翠根小姐說。「其他女孩知道這點，現在妳也知道了。」

奈兒臉上赤紅，她好像繃帶包起受傷的手。她完全不了解怎麼回事，直到有個同學捕捉到她視線後，用食指在太陽穴處做出旋出木塞的動作：原來奈兒在用手指纏轉頭髮，這是她讀啟蒙瓊林或用幻想任何事時的習慣動作。

和真正被揍相比，戒尺是如此微不足道的體罰，她一開始沒法當真，而且頭幾次還覺得很好笑。但是幾個月過後，這體罰法變得越來越痛苦了。或許是奈兒變軟弱了，或者——這比較可能——責罰全面效果開始進入她的知覺。她原來是個完全局外人，什麼都不重要。但當她在其他課上變得出色，得到老師和同學的一致尊敬，她發現這有失她的尊嚴。她某部份想反抗，把一切丟棄，這樣就不能用來對付她。但她太喜歡其他的課程，她不敢再多想那可能的後果。

有一天史翠根小姐決定全力關注在奈兒身上。這點並不特別。隨機圈出特別的學生加諸密集執行是標準做法。一小時還剩二十分鐘，史翠根小姐已經因玩弄頭髮打了奈兒右手，又因咬指甲而打了她左手，這時，奈兒驚嚇發現自己抓了抓鼻子，而史翠根小姐正站在走道上像獵鷹怒視著她。奈兒雙手唰地藏到桌下她的大腿上。

史翠根小姐故咄咄走向她。「妳的右手，奈兒，」她說，「就舉到這裡。」她用戒尺末端指了個高度，會是攻擊的便利位置——離桌面頗高，這樣房間裡所有人都能看得清楚。

奈兒遲疑了一會兒，然後把手抬起來。

「高一點，奈兒，」史翠根小姐說。

奈兒把手舉高一點。

「我想，再高一英吋就可以了，」史翠根小姐說，打量那隻手彷彿是從希臘神廟裡出土的大理石雕塑。

奈兒沒法再舉高手了。

「奈兒，還要一吋高，」史翠根小姐說，「這樣別的女孩才看觀察得到，才能跟妳一起學習。」

奈兒手又抬高了一點點。

「那太不足一吋了，我這麼感覺，」史翠根小姐說。

班上其他女孩開始偷笑——她們的臉都朝奈兒轉過來，她看到她們的興奮，忽然間史翠根小姐和戒尺跟其他女孩一比，變得無關緊要了。奈兒把手抬高一整英吋，眼角看到手臂舉起要揮下，聽到一陣風。在最後一刻，一股衝動，她手一翻，手掌抓到戒尺，握住，用門九教她的方法一扭，把尺彎曲反抵上史翠根小姐的手指紋路，使她不得不鬆手。現在戒尺到了奈兒手上，史翠根小姐被繳械了。

奈兒的對手是種鼓脹型的女人，比一般人高，站在那鞋跟上頗頭重腳輕，她是那類因為多肉而成為淘氣女學生病態敬畏對象的老師；她個人的梳洗習慣——對頭皮屑的愛好，唇上習慣性殘留口紅，嘴角小塊凝結口水——在學生腦海裡比大金字塔或劉易斯與克拉克遠征，更為魁梧可怕。像所有女人，史翠根小姐受惠於沒外生殖器，因此奈兒較不易使她頓時失去能力，不過，奈兒還是能想出半打方法把她慘慘地打到地上，而且過程不超過四分之一分鐘。在她與摩爾巡官一起的時間裡，注意到她恩人對戰爭和武器的興趣，使她也重新燃起對功夫的興趣。她往前翻到啟蒙瓊林恐龍故事的部份，很高興卻不是很意外地發現門九還在那裡教功夫，就從他和猴子貝拉停下來的那一點開始。

想到她的朋友恐龍和老鼠門九先生，她忽然深深感到羞愧，遠比任何史翠根小姐或她竊笑同學能加諸給她。史翠根小姐是個愚蠢的醜老巫婆，她的同學不過是傲慢無禮的小丑，但門九是她的朋友，她的老師，他總是尊敬她，全神貫注在她身上，而且仔細教她謙虛和自律之道。現在她用她的技巧奪取史翠根小姐的尺，是歪曲了門九的教誨。她慚愧至極。

她把尺遞還，手高高舉起，聽到卻沒感覺到戒尺大約十次的重責。「晚禱後我會在我辦公室等妳，

奈兒，「史翠根小姐打完後說。

「是的，史翠根小姐，」奈兒說。

「妳們女孩在看什麼？」迪施太太脫口出，今天是她在上課。「轉過來，專心上課！」事件至此落幕。剩餘的上課時間裡，奈兒坐在位子上，像從一塊石膏中刻出動也不動。

那天結束前與史翠根小姐的談話短而就事論事，沒暴力也沒過度戲劇。奈兒被告知她在「歡樂」這段課程的表現非常差，有被當掉甚至被學校開除的危險，她唯一的希望是每星期六參加八小時的補充學習。

奈兒恨不得能拒絕。星期六是一星期中唯一不用上課的一天。她總是整天讀啟蒙瓊林，探索多福泰的野地和森林，或者到下面租界去看哈維。

她覺得，由於自己犯錯，她毀掉了她在馬希真女士學院的生活。直到最近，史翠根小姐的課不過是常態性的煩惱——一件她必須熬過的苦事，如此才能經驗課程中有趣的部份。她回想才不過幾個月前，從「光輝」學到的事物會讓她滿腦子發光地回到家，那時「歡樂」還僅是在邊緣不顯眼的污垢而已。可是最近幾周，在她對那個地方的感覺裡，史翠根小姐變得越來越陰沈籠罩。而且，不知怎麼，史翠根小姐讀到奈兒的心思，會選擇最佳時刻執行她的騷擾大作戰。今日事件的時機她算得極完美。她把奈兒最深藏不露的感覺暴露出，像庖丁一兩刀就剖出了內臟。現在一切都完了。馬希真女士的學院消失了，變成史翠根小姐痛苦之家，而且奈兒除了放棄無從逃避，而放棄是啟蒙瓊林裡的朋友教她絕對不可做的。

奈兒的名字上了教室前的告示板，下有粗銅字標籤「補充課程學生」。幾天之內，又有兩個名字

加入她：薇恩娜·海克華斯，和伊莉莎白·芬柯——麥可羅。奈兒繳械嚇人的史翠根小姐事件已成了口誦傳奇，她兩個朋友深受反抗行為啟發，想盡辦法讓她們自己也惹上麻煩。現在，馬希真女士學院裡三個最好的學生，全都不幸得去上「補充課程」。

每個星期六，奈兒、薇恩娜和伊莉莎白七點到校，進入教室，坐在第一排相鄰的桌子。這是史翠根小姐殘忍的計畫之一。較不懂微妙的折磨者會把女孩隔得越遠越好，免得她們講話，但史翠根小姐要她們剛好坐在彼此隔壁，這樣她們比較忍不住要來往還有傳紙條。

任何時間都沒有老師在場。她們假定她們受到監視，但沒人真正知道。當她們走進來，每人桌上有一摞用磨損皮革裝幀的舊書。她們的工作是用手抄書，回家前把紙張整齊摺在史翠根小姐桌上。通常，書的內容是十九世紀英國上議院辯論紀錄。

在她們第七次的星期六「補充課程」中，伊莉莎白·芬柯——麥可羅突然丟下筆，砰地閣上書，把書朝牆砸了過去。

奈兒和薇恩娜強忍不住笑了出來。但伊莉莎白並沒表現出心情很愉快的樣子。古書才剛落地，伊莉莎白就奔了過去，開始踢它。每踢一腳喉嚨發出憤怒的哼聲。書冷漠承受著暴力，令伊莉莎白更加生氣；她雙膝跪下，把封面一掀，開始一把一把撕下書頁。

奈兒和薇恩娜彼此對看一眼，忽然嚴肅起來。踢書還蠻好笑的，但撕書卻讓她們覺得不安。「伊莉莎白！別撕了！」奈兒說。但伊莉莎白好像根本沒聽見。奈兒朝伊莉莎白跑過去，從她身後抱住她。薇恩娜過一下也快速跑來拾起書。

「該死的！」伊莉莎白叫道，「我才不在乎任何該死的書，我也不在乎啟蒙瓊林！」

門砰地打開。史翠根小姐重步走進來，簡單地身體一擋使奈兒移位，雙臂環上伊莉莎白的肩膀，粗暴地把她弄出門外。

幾天之後，伊莉莎白跟父母去渡長假了，搭乘家族的私人飛船從一個新亞特蘭堤斯飛地跳到另一個，慢慢過了太平洋和北美，最後到了正宗倫敦一住好幾個月。在頭幾天，奈兒收到一封伊莉莎白的信，薇恩娜收到兩封。之後她們寫的信都沒有回音，最後她們不再寫了。伊莉莎白的名字從「補充課程」的牌子上移除。

奈兒和薇恩娜堅持下去。奈兒到了可以整天抄古書卻不吸收收入一個字的境界。在「補充課程」的頭幾周，她感到害怕；事實上，她很驚訝自己懼怕的程度，而理解到「權力」，即使戒用暴力，也可以像她早年領教過的任何狀況，變成令人不安的恐懼根源。伊莉莎白事件之後，她好幾個月備感無聊，接著又憤怒了好久，最後從她與鴨寶和紫色的數次談話，才發現氣憤在內心嚙食著她。因此經過有意識的努力，她又回到無聊的心境。

她憤怒的原因是抄寫這些書是如此不可原諒的愚蠢又浪費時間。在這八小時裡，她可以從閱讀啟蒙瓊林學到無盡的事。從這點看，馬希真女士學院的正常課程也會很有用。這地方的非理性深深折磨著她。

有一天，當她從洗手間回來，她吃驚留意到薇恩娜幾乎一頁都沒抄，雖然她們在那已幾小時了。之後，奈兒習慣時時看薇恩娜一眼。她注意到薇恩娜從沒停止寫字，但她沒留心那古書。她每寫完一頁後就折起放進她的提袋。有時候她會暫停，白日夢般盯著窗外幾分鐘，然後又寫起來；或者雙手遮臉在椅子上前後搖晃一陣，接著忘我爆發一長段勤奮書寫，幾分鐘之內寫滿好幾頁。

一天傍晚史翠根小姐進房間巡航，從奈兒桌上拿起一疊寫完的紙張，隨意翻過，然後讓她的下巴彎度往下微調幾分。這幾乎察覺不出的殘餘點頭動作，是她表示奈兒今天可回家的方式。這段時間裡奈兒明白到史翠根小姐強調她凌駕女孩的權力的一個方法，是透過最可能微妙的身體語言傳達出她的意願，這樣被她託管的人必須一直緊張地注視她。

奈兒離開了；但在走廊上走了幾步後，她轉身悄悄回到教室門口，從窗子窺進教室。

史翠根小姐從薇恩娜的袋子裡拿出折起來的紙，細讀著，在房間前面像緩慢晃動的鐘擺走來走去，一種要命的沈重動作。薇恩娜坐在她椅子上，彎下頭，肩膀自保縮起。

讀了無盡又無盡的時間，史翠根小姐把紙丟到她桌上，短短發了一段言，以絕望的不可置信搖了搖頭。然後她轉身走出房間。

當奈兒的手接觸到薇恩娜，她的肩膀還在無聲顫抖。奈兒手臂抱住薇恩娜，她終於抽噎了幾口氣。幾分鐘後她慢慢進入哭泣的階段，整個身體好像腫起來，陷入自身的液體裡。

奈兒壓抑住不耐的衝動。她跟所有其他女孩都知道，薇恩娜的爸爸幾年前失蹤後再也沒回來。謠言說他出任一項很可敬的官方任務；但數年之後，大家開始懷疑其實發生了不名譽的事。奈兒可以輕易證明她經驗過更慘的事。但看到薇恩娜不快樂的深度，奈兒得考慮到或許現在薇恩娜的處境比她還糟。

當薇恩娜的媽媽開著小小半寬車來接她，看到女兒漲紅垮掉的臉，陰沈憤慨的表情落下她自己的面容。她把薇恩娜帶走時，看都沒看奈兒一眼。薇恩娜第二天彷彿沒事般照常上教堂，接下來一星期也沒跟奈兒說起那件事。事實上，薇恩娜現在整天都在做白日夢，幾乎不跟任何人說話。

當奈兒和薇恩娜下一個星期六早上七點出現時，她們吃驚看到在教室前等她們的是馬希真女士，她坐在她木製藤輪椅中，裹在熱源被子裡。成疊的書、紙和鋼筆都不在那，她們的名字也從教室前的名牌上移除。「好美的春天，」馬希真女士說。「我們去摘些指頂花。」

她們走過遊樂場地到野花生長的草原，兩個女孩走路，馬希真女士的輪椅用許多輪輻的智慧滾輪帶她前行。

「砸爛的肉泥，」馬希真女士喃喃自語道。

「對不起，馬希真女士，妳說什麼？」奈兒說。

「看著這智慧滾輪讓我想起我年輕時的一則廣告，」馬希真女士說。「妳知道，我以前還是個滑板族，滑著滑板在大街上跑。現在我還是在輪子上，只是不同的輪子。在我早年事業，淤青碰撞我可經驗多了。」（馬希真女士早年精采事蹟，請參閱本社所出尼爾·史帝芬森之「潰雪」。）

「聰明是很美好的，妳絕對不要懷疑，而且絕對不要停止做個聰明人。但隨著妳長大，妳會學到世界上有幾億人同時也在努力做聰明人，因此無論妳這輩子做什麼事都一定喪失，被大海吞沒，除非妳跟想法相同的一起做，他們會記住妳的貢獻，繼續發展下去。這就是世界分開成種族的原因。我們有三個偉大的國族和很多小的。偉大的有哪些？」

「新亞特蘭堤斯，」奈兒先說。

「日本，」薇恩娜接著。

「漢族，」她們異口同聲說完答案。

「答對了，」馬希真女士說。「我們傳統以來將漢族列入排名是因為人口眾多，歲數久遠——雖然近來被內部的不和諧所牽絆。有人會加入印度斯坦，而其他人認為那不過是分歧得很厲害的微小族群集合體，根據我們不解的公式熔渣而成。」

「好，有段時間我們相信人類頭腦能成就的是由基因所決定。當然是蠢話；但由於種族間的分別如此明顯，這想法為人深信了很多年。現在，我們明白，一切都與文化有關。這畢竟就是文化的定義——一群人共有某類後天培養的特質。」

「資訊科技已經可以讓各文化不必擁有特定的土地就得以繁衍；現在我們活在任何地方。『共同經濟協定』明確規定了這點要如何安排。」

「有些文化很繁榮，有些不。有些重視理性論述和科學方法，有些不看重。有些鼓勵言論自由，有些不鼓勵。各民族間唯一共通之處是，如果不繁殖，就會被別族吞沒。建立的一切被摧毀，所有成就被忘卻，所有學到的、寫下的都隨風而逝。過去由於國界防衛的經常必要性，因此這很容易记住的。如今，遺忘太簡單了。」

「新亞特蘭堤斯，像很多種族，多藉由教育繁衍自身。那是我們學院存在理由。在這裡妳從運動和舞蹈中發展身體，從做各種方案中發展妳的頭腦。然後妳去上史翠根小姐的課。史翠根小姐課的意義是什麼？有沒有人要回答？請大膽說。不管說什麼都不會有麻煩。」

奈兒一陣不安猶疑後說，「我不確定那門課有任何意義。」薇恩娜看著她，悲傷微笑。

馬希真女士微笑。「妳差不多說中了。課程中史翠根小姐的部份幾乎危險到沒有任何實質的進步。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設立它呢？」

「我難以想像，」奈兒說。

「我小時候，學過空手道，」馬希真女士令人驚愕說出。「幾星期後就退出了。無法忍受。我以為那先生會教我滑滑板在外時如何自衛。可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我摔倒在地。然後他告訴我，如果我要自衛，我該買把槍。我下個星期回去上課，他又把我摔到地上。我唯一做的就是摔。好，這點是什麼？」

「教妳謙虛和自律，」奈兒說。她很久前就從鬥九那兒學到這點。

「一點不錯。那是道德品質。社會最終是建立在道德品質上。沒有那基礎，擁有全世界所有的繁榮和高科技也沒有用——這點我們在二十世紀末年學到了，那時很不流行教這些觀念。」

「可是妳怎麼能說那是道德的？」薇恩娜說。「史翠根小姐一點也沒道德，她好殘忍。」

「我不會請史翠根小姐那種人上家裡吃晚飯。我也不會請她做我小孩的家教。她的方法不是我的方法。但像她這種人不可或缺。」

「天下最難的莫過於要受過教育的西方人團結一起，」馬希真女士繼續說。「史翠根小姐那類人的工作就在此。我們一定要寬恕他們的缺陷。她像個化身——妳們小孩知道化身嗎？她是一種原則的具體呈現。那個原則就是，在我們國族舒適而且防衛妥善的邊界之外，世界非常艱險，如果我們不小心，它會過來傷害我們。這可不是件容易的工作。我們必須為史翠根小姐感到難過。」

她們帶回學校一束束指頂花，紫羅蘭和紫紅色的花，在每間教室的花瓶中插上，還在史翠根小姐的辦公室留了頗大的一束。她們和馬希真女士一起喝了茶，然後各自回家。

奈兒無法同意馬希真女士的話；但她發現這次談話後，一切變得輕鬆了。她現在把新維多利亞人

全想通了。這個社會奇蹟般變質成一個有秩序的系統，就像她們在學校程序化的簡單電腦。現在奈兒知道所有的規則，她可以要它做任何她要的事。

「歡樂」又回到快樂上學日邊緣上不重要的小煩惱位置。史翠根小姐時不時用尺打她，但沒像以前那麼多，即使她真的在抓自己或無精打采。

薇恩娜·海克華斯比較難過，幾個月不到，她又回去上「補充課程」。那之後幾個月，她完全不再來上學了。經宣布，她和母親搬到亞特蘭提斯／西雅圖，她的地址公佈在大廳上，給想寫信給她的人參考。

但奈兒從別的女孩們聽到有關薇恩娜的流言，她們又是從父母那聽來隻字片語。薇恩娜離開了一年左右，蜚語有傳她母親獲得離婚——這在他們國族裡只有通姦或虐待才會發生。奈兒寫了一封長信給薇恩娜表示，如果她的父親曾有虐待行為，她感到非常難過，同時希望能給她支持。幾天後她收到簡短回信，信上薇恩娜在各類指控上為她父親辯護。奈兒回信道歉，但沒再聽到薇恩娜任何音訊。

兩年後，新聞傳訊裡滿是伊莉莎白·芬柯——麥可羅，年輕的繼承人，從倫敦外的家族地產消失的驚人故事，傳言有人在倫敦、洛杉磯、香港、邁阿密還有很多地方看到她，與懷疑是詭碼會高級成員的人物一起出現。

海克華斯從夢中醒來；從擊鼓者的世界退出；時間順序上的歧異。

海克華斯從一場快感難以持續的夢境中醒來，發現這並不是夢；他的陰莖真的在別人體內，而自已正像失速的火車混身蒸汽要射精了。他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做出這錯事他不能被原諒嗎？這裡一動那裡一戳，他終於把自己推過那門檻，問題中陰道的柔滑肌肉執行著它們脊椎反應程序。

才深深幾口喘氣進入那無法控制的階段，他已經開始抽身脫離，電花四射的撤退裡他小吠了幾聲，一臂撐起自己，他看看被他冒犯的是誰。火光的亮度足以讓他看到自己已知的：不管那女人是誰，她都不是瑄。海克華斯破壞了他發誓信守的最重要諾言，而且他根本不認識那個女人。

但他知道這不是第一次。遠遠不是。他在過去幾年跟很多人發生性關係——甚至被幹過。

曾經，譬如，有一個女的——算了，還有那個男的，他——

說也奇怪，他想不起來任何明確的例子。但他知道他是有罪的。這完全就像從夢中蘇醒，腦子裡幾秒鐘前在思考的事思路還很清晰，卻一點都記不起來；意識從認知剝離。像有本領在你每次轉過身就消失人海的三歲小孩，海克華斯的記憶也逃到同樣的地方，連同在舌尖卻說不出的字，似曾相識卻忘卻的前例，還有昨夜之夢。

他知道他和瑄問題很大，但薇恩娜還愛他——薇恩娜，比瑄都高了，對自己依舊像根線的身材很難為情，還缺乏第二級衍生變化（second derivatives 二階導數，微積分概念。）在生命中加點刺激。

比瑄都高了？怎麼發生的？

得趕快離開這裡，免得自己又跟陌生人做愛。

他不再置身中央大室，而是在隧道的一個動脈瘤般空間與其他二十人一起，全體跟他一樣赤裸。他知道哪條隧道會通到出口（為什麼？），然後開始混身僵硬地在裡邊爬行，彷彿抽筋扭到般僵硬。這交媾一定不是運動型的——較是密宗譚崔派體位。

有時他們一連幾天都在做愛。

他怎麼知道的？

幻覺消失了，這樣很好。他在隧道裡爬行了很久。如果他試著想他要去哪，他就會迷失，最後又轉回他開始的地方。只有在頭腦進行漫想，他才能在某種自動導航狀態裡朝亮著銀光的長室前進，向上滑升。環境變得熟悉了，他還是個年輕男子時見過這裡。他隨著它往上直到盡頭，石頭般的硬物不尋常地出現腳下。一個艙門在他之上打開，好幾噸冷海水落下他的頭。

他蹣跚走上乾地，發現自己又回到史坦利公園，身後是灰色地層，前面綠色的牆。蕨草發出沙沙之聲，綁架者從中步出，一身綠絨。它也比一般機器馬看來特別瀟灑，因為海克華斯的圓頂常禮帽棲在他的頭上。

海克華斯伸手摸自己，驚異發覺臉上長滿了毛髮，留了好幾個月長的鬍子。更怪的是，他的胸膛也比從前更多毛。有些胸毛都白了，是他看到從自己毛囊長出的第一批白髮。

綁架者長滿青苔而綠茸茸。圓頂禮帽也一塌糊塗，同樣佈滿青苔。海克華斯自然伸手取帽，戴到自己頭上。他的手臂比以前粗，毛也多些，不算是很不愉快的變化，連帽子感覺都緊了。

啟蒙瓊林裡，奈兒公主與神秘的靈鼠軍交會；探病。

銀狼王的森林比誰的都深，永遠籠罩在冷霧裡，因此前方樹林間隱約可見的空地，十分讓人樂見。陽光如手指從雲縫中戳下，奈兒公主決定在空地休息，幸運的話，還能浸在陽光裡。可是當她到了空地，她發現這並不是想像中撒滿花朵的草地；而是某個巨大力量通過時在樹林割出的刈痕，這力量所經之處樹木無不倒地翻開泥土。等奈兒公主從驚愕中鎮靜下來，控制住恐懼後，她決心要運用她在許多歷險中學來的追蹤技巧，弄清楚這不明怪物的性質。

她很快發現，這件事用不上高級的追蹤技巧。一瞧踐踏過的泥土就知道不是幾個巨大的腳印（她原本以為的），而是百萬小小腳印，後來的踩上前行的，數目之龐大使每一小片土地都印上小爪和小掌。一大群貓之奔流通過這條路；即使奈兒公主沒認出這些腳印，撒得到處都是的毛球和小屎粒，也會說出這故事。

貓成群移動！最不貓性的行為。奈兒循跡而行，希望能找出這怪事的原因。幾哩之後路開闊成已拋棄的營地，斑點無數小營火。奈兒爬梳整個範圍尋找線索，不是無所獲：她在這找到很多老鼠屎，還有營火四周的鼠足印。足印的形式清楚顯示貓集中在少數幾個小範圍，而老鼠顯然主控整個地方。

奈兒在一處小營火邊找到謎團的最後一片線索，那是一小段編結的生皮。在手指中轉動它，奈兒發現這跟馬勒很像——除了依貓頭大小調整了尺寸。

她站在鼠大軍行過的路徑上，它們像騎士騎馬般騎在貓背上。

她在境外之域別的地方聽過靈鼠軍的故事，但以為不過是古老的迷信。

不過好幾年，奈兒公主在山上高處的一家旅舍裡過夜，清早時分她被老鼠翻尋她行李的聲音吵醒……

奈兒公主唸出紫篆教她的造光咒語，在房間中央空中點亮一顆明亮的球。咆哮山風穿入老旅舍搖晃的結構掩蓋了咒語的字句，因此老鼠措手不及，被強光一時目盲。奈兒愕然發現這隻老鼠沒像一般老鼠偷吃她的糧食，卻在她的紙張裡翻找，這也不是通常破壞性的搜尋巢窩材料——這老鼠知道怎麼閱讀，而且在找資料。

奈兒公主把老鼠間諜困在她手中。「你在找什麼？告訴我，我就讓你逃走！」她說。她的冒險經歷教了她要留心各種詭計，了解是誰派出這小卻很有用的間諜十分重要。

「我只是一隻無害的老鼠！」間諜尖聲說。「我甚至不想要食物——只要情報！」

「如果你提供我一些情報，我就給你一大塊奶酪，你一人獨享，」奈兒公主說。她逮住老鼠的尾巴，把他提到半空，這樣他們可以面對面說話。同時，她另隻手鬆開袋子的拉繩，拿出很好一塊佈滿藍紋的史帝爾頓英國傳統乾酪。

「我們在找我們失蹤的皇后，」老鼠說。

「我可以跟你保證，我的紙張裡沒有任何關於失蹤鼠后的情報，」奈兒公主說。

「妳叫什麼名字？」老鼠說。

「不關你事，間諜！」奈兒公主說。「問題只能我來問。」

「但是知道妳的名字非常重要，」老鼠說。

「為什麼？我又不是老鼠。我沒見過任何頭戴皇冠的小老鼠。」

鼠謀什麼都沒說。他小小圓滾的眼珠小心盯著奈兒公主。「妳會不會，剛好來自一座神奇的島？」

「你聽太多神話故事了，」奈兒公主說，難掩她驚訝之情。「你非常不合作，不配得任何乳酪——但我欣賞你的勇氣，所以還是給你一點。好好享用吧！」她把老鼠放回地上，拿出刀切下小塊乳酪；但她切好時，發現老鼠已經消失了。她剛好瞄到他粉紅色尾巴在門下消失。

第二天早上，她發現他死在走廊地板上。旅舍老板的貓逮到他……

所以靈鼠軍真的存在！奈兒公主不知他們是否找到了他們失蹤的皇后。她跟他們的痕跡又走了兩天，因為方向差不多相同，而且幾乎像開道般方便。她又經過幾個營地。其中之一，她甚至找到一個小小墳墓，雕自小塊皂石的小小墓碑為記。

小紀念碑上的刻字小到難以辨認。但奈兒公主隨身帶著盜自某個仙子王寶藏的放大鏡，此刻她從襯墊的盒子和絲絨袋子中取出，用它來研究上面的銘誌。

墓石頂上是靈鼠騎士的浮雕小像，一身盔甲，一手持劍，朝著空王位鞠躬。碑文如下：

這裡靜臥著克蘿夫，從尾巴到所有

她的美德勝過她的過錯

她從鞍上跌落

死在她對手的爪下。

我們不知她最後一程

帶領她進入天堂或地獄

不管她現在置身何方

她永遠效忠公主奈兒。

奈兒公主檢查了營火灰燼，還有靈鼠軍砍下的木頭表面，鼠屎的狀況，估計他們前幾星期經過這。有一天她會和他們見面，找出他們對她如此忠心耿耿的原因；但目前，她有更重要的事要考慮。

她得等等再去調查靈鼠軍的事。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早上她總是下山去租界看她的哥哥。她打開臥房角落的衣櫥，拿出她出門的服裝。感覺到她的意圖，「伴隨」飛出它的壁龕，一路嗚嗚到門口。

即使在她還稚嫩的年紀，僅僅跨進女人的門檻才數年，奈兒每次單獨出門時，已經有理由感謝喻喻叫的伴隨孢子到處跟著她。成熟的過程帶給她若干吸引異性注意的特徵，就連女人也會有興趣。評論者總不忘提到她的眼睛，據說有一股隱隱約約的異國感。特別的不是眼睛的形狀或大小，而是顏色——像花呢織紋的綠與淺褐又帶點點金——在盎格魯·薩克遜人種為主幹的文化裡不算突出。但奈兒的眼睛流露出野生動物的警覺，能捕捉任何跟她見面者的注意力。新維多利亞社會製造出許多教育良好，書讀得不少的年輕女子，她們在奈兒的年紀卻還是白白石板一塊。但奈兒的眼睛講出不同故事。幾個月前當她和幾個馬希真女士學院的「外來繁衍」女孩們一起被引入社交圈時，她不是舞會裡最漂亮的女孩，也的確不是穿得最好或社交上最出眾的。即使如此，她還是吸引了一群年輕男子。他們沒有做出圍著她繞的明顯舉動，卻在奈兒和他們之間保持某個低於最大值的距離，因此無論她到

大跳舞廳任何地方，她那一區的年輕男子密度都變得特別高。

她尤其激起亞特蘭堤斯／多倫多股權勛爵之姪的興趣。他寫了好幾封熱情洋溢的信給她。她回信道她不希望繼續這關係，但他，或許靠隱藏監視器之助，在一天早上她騎往馬希真女士學院路上，與她和她的伴隨孢子相遇。她拒絕認出他，以此提醒他前一陣他們的關係已結束，但他還是死纏不放，等她到了學院大門，伴隨孢子已收集到足夠的證據可支持正式性騷擾的控告，如果奈兒想要提告的話。

她當沒有，因為這會造成男孩的惡名，使他未來事業受挫。不過，她從伴隨孢子摘選了一段五秒鐘的攝影紀錄：在這段裡，年輕男子朝奈兒接近，奈兒說，「很抱歉，但我擔心你讓我處在不利的位臵，」而這年輕人，未能體會這話衍生的含意，繼續糾纏好像沒聽到一樣。奈兒把這資料放入智慧拜帖，做了安排把帖子送到男子家族之家。沒多久，正式的道歉送到，她再也沒收到這年輕人任何消息了。

現在她入了社交圈後，她去一趟租界要做的準備也跟任何新亞特蘭堤斯淑女般繁複。在新亞特蘭堤斯之外，她和她的雪佛靈在任何地方都被一單子懸浮的保安孢子圍繞，做為第一道個人防線。現代淑女用的雪佛靈設計有Y字型身體，不必再橫坐馬鞍側騎，奈兒因此可以穿很正常的服裝：女用胸衣顯示出她時尚細腰的優勢，腰身是平時小心在學院的健身器材上磨練出來，幾乎都可以變成磨核桃的車床。在那之外，她的裙子、袖子、衣領還有帽子都確保了她的身體空間，不會給任何租界年輕混混的目光有侵入機會。為了避免她特殊的面容太誘惑人，她還戴了面紗。

面紗是一區傘狀微小氣流飛體，被程序式設定以整面型分列式飛行在奈兒面前幾吋位置。傘尖朝

外。通常傘都收起，因此幾乎隱形不見，僅如她面前淡淡的影子，不過從側面看則是懸浮空中的亮晶晶微妙牆屏。依奈兒指令，它們會開展到不同程度。全面展開時，幾乎要彼此接觸。對外的表面是反光的，朝內是平光黑，這樣奈兒像透過一面煙燻過的玻璃看出去。但其他人只見閃亮的一面紗。小傘也能按照程序以不同的方式懸浮——總是保持相同的整體形式，一起形成擊劍面罩，或泛起波紋的絲面，全看一時選擇的模式。

面紗讓奈兒得以避開討厭的審視。很多新亞特蘭堤斯職業婦女，為了照自己的規則與世界接觸，也罩上面紗來確保她們是以本身的才能而非面貌被外界衡量。面紗也有保護作用，彈射回有害的太陽光，攔截很多有毒的奈米寄生體，如沒有防範，這些寄生體會從鼻子和口腔溜入。

這天早上，面紗的保護作用讓摩爾巡官尤其掛心。「最近情況特別糟，」他說。「戰況很惡劣。」這點奈兒已經從巡官某些特異舉止推測出：他最近常熬夜，處理散佈在聲光流晶地板上十分複雜的大事，她懷疑這和軍事衝突或戰爭有關。

她騎著雪佛靈穿過多福泰，到了一處分水嶺，平時晴朗的日子，從那可望盡租界、浦東和上海。但溼度把飄浮的雲凝結成無縫的雲層，聚在他們千呎之下。因此新舟山這塊高地彷彿是座島，世界上唯一的陸地，除了海岸幾哩外日本飛地上白雪覆頂的圓錐體。

她從大門離開，騎下山。她不斷接近雲層，卻總碰不到；她越往下走，光線變得越柔，幾分鐘後回頭，再也看不到散漫的多福泰殖民地，還有其上聖馬克的尖頂和維多利亞之泉。再下行幾分鐘，霧濃到幾公尺外什麼都看不到，接著她聞到了自然的海水味。她經過前光明之路飛地的所在地。「協定執行」發現光明之路與既對抗拳民也反抗海岸共和的激進教派新太平叛軍相呼應，而將之血腥剷除。

這片地產自那時起轉手給大陸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侗族，他們因為內戰而被迫遷徙。侗族拆去高牆，蓋起他們特有的多層寶塔。

除了這裡，租界沒怎麼改變。當年租界的第一晚把奈兒嚇得半死的大聲光流晶牆，被控制者開到最亮以補償被霧遮去的光。

在離飛船場不遠的濱水區，新舟山的組合者為行善而劃出一些空間給梵諦岡。早年這裡不過是兩層樓的傳道區，收留順著生活方式的邏輯活到最後終點的無國族下等民，他們無家可歸、毒癮深重、債主催逼，或要逃離家暴或法律制裁。

近年來這些功能變得次要；梵諦岡程序化建物的地基，又擠出很多層樓。梵諦岡對奈米科技在倫理上有不少嚴重的意見，但最後決定只要不變動DNA或創造與人腦直接相介面就還能接受。用奈米科技擠出新建築還好不構成問題，因為梵諦岡／上海每年需要加建幾層樓來做「免費癆病休養院」。現在它高聳在各濱水建築之上。

如同任何擠壓出的建築物，外觀設計極為單調，每層樓完全一樣。外牆是用來蓋很多租界建築的不起眼米色物質，很不幸地，剛好對空中蟬晶死灰般的屍體具有近乎磁鐵般的吸引力。跟其它如此建成的大樓一樣，免費癆病休養院多年後變黑了，不是均勻的黑，而是被雨洗成道道黑直痕。一個說爛的笑話道，休養院的外表就跟住民的肺內部一樣。不過義和拳在深夜把紅海報滿滿拍貼上大樓，倒盡了美化的棉薄之力。

哈維躺在二十樓一個三層床的頂層，與其餘十幾名長期哮喘病患共享一間小房間和過濾的空氣。他的臉在現象鏡之下，一根插入牆上噴霧器的粗管包著他的嘴唇。直接從物質組合爐出來的霧狀藥

物，流下管子進入他的肺，防止他的肺泡抽搐緊閉。

奈兒停住一會兒，沒立刻打斷在互動情境裡的哈維。他的狀況時好時壞；這星期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好。他的身體腫脹，臉圓而沈，手指腫成圓柱；他們給他用了高量的類固醇。即使外表看不出，她也知道他這星期感覺很糟糕，因為哈維不會埋首在沈浸式互動情境。他喜歡一張智慧紙放在腿上那種。奈兒盡力每天送信給哈維，用影音圖示簡單寫出，有陣子他還努力用同法回信。去年他連寫信都放棄了，不過她還是忠實地寫信給他。

「奈兒！」他把目視鏡從眼睛剝下來叫道。「抱歉，我在追幾個有錢的維佬。」

「真的？」

「欸。或者是伯利·史卡德在追吧，我的意思是。互動情境裡。妳知道，伯利的賤人懷孕了，她得去買『自由機器』來墮胎，所以去給什麼自大的維佬做雜事女僕，偷走了他們一些好的舊東西，想說可以快一點弄到錢。所以那母狗在逃，他們騎雪佛追，接著伯利·史卡德開著他大卡車出現，情況就反過來，輪到他追他們。如果你玩得對，你可以讓維佬掉到大糞坑裡！棒透了！妳該試試，」哈維努力說完這段話，精疲力竭，抓起他的氧氣管罩上一會兒。

「聽起來很有趣，」奈兒說。

哈維，一時被氧氣管罩住口，仔細看著她的臉，不相信她的話。「抱歉，」他在呼吸間脫口出，「忘了妳不喜歡我這類互動情境。他們沒在妳啟蒙瓊林裡加入伯利·史卡德？」

奈兒勉強自己被這笑話逗笑，哈維每星期都要說。她遞給他一籃從多福泰帶下來的餅乾和新鮮水果，坐在他身邊一小時，聊著他愛說的事，直到她看出來他的注意力遊移回到目視鏡。然後她跟他說

下星期見，親親他告別。

她將面紗調到最不透明，朝門走去。哈維衝動抓起他的氧氣管，用力吸了幾大口後，在她就要出門前叫出她的名字。

「怎麼了？」她回過來面向他。

「奈兒，我要告訴妳，妳看起來有多好，」他說，「就像整個亞特蘭堤斯最好的維佬淑女。我簡直不敢相信妳就是以前在那舊公寓裡我老是帶東西給她的奈兒——還記得那些日子嗎？我知道，自從多福泰的那天早上，我們走上不同的路，而且我知道這跟那啟蒙瓊林有很大的關係。我只是想告訴妳，妹妹，雖然我有時候說維佬的壞話，我其實非常非常以妳為榮，而且我希望當妳讀那滿滿我永遠不懂也不會讀的啟蒙瓊林時，妳會回想起妳的哥哥哈維，多年前看到那本書躺在水溝裡，會有心把它帶回去給他的小妹妹。妳會記住嗎？奈兒？」說完他把氧氣管罩回嘴上，胸腔跟著大力起伏。

「我當然會，哈維，」奈兒說，她的眼睛充滿淚水，踉蹌奔過房間，用她有力的雙臂一把抱住腫脹的哈維身體。面紗像片水幕落在哈維的臉般打漩，所有的小傘把自己拉開，免得阻擋到奈兒將他的臉湊向她，然後在他面頰上深深親下。

當他沈回海棉墊——就像很久以前他教她用M.C.做出的床墊——面紗又閤了起來。她轉身，啜泣跑出房間。

偉大的納彼爾告訴海克華斯最新狀況。

「你有機會跟家人說到話嗎？」納彼爾上校說，透過他亞特蘭堤斯／上海辦公室的聲光流晶桌面說話。海克華斯坐在亞特蘭堤斯／溫哥華的酒館裡。

納彼爾現在深入中年，看起來很不錯——更加氣派。他在風度舉止上下了功夫。當納彼爾的影像剛在聲光流晶上顯現時，海克華斯一時印象頗佳，然後他想起鏡子裡自己的模樣。等他把自己洗乾淨，修過鬍子（他決定保留），他發現自己也出現了不一樣的風度。雖然他極端困惑自己是怎麼變成這樣的。

「覺得先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除了——」他一時停住。他還沒能把他對話的節奏感找回來。

「怎麼說？」納彼爾努力表現出耐心。

「今天早上我和薇恩娜說過話。」

「在你離開隧道後？」

「不是。是之前。在我——醒來，或什麼之前。」

納彼爾微微一驚，緊繃的下顎肌肉已經幾次啪啪響，他拿起茶，無目的望出窗外看向他新舟山辦公室之外的任何風景。海克華斯，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只能盯著一品脫烈啤酒墨汁的深度。

夢一般的影像在海克華斯的腦海浮現，像船難後一件殘片不屈不撓從擋路的幾噸綠色黑暗中硬擠出來冒出水面。他看到一個閃亮的藍色發射體，後面接著很粗的線，射入博士戴著米色手套的手，看

著它展開，綻放成一個小嬰兒。

「我為什麼會想起那個？」他說。

納彼爾看來聽不懂他的話。「薇恩娜和瑄德琳現在在亞特蘭堤斯／西雅圖了，離你目前位置搭地鐵只要半小時，」他說。

「當然！她們——我們現在住在西雅圖了。我知道。」他記得薇恩娜在白雪覆蓋的火山口附近健行。

「如果你印象中最近跟她有所接觸——這點我怕是絕對不可能——那一定是經過啟蒙瓊林這媒介。我們無法破解從擊鼓者洞穴傳出來的信號，但信號交通分析顯示你在過去十年花了很多時間在互動上。」

「十年！？」

「是的。但你一定從一些證據懷疑到這一點吧。」

「感覺上像是十年。我覺得是有十年的事發生在我身上。不過我工程師的這一半有點難以置信。」

「我們不懂為什麼X博士要你在擊鼓者之中服完你十年刑期，」納彼爾說。「我們會以為，借用你的說法，你的工程師的那一半，對他而言該是最有價值的特點——你知道天朝特別缺工程師。」

「我一直在做一件什麼，」海克華斯說。奈米科技系統的影子，令人讚嘆的緊湊和優雅，在他心之慧眼前閃出。它似乎是非常好的作品，那種只有在他用力專心很久才可能做出的東西。例如，做一個囚犯時就可能。

「具體類似像什麼？」納彼爾，忽然變得很緊張。

「說不上來，」海克華斯最後說，無助搖搖頭。在他內心的眼睛裡，原子和結合的細節影像被掛在空間中一粒褐色胖種子取代。像馬格利特的畫作（René Magritte 1898-1967，比利時超現實畫家）。在一端像豐臀分叉開的性感弧線，在另一端有如乳頭的一點上會合。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你離開上海前，X博士把你接上一個物質組合爐，對不對？」

「是的。」

「他告訴過你放了什麼進入你系統嗎？」

「我猜是某種血分子吧。」

「你離開上海前我們採樣了你的血液。」

「你們有嗎？」

「我們總是有辦法，」納彼爾上校說。「我們對你洞穴中一個朋友也徹底做了檢查，發現她腦子裡有好幾百萬的奈米寄生蟲。」

「好幾百萬？」

「非常小的那種，」納彼爾保證說。「當然，它們是靠血液引進——血分子在血液裡循環，直到它們通過腦部的毛血管，然後切入血／腦之間的阻隔，牢牢抓住附近的神經軸突。它們可以監控或觸發軸突的活動。這些奈米寄生體在可見光中與彼此交談。」

「那麼，當我一個人時，我的寄生體只是跟自己交談，」海克華斯說，「但當我非常接近其他腦

子裡也有這些東西的人時——」

「寄生體在哪个腦子裡並不重要。它們不分彼此全體交談，形成組織網路。把幾個擊鼓者一起放進一間暗室，他們就會變成精神合一的社會。」

「但是奈米寄生體與頭腦本身之間的介面——」

「對，我承認對複雜的人腦而言，幾百萬個這類東西，騎在亂數選擇的神經元上，是力量微弱的介面，」納彼爾說。「我們沒說你跟這些人共享一個頭腦。」

「那麼我到底跟這些人共享了什麼？」海克華斯說。

「食物。空氣。做伴。體液。可能情緒，或者普遍情緒狀態。或許還有更多。」

「這十年我做的就是這些？」

「你做了很多事，」納彼爾說，「但你是在無意識，夢一般的狀態下做的。你在夢遊。當我們想通後——是在解剖了你的穴居人同伴後——我們發現在某方面而言你不在根據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行事，因此我們設計出一獵殺手，會找出並且毀滅你腦中的奈米寄生體。我們把潛伏狀態的獵殺手引入女性擊鼓者的身體系統，然後再將她重新引入你的殖民地。當你和她交媾——嗯，其餘的你自己就想吧。」

「納彼爾上校，你告訴我不少消息，我也很感謝，但這只是讓我更迷惑。你認為天朝到底跟我要什麼？」

「X博士要求你做什麼嗎？」

「找出鍊金術士。」

納彼爾看起來很驚訝。「十年前他就要你做這事？」

「是的。就這幾個字。」

「那非常不尋常，」納彼爾撚鬚了一陣說。「我們只有在最近五年才知道有這麼個謎樣人物存在，對他卻一無所知——除了他是跟X博士陰謀合作巫師般的『文物藝作』。」

「有其他任何情報——」

「沒有我可透露的，」納彼爾唐突地說，可能早說過頭了。「不過，你如果找到他，別忘了告訴我們。呃，海克華斯，有件事是沒有辦法委婉說的；你知道你太太跟你離婚了？」

「噢，是的，」海克華斯靜靜說。「我想我知道。」但他直到此刻才真正意識到這事實。

「她對你長期不在身邊表現出了不起的體諒，」納彼爾說，「但到了某一地步，事情變得很清楚，你，跟所有擊鼓者一樣，性方面極度濫交。」

「她怎麼會知道？」

「我們警告她的。」

「對不起，你說什麼？」

「我剛才說到我們在你血液裡找到東西。這些特別設計過的血分子要經體液交換而傳播。」

「你怎麼知道？」

納彼爾第一次看起來失去耐心。「老天爺，老兄，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這些分子有兩個作用：透過體液交換散播，還有與彼此互動。我們一發現這點，我們在倫理上沒有別的選擇只得通知你太太。」

「當然。這樣做是對的。而且，我還要謝謝你這麼做。」海克華斯說。「不難理解琯對於和幾千個擊鼓者分享體液的感受。」

「你不用自責，」納彼爾說。「我們派出探索員到那裡去。」

「是嗎？」

「是的。擊鼓者不介意。探索員回報說擊鼓者的行為舉止像做夢的人一般。『自我界線定義很差』我還記得話是這麼說的。總之，你在那下面的行為不算是真正的道德逾矩——你的心智不是你自己的。」

「你說這些分子還會彼此互動？」

「每一個裝有某種推桿邏輯和一些記憶，」納彼爾說。「當一分子與另一顆接觸時，不管是在活體內或在試管實驗狀況下，它們停靠下來然後交換一會兒資料。多半時間它們分開游移而去。有時候它們停靠久一點，然後開始計算——我們會知道是因為推桿邏輯產生熱量。然後它們中斷連接。有時雙方分子各走各的路，有時其中之一死亡。但總有一方繼續進行。」

最後一句話的暗含意義海克華斯抓到了。「擊鼓者只和擊鼓者性交，還是——」

「那也是我們第一個問的問題，」納彼爾說。「答案是否定的。他們跟很多很多其他人大量交媾。實際上他們在溫哥華還開妓院，特別針對飛船站和地鐵站乘客群。幾年前他們跟已存在的妓院發生衝突，因為他們幾乎服務不收費。後來他們基於親善原因而提高了價碼。可是他們不要錢——他們拿錢要做什麼？」

啟蒙瓊林裡，造訪圖靈城堡；與馬希真女士最後的談話；對奈兒未來的預測；告別；和頭髮斑白的重裝軍人談話；奈兒出發去尋找她的命運。

奈兒公主剛跨越進入的新地帶，是啟蒙瓊林裡所有仙子王國中最大而且最複雜的。回頁到第一張全景圖，她數出有七座主要城堡高聳在山巔上，她非常明白她得一一造訪，在每一處克服難事，才能找回被偷走的十一支鑰匙還有剩下的最後那一把。

她為自己準備了茶和三明治，放到籃子裡帶到草原上，她喜歡坐在野花叢裡讀書。沒有摩爾巡官在家，摩爾巡官的房子是個憂傷的地方，而她已經好幾個星期沒見到他了。最近兩年，他越來越常被叫去出差，消失到（她猜測）中國內地好幾天，然後變成好幾星期，回來後心情沮喪，精疲力竭，遁入威士忌中尋找慰藉，令人驚訝地他喝得很節制，但卻極度專注。午夜的風笛演奏也是他的安慰，聲音幾乎吵醒所有多福泰的人還有幾個在新亞特蘭堤斯飛地睡不沈的敏感者。

她從靈鼠軍營地到第一座古堡的過程裡，奈兒使出所有這些年在境外之域旅途上學會的野外求生技巧：與山獅搏鬥，避開熊，分叉水流，升火，築掩護。等到奈兒窮盡方法使奈兒公主到達第一座古堡青苔覆蓋的大門時，太陽光落與草原齊平，空氣變冷了。奈兒用熱源披肩裹起自己，把溫度定在比舒適要略冷的一點；她發現如果太溫暖她的機智會變鈍。籃子裡保溫瓶有奶茶，三明治還夠吃一陣。

古堡最高的許多塔樓上架著巨大的四葉風車，穩定轉動著，不過在幾百呎下奈兒公主的高度，她僅感覺到微微的風。

主要的大門裡開了一扇小門，小門上開了扇小窗。窗口下有只巨大的丁字型銅門叩，被厚厚覆蓋的苔蘚與地衣給模糊了形狀。奈兒公主不費勁就敲動了門叩，看它老朽的樣子，並不期待回應；不料第一叩才剛敲響，小窗口打開了，她看到一個頭盔，原來門另一邊的門衛從頭到腳一身長滿鏽與青苔的戰甲。但門衛什麼都沒說，只是瞪著奈兒公主；或至少她是這麼猜測的，因為她無法從頭盔窄小的眼縫看到他的臉。

「午安，」奈兒公主說。「對不起，我是途經這一帶的旅人，不知你可否好心給我一個地方過夜。」

一句不說，門衛碰地關上窗口。奈兒聽到他慢慢踱步走開時盔甲鏗鏘的聲音。

幾分鐘後，她又聽到他朝她走來，這次鏗鏘鏘鏘加倍了。小門生鏽的鎖發出埋怨尖叫，接著門一甩而開，鐵鏽屑、地衣碎片和青苔草皮在她周身落下，奈兒公主不禁退後一步。兩個披掛戰甲的人站在那，示意她前進。

奈兒步入小門，進入城堡黑暗街道。小門在她身後用力關上。左右鐵箍夾住奈兒公主的上臂；原來兩個男子用他們的鐵手套逮住她。他們把她舉到空中，帶著她穿過城堡的街道、樓梯、廊道。全都空無一人。她甚至連大小老鼠都沒看到。煙囪無升煙，窗子無亮光，通往王室的長廊上，突出牆壁的燭台裡，火炬冰冷黑去。奈兒公主常常看到又一個盔甲士兵立正站立，但因為全都動也不動，她無法推測出這些是空的盔甲還是真人。

她哪兒都沒觀察到商業交易和人類活動的常見跡象，像馬糞，橘子皮，吠犬，流動下水道。有點讓她提高警覺的，是她的確看到數目多得反常的鍊子。這些鍊子都一樣，設計很特別，而且到處都

是：街角高高一堆，滿出鐵籃，或自屋頂懸落，連串在塔樓間。

抓著她走的兩個人不斷發出的鏗鏘唧唧，讓她很難聽到別的聲音；但當他們在城堡中越高越深前進時，她慢慢意識到一股低沈的碾磨咆哮噪音，遍及城堡的方石壁。當他們硬擠下最後的長走道，噪音越來越大，等他們終於進入城堡中心拱頂的王室時，碾磨近乎變成地震。

房間又黑又冷，不過高高在拱頂上的天窗還是放入一些光亮。牆壁羅列盔甲重裝男性，個個僵立不動。屋子中央兩人高的王位上，坐著一個巨人穿著整套像鏡子發光的盔甲。在他下面一名盔甲男拿著破布和鐵絲刷，奮力拋光領主一片護脛甲。

「歡迎來到圖靈堡，」領主以金屬般聲音說。

這時，奈兒公主的眼睛已適應了昏暗，看得到在王座後面有一支奇大無比的巨桿，用一棵大樹幹做成，粗如中世紀快速帆船的主桅桿，再用銅板和帶子綁起加固。巨桿穩定轉動，奈兒公主察覺它一定在傳送高高在他們之上的巨大風車所產生的力量。被油弄得黑黏的巨大齒輪傳動裝置，接在巨桿上，再將它的力量傳給別的小一點的桿子，小桿子又橫向朝各個方向伸去，最後消失進牆上的洞眼。這些桿子的轉動和碾磨，製造出她早先注意到那無所不在的噪音。

王室每一面牆在人的胸高處有橫桿沿牆而行，每隔固定短距這桿子就穿過一個齒輪箱。每個齒輪箱在正確角度會伸出一根粗短方桿，直直從牆突出。齒輪箱的位置傾向與士兵的位置吻合。

拋光領主盔甲的士兵，已轉去打磨王者一塊尖刺護膝，因此背對著奈兒公主。她驚異發現他的背心有一大方洞。

奈兒模糊知道，圖靈堡之名是個暗示；她在馬希真女士學院裡學到了一點圖靈的生平（Alan Turing）。他跟電腦有點關係。她可以翻開百科全書頁，把這一條找出，但她已領會到讓啟蒙瓊林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這些士兵顯然不是穿了盔甲的人，而是上了發條的，圖靈公爵本人可能也是這麼回事。

一段短而無趣的對話裡，奈兒公主未能成功確定公爵是不是人類，對話之後，他不帶感情宣布，他要把她永遠丟進地牢裡。

這類事不再令奈兒吃驚或難過了，因為在她和啟蒙瓊林的關係裡，這種事已發生了上百次。除此之外，從第一天哈維給她這本書，她已知道故事最後會如何演變。故事總是錯綜複雜；她讀得越仔細，故事就發展出更多枝節。

其中一個士兵從牆上的齒輪箱脫離下來，碰碰踱步到角落，拿起一個鐵籃，內邊裝滿奈兒公主到處見到的特別鍊子。他把籃子帶到王位處，在裡邊東摸西摸直到找到鍊子頭，然後把頭送入王位旁邊的一個洞。同時，第二個士兵從牆脫離，在王位另一邊站好位置。這士兵把頭盔的面甲翻開，就在他頭應該的空間露出某種機械設計。

王位裡邊發出巨大軋啦聲。鍊子從第二個士兵的那一側冒出來，他接住鍊頭，將它放進面甲開口。一會兒，鍊子從他胸腔的蓋口冒出。就像這樣，整段約二十或三十呎長的鍊子，慢慢地從籃子軋軋拉出，進入藏在王位下的噪響機關，下落至第二士兵的喉嚨，再從他胸口蓋出來落到地上，逐漸累積成油油一堆。這過程比奈兒公主一開始預計的要更久，因為鍊子常常改變方向；不只一次當籃子快

空時，鍊子又往回吐直到籃子快滿為止。不過，整體而言，往前還是比往後多，因此最後一節鍊子總算從籃子拉起消失入王座下。幾秒鐘後，王座下喋喋不斷的噪音消失了；現在奈兒只聽到從第二士兵傳來的小聲點喀啦。最後那也停止了，鍊子從他胸口落下。士兵用手臂將鍊子抱起，放入就在旁邊的空籃子。然後他朝奈兒踱去，腰一折，冷硬的肩膀很不舒服地抵上她胃的凹陷處，然後把她像一袋玉米般扛起。他扛著她在古堡裡走了幾分鐘，多半時間往下走著無盡的石階，最後帶她到了非常深、非常黑而且冰冰的地牢，再把她放進一小間漆黑的牢房裡。

奈兒說，「奈兒公主用紫紫教她的一個咒語製造光。」

奈兒公主看出房間只有兩步乘三步大小，一面牆邊有條石凳可做床，地上一個洞做廁所。後牆上裝了鐵條的小小窗子連到一個通風管道。這裡很深很窄，因為沒有光透進來，奈兒顯然已快到最底層。士兵走出牢房，把門在身後關起；當他關門時，她看到鎖奇大無比，大約有一個鐵製麵包箱那麼大，裝在門上，裡面滿是發條裝置，中央有支大轉動曲柄懸在那。

門上有個小窺視孔。從那看出去，奈兒觀察到士兵並沒有像鑰匙類的東西，而是從門附近栓子上拿了一段手臂長度的短鍊子，送入大鎖中。然後他開始轉動曲柄。發條裝置喀喀響，鍊子鏗鏗，最後門門彈出，與兩邊石柱接合，把奈兒公主鎖進地牢。鍊子立刻從鎖中碰撞出，掉到地上。士兵撿起來，把它掛回牆上。之後他鏗鏘離開，幾小時後才回來，帶來麵包和水，從門中間機械鎖上方的小窗口塞進去。

奈兒公主不需太久就摸清楚她牢房有限的範圍。在一角，埋在灰塵和殘片下，她找到什麼冷而硬的，拉出來一看發現是鍊子的殘段，生鏽得很厲害，但顯然是圖靈堡隨處可見的相同鐵鍊。

鍊子是扁的。每一節有一個肘節，那是在中央一小小活動金屬，可以轉動，或卡入兩種位置，與鍊節平行或垂直。

在牢房的第一夜，奈兒發現兩件事。第一是送食物的小門上的門門，有一部分可以從她這邊接觸到，而且她只費了一點力，就把它卡住，這麼一來就沒法好好門上。那之後，她可以把頭伸出小窗口檢視她的環境，包括那機械鎖。或者她能伸出一臂去感覺那鎖，搖轉那曲柄等等。

第二件事發生在半夜，那時她被通氣通道小窗傳來的金屬喀啦聲給吵醒。一手伸出，她感覺到一個鍊子的末端懸晃在那裡。她扯扯它，開始時還些抗力，最後鬆了。很快地她拉了很多碼的鍊子到她的牢房，堆在地上。

奈兒很清楚要拿這鍊子做什麼。先從尾端開始，她檢查這些肘節，把它們的位置記錄下來（當她有需要時，啟蒙瓊林總是有白紙提供她。）肘節與鍊節平行的，她用橫線標下，垂直的用——直線標出，結果得出以下：

信息的第二部份是「給一一鍊子一一一拉一一一一一回答」。假定四個橫線代表「一」，六根橫線是「以」，那麼這是「給這鍊子一拉以回答」。

奈兒開始轉動鍊上的肘節，洗去自稱是公爵者的訊息，換成「我是公主奈兒你為什麼關起我」。然後她一拉鍊子，過了一會兒鍊子從她牢房收去。幾分鐘後回答的信息來了。

「奈兒公主歡迎讓我們設計出更有效的溝通方式」

接下來是指示告訴她如何用更緊湊的肘節系統來代表數字，如何轉換數字成字母，以及標點符號。這點確定後，公爵說：「我是真公爵，我創造了這些機器，而他們把我關進高高在妳上面的高塔裡。叫自己公爵的只是我所有創作裡最大最高深的機器。」

奈兒回道，「這鍊子好幾百磅重。你一定是力氣特別大的人。」

公爵回應，「奈兒公主妳腦子真靈光！全部鍊子有幾千磅重，我是用我房間裡一個絞盤操作它，而絞盤的動力來自中央巨桿。」

夜晚早降臨草原。奈兒閣起啟蒙瓊林，收好籃子回家了。

她又像小時候一樣，與啟蒙瓊林一起熬夜不睡，結果第二天上教堂晚了。他們特別為馬希真女士禱告，她在自己家中，據說身體很不好。奈兒在禮拜後去看了她約幾分鐘，之後直接回家，再度躍進啟蒙瓊林中。

她在同時對付兩個問題。首先，她想出門上的鎖是怎麼回事。第二，她得弄清楚送信給她的這個人是真人還是機器。如果她能確信他是人，他可以請他幫忙打開鎖，但在她搞清楚之前，她行動得

秘密。

她只觀察到鎖的幾部份：曲柄，門門，一對銅製鼓狀物裝在頂上，裡頭有零到九的數目字刻在上面，這樣以不同方式轉動時，可顯示從00到99的整數。這兩只鼓每當曲柄轉動時，幾乎不斷在動。

奈兒從她跟公爵對話的鍊子取下了好幾碼長的鍊節，這樣她就能送不同的字句進入鎖中，看有什麼結果。

鍊子上每一節進入機器時，頂上的數目會變，這似乎有限地決定了機器下一步做什麼；例如，她已經知道如果數字是09，而且下一節是直的位置（公爵用1來稱之），二只鼓會轉動把數字改成23。但如果下一節是個0（這是公爵用來指橫向的肘節），數字鼓會改變成03。但這還沒完，在這情形，機器會倒轉鍊子在機器裡通過的方向，同時把肘節從0翻成1。也就是說，機器既可讀鍊子也可改寫鍊子。

從與公爵的閒聊中，她學到鼓上的數字稱為「狀態」。一開始她不知道什麼狀態會導致其他狀態，因此她沒有目標地從一個狀態隨便過到下一個，把關連性紀錄到紙上。這很快發展成列了三十二種不同狀態的表格，還有門鎖在每一種狀態中，對0與1的反應。奈兒花了不少時間才填完所有表格上的空格，因為有些狀態很難達到——它們只有在讓機器寫出某些0與1的序列時才能達到。

要不是公爵常常打擾，她都要被零與一給弄瘋了。公爵顯然除了傳給她信息就沒別的好做。這兩道平行的探索佔去奈兒好幾星期的空閒時間，而她也緩慢而穩定的進展。

「妳一定要學會怎麼操作妳門上的鎖，」公爵說。「這樣可幫妳完成脫逃，然後來救我。我會教

妳。」

他只愛談論科技，對奈兒想猜他是人還是機器沒有幫助。「為什麼你不去撬你的鎖，」她回道，「然後過來救我？我只是一個可憐無助的少女，在世上孤單一人，又害怕又寂寞，而你好像勇敢像英雄一般；你的故事都很浪漫，現在我們的命運交織，我簡直等不及想看這故事如何發展。」

「那些機器在我門上加了特別鎖，不是那種圖靈機器，」公爵回道。

「形容一下你吧，」奈兒說。

「我怕沒什麼特別的，」公爵寫道。「妳自己呢？」

「比一般稍為高一點，閃亮的綠眼睛，烏黑濃密的長髮波浪般垂到腰際，要不我會將頭髮高高別起，強調我的高顴骨和豐滿的唇。細腰，俏乳，長腿，雪花石膏般的皮膚，在我熱情投入某件事時會活潑泛紅，而這是很頻繁的。」

「妳的形容讓我想起我逝去的妻子，願上帝讓她安息。」

「跟我說說你太太。」

「這話題帶給我難以言喻的悲傷，我根本無法忍心寫出。好，現在讓我們來認真研究圖靈機器吧。」

既然色誘無果，奈兒改試不同手法：耍笨。不要多久，公爵就會有點暴躁起來。但他總是對她特別有耐心，甚至在反覆問第二十次「能否請你用別的話再解釋一遍？我還是不懂。」當然，說不定他已經在上面播牆指節都出血了，還假裝對她充滿耐心。一個被關在塔裡多年的人會學會無比忍耐。

她試著送詩給他。他回以熱烈感想卻拒絕給她任何自己的詩作，只說還沒好到可以發表在鐵鍊上。

她在地牢的第二十天，奈兒公主終於打開了鎖。沒立刻展開逃亡，她反而把自己再鎖回去，坐下來思考她下一步。

如果公爵是活人，她應該通知他，這樣他們可以一起逃走。如果他是機器，這麼做會導致大不幸。她必須猜出公爵的身份才能走下一步。

她傳給他另一首詩。

為了希臘之愛，她捨了心

父親、王冠和家園。

他們在納克索斯停泊休息

醒來時她一人落單海灘

愛人的船帆已轉下地球長緩弧線。艾瑞阿德妮

昏厥在浪花淘洗的沙上

夢中她回到了家。邁諾斯沒有原諒她

將鑽石收在眼睛的袋子裡

把她丟進迷宮中。

這次她隻身一人。艾瑞阿德妮在黑暗的野地

遊走了好多天

直到她被記憶所絆倒。

依然捲繞整個地方

她將記憶纏在手指

從地上掀起

編織成蕾絲

消去它。

蕾絲成禮物送給囚禁她的他。

淚水遮去視線，他用他的手指讀它

張開了他的雙臂。

答案回來得太快了，而且一成不變：「我真的羨慕妳文字的功力。現在，如果妳不反對，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圖靈機器的內部運作。」

她已經盡可能大膽地坦白了，但是公爵還是不解其意。他一定是機器。

為什麼要蒙蔽她呢？

很顯然，機器公爵希望她去學圖靈機器；那是，如果我們能說一個機器會「渴望」的話。

公爵的程序一定出了什麼問題。他知道裡邊有什麼錯了，而他需要一個活人去改正它。

等奈兒把一切想通了，圖靈堡其餘的故事也就快速而清楚地自行解開了。她從牢房溜出，潛行探索城堡。士兵幾乎沒注意她，即使看到她，也無法即興反應；他們必須回到公爵那兒重新程序化。奈兒公主終於找到路進入風車下的一個房間，裡邊有某種離合器機關。奈兒公主把離合器分開，而使巨

桿停住了。幾小時後，士兵背後的彈簧鬆了，停頓在他們各個的軌跡上。整個城堡凍結住，好像她施了什麼魔咒一般。

現在得以自由閒逛，她打開公爵的王座，發現下面有個圖靈機器。在機器兩側各有一個窄洞直直穿過地板，進入下面的地表，深到她火把能照亮的深處。包含公爵程序的鍊條從兩側懸落進這兩個洞。奈兒朝小洞扔下幾顆石頭，未曾聽到打到底的聲音；這鍊子一定不可思議地長。

在城堡高聳的一座塔樓裡，奈兒公主在椅上發現一具枯骨，倒在桌上山一樣高的書堆中。老鼠、蟲子、鳥一點點吃去所有的體肉，但桌上還散著數根白髮與白鬚，在頸椎處有一圈金鍊上有一個丁字徽章印記。

她花了點時間翻檢公爵的書。多數是筆記，畫著他還沒來得及建造的發明草圖。他計劃造出一軍隊的圖靈機，使它們並行運作；一種鍊節可有兩種以上位置的鍊子；可讀寫一張張二維鍊甲面而不僅是一維鍊子的機器；還有三維圖靈矩陣，每一面有一哩長，透過這個，一個走動的圖靈機能爬高，同時一路進行計算。

不管他的設計變得多複雜，公爵還是有辦法在傳統圖靈機裡放入夠長的鍊子，模擬出它們的行為。也就是說，雖然並行式和多維式機器比原始模型速度更快，它們的功能並沒有很不同。

一天下午，奈兒坐在她最喜愛的草原上，讀著啟蒙瓊林裡的那些事，這時一匹無人騎的雪佛靈從樹林出現，直接朝她撒蹄奔來。這現象本身不是非常少見的；雪佛靈夠聰明可派出去尋找特定的人。不過很少有人派雪佛靈出去找奈兒就是了。

雪佛靈朝她全速衝來，在幾呎外四蹄一定即停——只要沒載人，這把戲很容易做到。它帶來一張

史翠根小姐手跡寫的條子：「奈兒，請立刻過來。馬希真女士要求跟妳見面，時間不多了。」

奈兒沒遲疑。她收拾起自己的東西，塞進乘騎上小行李箱，然後騎上去。「走！」她說。坐穩位置，抓緊韁繩，她加了句，「無限速度。」一會兒功夫，雪佛靈在樹林中連綴起間隙，速度近乎衝刺的印度豹，緊抓著山地朝狗群矩陣爬上去。

從管子的走勢，奈兒猜測馬希真女士用兩三個不同方式插接上「供給」，不過全都小心藏在許多層阿富汗毛毯下，疊床架屋有如法國點心的鬆鬆夾層。她的臉和手露出可見，讓奈兒忽然意識到馬希真女士有多老，這還是從她們初見面到現在第一次想起的事。她個性的力量讓奈兒和所有的女孩們都盲於她真正年紀的鐵證。

「史翠根小姐，請讓我們獨處一下，」馬希真女士說。史翠根小姐擔心地退出，一路投下不情願而且責怪的眼神。

奈兒坐在床邊，小心從被子上拉起馬希真女士一隻手，呵護有如一片從稀有珍木上分離出的葉子。「奈兒，」馬希真女士說，「別用打趣浪費我剩下的最後片刻。」

「哦，馬希真女士——」奈兒開口，但老太太的眼睛睜大了，她用某種方式看了奈兒一眼，是在教室裡幾十年練就出的眼神，還沒失去讓人安靜的力量。

「我要妳到這裡來，因為妳是我最中意的學生。別！一句話都別說，」馬希真女士告誡她，因為奈兒將臉更近地靠向她，眼睛充滿淚水。「做老師的不該有最偏愛的學生，但我已接近該懺悔所有罪惡的那一刻，所以我如此承認。」

「我知道妳有個秘密，奈兒，雖然我無法想像那是什麼，我知道妳的秘密使妳不同於我教過的所

有女孩。妳很快就要離開這個學院，我想知道妳進入這個世界時，妳打算拿妳的人生怎麼樣？」

「宣誓，這是當然，等我一到了夠資格加入的年齡。然後我想我會去學程式語言的藝術，還有互動情境是怎麼做的。有一天，當然，在我成為女王陛下的子民後，我會想找一個好丈夫，可能生幾個小孩——」

「噢，別說了，」馬希真女士說。「妳是個年輕女子，妳當然會想妳該不該生小孩，每個年輕女人都想。奈兒，我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們不該談什麼會讓妳跟所有其他女孩一樣，而應該專注在什麼會讓妳不同上。」

這時老太太突然用驚人的力氣緊抓住奈兒的手，頭微微抬離枕頭。她額頭極多的皺紋和深溝更為加深，她眼皮厚重的眼睛發出炯炯燃燒。「妳的命運在某方面已經被做了記號，奈兒。從那天芬柯——麥可羅大公來看我，請我收妳——一個衣衫襤褸的下等民小女孩——入學，我就知道了。」

「妳可以試著表現得與大家一樣——我們一直努力使妳一樣——如果妳堅持的話，未來妳可以繼續假裝，甚至加入宣誓——但那都是謊言。妳就是與眾不同。」

這些話襲上奈兒有如高山純淨空氣驟降的冷風，剝去了多愁善感的催眠雲霧。現在她赤裸裸站著，完全脆弱。但這並不會全然不愉快。

「難道您建議我離開養育我的歸化種族的懷抱？」

「我的意思是妳是那種很稀有可以超越種族的人，妳並不再需要任何懷抱，」馬希真女士說。「妳終究會發現，這個種族跟任何其他種族一樣好——其實，比大部份好一點。」馬希真女士深深吐了口氣，彷彿融化入毯子裡。「現在，我沒多少時間了。親我一下，妳就上路吧，女孩。」

奈兒傾身向前，唇壓上馬希真女士的面頰，看起來像皮革，卻意外的柔軟。不想即刻就離開，她偏過頭靠在馬希真女士的胸前一下子。馬希真女士無力地摸了摸她的頭髮，發出哇哇之音。

「再會，馬希真女士，」奈兒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您。」

「我也不會忘了妳，」馬希真女士微弱地說，「不過，得承認說了也是沒說。」

一匹非常大的雪佛靈一動不動站在摩爾巡官的房子前，尺寸和體積介於法國馬和小象之間。這物體是奈兒有生以來見過最髒的——光它的硬殼大概就有幾百磅重，發出夜半泥土和滯水的味道。一截桑樹枝，樹葉尚在甚至還有幾顆果子，卡在可撓曲關節的兩片相接鎧甲中，長長的蒼草繩從它腳踝處拖曳到後。

巡官坐在竹林中，包在一套滿佈類似污垢和創痕的重裝鎧甲裡，比他身材大兩倍的鎧甲讓他的頭看起來荒誕地小。頭盔已經被他拔掉丟進魚池，像艘船身被掏空毀掉的大無畏艦浮在水上。他看起來十分憔悴，眼睛一眨不眨茫然瞪著野葛緩慢無情地征服紫藤。奈兒一看到他臉上的表情，立刻泡了一杯茶端給他。巡官伸向細小的雪花石茶杯，穿了鎧甲的手像兩條可以壓碎石頭的陳年硬麵包。內建在鎧甲手臂的厚彈匣從內燒黑。他帶著外科機器人的精準從奈兒手中取過茶杯，但沒有舉到唇邊，可能擔心在疲累狀態下，會錯估距離而不小心把瓷器砸上下顎，或甚至斬落自己的頭。僅僅握著杯，看著蒸汽從表面冉冉上升，似乎就足以鎮定他的心。他的鼻孔一次又一次放大。「大吉嶺，」他說，「選得好。一直都覺得印度是個比中國文明的地方。現在得丟掉所有的烏龍，所有的祁門，龍井，正山小種。該改喝錫蘭，白毫，阿薩姆了。」他輕笑。

乾去的白色鹽漬從巡官眼角往後延伸，消失進入他的髮際。他沒戴頭盔疾行。奈兒希望自己能夠目睹巡官在他的作戰雪佛靈上風馳電掣橫過中國。

「我真的退休了，」他解釋道。他朝中國的方向點點頭。「一直在幫那邊一位紳士做顧問。很複雜的人。現在死了。有很多面向的人，但現在他變成歷史上另一個該死中國軍閥，沒能達到標準。心愛的，」他說，終於正眼看著奈兒，「力挽狂瀾真能幫你賺到不得了的錢。最終，你得在利益好的時候抽身。不是很高尚，我想，但是話又說回來，顧問本來也沒什麼名譽可言。」

奈兒不覺得摩爾巡官想跟她進行最近大事的細節討論，因此她改變了話題。「我想，我終於想通了多年前，你試著告訴我有關做個聰明人的事，」她說。

巡官立刻有了興趣。「樂聞其詳。」

「維佬有很繁複的道德和行為準則。那是由於前代道德的淪喪，就像原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之前有喬治時代和攝政時代一樣。老一輩的捍衛者會相信這些準則因為得來不易。他們教養他們的子女要相信那準則，但他們的後代完全是基於別的原因去相信。」

「他們相信，」巡官說，「是因為他們被灌輸去相信。」

「是的。他們有人從不挑戰它——他們長大後變成頭腦簡單的人，他們能夠告訴你他們相信什麼，卻說不出為什麼相信。其他人對這社會的虛偽感到幻滅而走上反抗的路——就像伊莉莎白·芬柯——麥可羅。」

「奈兒，妳想走哪條路呢？」巡官問，聲音透出高度興趣。「順從還是叛逆？」

「都不是。這兩條路都頭腦太單純——只是給無法面對矛盾和曖昧的人。」

「啊，好極了！」巡官大聲叫起來，加強表現他的心情，他空的手一掌擊向地面，揚起一陣火星，震撼力一路傳到奈兒腳底。

「我猜想芬柯——麥可羅大公，身為一個聰明人，看透了他社會的虛偽，但還是堅守它的原則，因為長遠來看這原則還是最好的。我想他還很擔心要用什麼最好的方法，將這個態度反覆灌輸給年輕人，他們與他不同，並不明白這些歷史先例——這或許可解釋他為什麼對我產生興趣。啟蒙瓊林可能一開始是芬柯——麥可羅的主意——有系統進行這種教育的第一個嚐試。」

「公爵行事秘而不宣，」摩爾巡官說，「所以我無法說妳的假設是對或錯。但我承認一切說法頗前後一致。」

「謝謝。」

「現在妳把一切都搞清楚了，妳自己預備怎麼做呢？再接受幾年教育和磨練，妳就有資格宣誓了。」

「我當然明白我在亞特蘭堤斯國族有很不錯的遠景，」奈兒說，「但我想我不適合走上一條直而窄的路。我預備到中國去試試我的運氣。」

「那麼，」摩爾巡官說，「小心拳民。」他的視線從他又髒又垮的鎧甲移到飄浮的頭盔。「他們要來了。」

最好的探險家，像波頓（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英國探險家。），儘量溶入當地文化。就是要這精神，奈兒在公共M.C.停下，丟棄她的長衣裙，組合出新的一套衣服——海軍藍貼身連身衣，上面搏動的亮橘字體寫出：「爛事常有」。她在水濱區把她的舊衣服換了一對動力滑輪，然

後直直往跨海堤道溜去。堤道緩緩上升好幾哩，然後浦東經濟特區在她腳下出現，上海在那之後，她速度突然開始增加而得減低滑輪的動力協助。她現在過了分水嶺。奈兒單獨一人進了中國。

海克華斯一家重聚；海克華斯出發去追尋答案；意外的同伴。

亞特蘭堤斯／西雅圖設計得小卻恰到好處；曲折狹窄的普捷海峽，已經滿是天然島嶼，沒有多餘空間留給人工島。因此他們把它造得特別瘦長，與洋流和航運路線平行，而且各於多建公園，草原，荒原，紳士農莊和鄉野大宅。西雅圖大部份區域都還富而有禮夠文明，因此新亞特蘭堤斯人不反對住在這裡。小型維多利亞迷你飛地四處散佈，尤其在湖的東邊，圍著軟體工業大汗的迷霧森林領土。瑄和薇恩娜在這類地區選了一棟房子。

這些小塊小塊的新亞特蘭堤斯在環繞的森林裡，格格不入就像牧師穿著早禮服和硬翻領在擊鼓者的洞穴一般。這裡普遍的建築，在那些還沒有採取新維多利亞戒律的社區，是非常獨特的地下式；這些人彷彿對自己的人性感到羞恥，而不忍多砍倒幾棵巨大的花旗松造屋，雖然松林整片行列在往瀑布山脈凍土山脊上去的陡坡。即使半埋在地下，房子也不算規規矩矩的房子，而是四處散佈的模組組合，靠著加頂的通路或隧道連接。這些模組如果適當固定一起往上蓋，整體可相等於一間頗有實質的房子，甚至很偉大；但海克華斯騎過這區去拜訪他的家人時，一切看起來既悲慘又混亂。和擊鼓者一起十年，並沒變化他新維多利亞的美感。他看不出一間房子在哪結束又在哪開始，這些房子都像腦中的神經元交纏一起。

他心之慧眼似乎又控制住他大腦皮層的視區；他完全看不到松林了，卻是神經軸突和樹突懸在黑色三度空間裡，一封包一封包的推桿邏輯在它們之中像太空探索般操作，在神經纖維中接觸同時交配。

太強勁不像白日夢，太抽象不似幻覺。當一陣冷霧襲上他的臉，影像才真正退去。他打開眼睛，發現綁架者已經穿出樹林，在青苔覆蓋的山脊線最高處停住。在他下方一個多石的盆地，有幾條石子鋪成的街道畫出矩陣，一座綠色的公園，沿邊種植紅色天竺葵；白色尖塔教堂，圍在黑色鐵柵欄裡一棟棟刷白的喬治時代四層樓建築。保安矩陣脆弱無力；軟體業大汗至少和女王陛下的專家一樣對這類事很在行，所以這區域的新亞特蘭堤斯飛地，可以依賴鄰居承接去大半責任。

綁架者小心擇路走下陡坡，海克華斯放眼望向這小片飛地，思索著這看起來多麼熟悉。自從離開擊鼓者，他不到十分鐘就會被一陣似曾相識感所襲擊，而現在這感覺尤其強烈。或許這是因為，在某個程度，所有新亞特蘭堤斯聚落都很像。但他懷疑自己這些年與薇恩娜的交流裡看過這個地方。

鐘聲響了一兩回，十幾歲的女孩們，穿著格子裙制服從有穹頂的學校出現。海克華斯知道這是薇恩娜的學校，她在這不是全然快樂。當一窩蜂的女孩走光後，他騎著綁架者走進校園，慢慢繞著校舍走一圈，往窗戶裡看去。沒費什麼功夫他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兒，坐在圖書館一張桌上，弓身對著一本書，顯然是屬於某種懲戒。

他極想走進去把她抱在臂彎裡，因為他知道她像被處罰般忍受了好幾個小時的折磨，也因為她是個寂寞的女孩。但是他在新亞特蘭堤斯，有禮數得遵守。先做該做的。

瑄德琳的房子就隔了幾條街。海克華斯摀了門鈴，現在已是這家的陌生人，他決心照正式禮節

行事。

「請問來訪的目的是什麼？」廳房女僕問。海克華斯將他的名片甩進銀托盤，他不喜歡這個名叫愛米莉的女人，因為薇恩娜不喜歡她，而薇恩娜不喜歡她是因為瑄在這家給了她一些管教的權力，然後愛米莉是那種喜愛權力滋味的人。

他沒去想他怎麼會知道這些事，免得自己又迷惑起來。

「公事，」海克華斯態度愉悅地說。「跟家人有關的事。」

愛米莉樓梯走到一半，眼睛終於看清楚海克華斯的名片。她銀盤差一點從手中掉下，另隻手得抓緊欄杆才保持平衡。她僵在那一會兒，努力克制轉身的衝動，但還是忍不住轉了身。她臉上的表情是厭惡和著迷的完美混合。

「請去做事，」海克華斯說，「省掉粗俗的戲劇化那一套。」

愛米莉一副氣餒模樣，怒氣沖沖帶著染了污名的名片上樓。接著樓上傳來悶聲騷動。幾分鐘後，愛米莉鼓起勇氣走到樓梯轉彎處，請海克華斯在客廳坐坐。他因此去了客廳，注意到在他離家這段時間，瑄德琳已完成了在他們結婚頭幾年，她花了很多時間規畫的長期家俱添置策略。「協定執行」秘密探員的太太和寡婦都得到長期優厚的照顧，而瑄絕沒讓他的薪水丟在那積灰塵。

他的前妻小心翼翼從樓梯上下來，站在客廳鑲嵌玻璃門外一分鐘，透過紗簾窺視他，最後終於溜入房間，沒迎向他的注視，選了離他很遠的椅子坐下。「你好，海克華斯先生，」他說。

「海克華斯太太。還是已經改回羅依德小姐？」

「是的。」

「噢，這真的很難。」當海克華斯聽到羅依德小姐的名字，他想起當年他們求愛的時期。

他們坐了一分鐘左右，什麼也沒說，僅僅聽著祖父鐘沈重的齒輪聲。

「好吧，」海克華斯說，「我不多說什麼情有可原的狀況來煩惱妳，因為我並不是來請求妳的原諒，而且老實說我不確定我值得原諒。」

「謝謝你的考量。」

「我希望妳能了解，羅依德小姐，我很同情妳所採取的離婚一途，對那件事我沒有任何怨尤。」

「知道這很讓我安心。」

「妳同時也應該了解，我的任何行為，都是無從寬赦的，但是一切都不是起因於對妳或我們婚姻有異議。事實上，這並不會損及妳的名譽，而是對我個人有損。」

「謝謝你澄清這點。」

「我明白我心中任何重燃我們過去關係的希望，即便非常誠懇，也是沒有用的，因此從今以後，我不會再打擾妳。」

「你能如此完全明瞭狀況，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我有多如釋重負。」

「不過，如果有任何沒完了的事務，我願意為妳和薇恩娜服務。」

「謝謝你的好意。我會給你我律師的名片。」

「同時，當然，我期待與我的女兒重新建立起某種接觸。」

談話原本像機器一樣平穩無比運行，直到此刻，突然出軌撞毀。瑄德琳臉紅了起來，身體僵直。

「你——你混蛋。」

大門打開了。薇恩娜帶著教科書走進前廳。愛米莉立刻前去努力用背擋起前廳門，遮住薇恩娜的視線，壓低聲音生氣地與她說話。

海克華斯聽到女兒的聲音。非常美妙，有些沙啞的女低音，他在哪都認得出。「別騙我，我認得出他的雪佛靈！」她說，終於把愛米推開，衝入客廳，她很瘦長，莽撞卻美麗，是歡樂的化身。她兩步走過東方地毯，縱身越過靠背長椅投入父親的懷抱，在那兒她足足又哭又笑了好幾分鐘。

琯得由愛米莉護送出房間，之後愛米莉立刻返回，像個軍隊斥候背手站立在附近，盯著海克華斯每個動作。海克華斯無法想像她們以為他會做出什麼——在客廳裡亂倫嗎？但不用想這些讓人生氣的事而破壞了這一刻，因此他把愛米莉阻絕在腦子外。

父女被允許交談十五分鐘，其實是列出將來談話的主題。時候到了時，琯已平復下心情可以重新走入房間，她和愛米莉肩並肩站著，在同情的共振中一起顫抖，最後琯終於說話。

「薇恩娜，妳的——父親——和我在妳衝進來前，正在進行很嚴肅的討論。請妳離開幾分鐘讓我們獨處一下。」

薇恩娜不情願地離開了。琯回到她之前的位置，愛米莉退出房間。海克華斯注意到琯拿來了一些綁在紅帶子裡的文件。

「這些文件列出我們離婚的細節，包括所有關於薇恩娜的條件，」她說。「很抱歉，你其實已經違反了條件。當然，這是可原諒的，由於你沒有轉信地址而讓我們無法告知你這消息。不用說也知道，你得儘快熟悉這些文件內容，以免再度烏黑了我的大門。」

「這是自然，」海克華斯說。「謝謝妳幫我保留這些文件。」

「如果能請你退出這範圍——」

「當然。再見，」海克華斯說，從瑣顫抖的手中取過一卷文件，很快地走出門。當他聽到愛米莉在門口叫住他時有些意外。

「海克華斯先生。羅依德小姐希望知道你是否已有新住所，這樣你的私人物件可以送過去。」

「目前還沒有，」海克華斯說。「我在旅途的過程中。」

愛米莉高興了起來。「要到哪兒去呢？」

「噢，我不是真的確定，」海克華斯說。他的眼睛捕捉到一個動作，他看到薇恩娜出現在二樓一個窗前，她在打開窗門，推高窗框。「我在進行某種追尋。」

「追尋什麼，海克華斯先生？」

「說不清楚。妳知道，最高機密那一套。跟鍊金術士有關。或許一切結束前，誰知道，還會出現仙子和妖怪。我回來後很樂意告訴妳細節。在那之前，請拜託羅依德小姐是否能體諒，再保留一下這些私人物件。這應該不至於超過又一個十年的光陰。」

說完，海克華斯戳了戳綁架者前行，以極刻意的步距移動。

薇恩娜騎著一輛智慧滾輪人力車，很快跑完石子路。她在保安矩陣前趕上她的父親。母親和愛米莉駕著半寬車在他們一條街後出現，突然的危險刺激感啟發薇恩娜像電影裡牛仔在奔馳中換馬，從人力車的座鞍衝動一躍而上綁架者的臀部。她的裙子很難配合牛仔的動作，完全纏住她的腿，結果她像一袋豆子吊在綁架者的後面，一手緊抓發育不全的球狀突起（如果綁架者是真馬，那就會是尾巴的位置），另隻手臂一把環上父親的腰。

「媽媽，我愛妳！」她叫道，這時他們騎出保安矩陣也離開了新亞特蘭堤斯家庭法管轄範圍。「愛米莉，同樣的話就沒法跟妳說了！可是我很快就會回來，別擔心！再見！」然後蕨草和迷霧在他們身後掩起，他們單獨一塊進入深林。

卡爾·好萊塢完成宣誓；在泰晤士河畔散步；遇到芬柯—麥可羅大公。

一個出奇溼熱的四月天，卡爾在西敏寺完成宣誓。之後邁步到河邊，大致朝著萊斯特廣場附近的霍浦金戲院走去，那兒有人為他安排了慶祝酒會。即使沒用行步動力器，他走得跟許多慢跑的人一樣快。當年他第一次到倫敦時，還是個營養不良的劇場學生，從那時起他就最喜歡靠步行到任何地方。走路，尤其沿著泰晤士河北岸道，步行者相對較少，能讓他自由抽著巨大舊式真雪茄或偶一為之的石楠木煙斗。不必因為他剛成為維多利亞的一員就要放棄他的癖好；恰巧相反，其實。漫步過彈痕累累的老埃及豔后方尖碑，裹在自己彗星光環般黏滯盤旋的煙霧裡，他想他會喜歡上這情調。

一位戴高禮帽紳士憑欄而立，不帶情感地凝視水面，當卡爾走近，他看到是亞歷山大·忠植·芬柯—麥可羅大公；一兩天前，大公才透過影像電話表示希望能很快能跟他當面談談。

卡爾·好萊塢，想到自己新的族群歸屬，特別拿下他的帽子鞠躬。芬柯—麥可羅大公有些不經心地接受他的致意。「請接受我誠意的祝賀，好萊塢先生。歡迎加入我們國族。」

「謝謝您。」

「很遺憾我未能去看你在霍浦金的任何製作——我去看了的朋友們都激賞不已。」

「您的朋友太客氣了，」卡爾·好萊塢說。他對應對禮節還是不太有把握。接受表面讚譽顯得太自大；暗指大公的朋友對劇場評斷能力不佳也不會更好；他採取較不危險的說法，表示這些朋友有著過於豐富的好意。

芬柯——麥可羅從欄杆移身，開始沿河而行，以他的年紀，他算走得很快。

「我敢說你是我們不可多得的新增成員，我們國族雖然在商業和科學領域裡成就輝煌，但我們需要更多的藝術家。」

不好加入批評他才神聖宣誓支持的民族，卡爾抿著嘴攪盡腦汁想出可能的回應。

芬柯——麥可羅繼續，「你覺得是我們未能成功鼓勵我們的孩子追求藝術，還是未能吸引更多像你一樣的人，或者兩者皆是？」

「閣下，恕我冒昧，我並不同意您的假設。新亞特蘭堤斯有很多很好的藝術家。」

「噢，算了吧。為什麼他們都跟你一樣來自外族？說真的，好萊塢先生，要不是身為出名的戲劇製作人對你入籍很有利，你會宣誓嗎？」

「我想我選擇把您的疑問解釋為啟迪我的蘇格拉底式對話，」卡爾·好萊塢小心說，「而不是指控我不誠懇。事實上，在我遇到您之前，我還正享受著我的雪茄，瀏覽倫敦，想著這一切多麼適合我。」

「適合你是因為你到了某個年紀。你是個聲名卓著的成功藝術家。櫥樓的波西米亞生活對你不再有吸引力。但是你年輕時如果過得不是那種生活，你會到達你目前的位置嗎？」

「您如此一說，」卡爾回道，「我同意我們可以在未來，為波西米亞類的年輕人預作些安排——」

「不會成功的，」芬柯——麥可羅說。「這事我已想了多年了。我有相同的想法：建立某類年輕藝術型波西米亞主題公園，在所有主要城市裡任意灑出，新亞特蘭堤斯年輕人如果願意可以在那兒聚會，有心情的話，做些顛覆的事。這整個念頭完全自我矛盾。好萊塢先生，我在過去十年左右，奉獻了不少心力在有系統地鼓勵顛覆性。」

「是嗎？您不擔心我們年輕的顛覆者會移民到別的國族？」

假如卡爾·好萊塢能狠狠踢自己屁股一腳，他在那句話說完就會立刻這麼做。他忘了伊莉莎白·芬柯——麥可羅最近被高度報導的叛逃至詭碼會事件。但公爵平和地聽了他的話。

「他們之中有些會，就像我孫女的示範。但是當這麼一個年輕人轉移到別的國族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代表他們擺脫了年少輕信的想法，不再願意做一國族成員只因為那一族提供的路徑阻礙最少——他們發展出原則，他們擔心個人的完整性。簡言之，這意義是他們已成熟可以變成新亞特蘭堤斯聲譽良好的成員——一旦他們發展出智慧看到它終究是所有可能的族群中最好的。」

「您的策略太精微，我不是很明白。我感謝您做的解釋。您鼓勵顛覆性是因為您認為顛覆性有一層影響，完全不同於一般天真的想法。」

「是的。這就是做為股權勛爵的重點——照看整個社會的利益，而不是鞭策自己的公司，還是什麼。總之，這關係到我在泰晤士報互動版登的廣告，還有我們因此而有的影像電話對談。」

「是的，」卡爾·好萊塢說，「您在尋找參與名為【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計畫的互動演

員。」

「啟蒙瓊林是我的主意。我贊助它的製作。互動費用是我在支付。當然，由於媒體系統的組織方式，我沒有辦法判斷我付錢雇用的互動演員身份——因此才不得不公開刊登廣告。」

「閣下，我應該立刻告訴您——如果您沒堅持把所有實質的討論留到當面再說的話，我在影像電話就會告訴您——我本人並沒有在啟蒙瓊林互動演出。演出的是我的一個朋友。當我看到這則廣告，我視為已任代她回音。」

「我理解互動演員常被觀眾中過度欣賞他們的人所追逐，」芬柯——麥可羅說，「所以我想我明白你為什麼在這事上選擇做中間人。我向你保證我的動機絕對是善意的。」

卡爾一付受傷的表情。「閣下！我絕不可能有他種想法。我讓自己僭稱這一角色，不是假定您這方有任何惡意而要保護這位年輕女子，而是因為她目前的情況使得與她聯絡變成很困難。」

「那麼請你告訴我你所知的這位年輕女子。」

卡爾向股權助爵簡潔描述了夢蘭達與啟蒙瓊林的關係。

芬柯——麥可羅十分有興趣知道夢蘭達每星期投入啟蒙瓊林多少時間。「如果你的估計還僅是大約正確，這位年輕女子一定單獨做了十分之九與那個版本的啟蒙瓊林相關的互動。」

「那個版本？您說還有別的？」

芬柯——麥可羅無言走了一會兒，然後用更輕的聲音重起談話。「一共有三個拷貝。第一本給了我的孫女——我告訴你的都是秘密，希望你能明白。第二本給了薇恩娜，她的父親是創造出啟蒙瓊林的『文物藝作』。第三拷貝落入奈兒的手裡，一個下等民小女孩。」

「長話短說，這三個女孩結果變得完全不同。伊莉莎白很叛逆，容易激動，在幾年前對啟蒙瓊林失去了興趣。薇恩娜很聰明卻總是沮喪，一個典型躁鬱症藝術家。但是，奈兒，卻是最有希望的少女。」

「我準備了女孩們使用習慣的分析，但媒體系統與生俱有的保密性使得分析大半晦暗難解，不過可以從我們付出去雇請互動演員的帳單推測出部份。在伊莉莎白的例子，互動演出很清楚是由幾百個不同演員擔任。薇恩娜的帳單顯著比較低，因為大部份的互動是由一個對所提供服務並沒要價的人——可能是她的父親。不過這狀況不同。以奈兒而言，幾乎所有的互動都由同一個人做出。」

「聽起來，」卡爾說，「好像我的朋友與奈兒的拷貝建立起某種關係——」

「同時，由那延伸，與奈兒也建立了關係，」芬柯——麥可羅大公說。

卡爾說，「我可以請問您為何有意與這位互動演員接觸？」

「因為她是這裡一切發生的中心人物，」芬柯——麥可羅大公說，「我完全沒料到。原始計劃裡，互動演員並沒有什麼重要性。」

「她為了做這件事，」卡爾·好萊塢說，「犧牲了她的事業還有大部份的生活。閣下，有一點很重要您得了解，她不僅是奈兒的老師，她更成為奈兒的母親。」

這些話似乎重擊了芬柯——麥可羅大公。他的步履一時不穩，沿著河岸慢慢走了一陣，陷入沈思。

「幾分鐘之前，你讓我相信與討論中的互動演員取得聯繫並不容易，」他終於開口，以更輕的聲音。「是因為她不再屬於你們劇團？」

「幾年前她請了假，好專心在奈兒和啟蒙瓊林上。」

「原來如此，」股權大公說，聲音先把話壓下一點又揚高轉成驚嘆。他興奮起來。「好萊塢先生，我冒昧問一句希望你不介意，請問這是否是給薪假？」

「如果有需要，我自然會承諾支付。不過，還有另一個贊助人。」

「另一個贊助人，」芬柯——麥可羅重複這話。他顯然覺得事情的發展太有意思了，同時微微警覺到話裡的財務金融術語。

「交易過程很簡單，我想所有交易基本上都是如此，」卡爾·好萊塢說。「夢蘭達要找奈兒。一般想法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不過，還是存在一些非一般思想者會認為這可從無意識、非理性的過程中做到。有一類通常住在水底的族群叫做擊鼓者——」

「我對他們很熟悉，」芬柯——麥可羅大公說。

「夢蘭達四年前加入了擊鼓者，」卡爾說。「她與人合夥。另兩個合夥人，一個是我認識的，也是從事戲劇這一行，還有一位金錢贊助者。」

「這位贊助人想從這裡獲得什麼？」

「一條通往集體潛意識的租用專線，」卡爾·好萊塢說。「他認為這之於娛樂事業就像點金石之於鍊金術。」

「得出結果了？」

「我們都還在等待夢蘭達的消息。」

「你到現在什麼音訊都沒有？」

「只有在我夢中，」卡爾·好萊塢說。

奈兒通過浦東；她碰巧發現「平夫人」辦公室；與同類面談。

奈兒踩著滑輪往西溜去，上海主城只能從浦東經濟特區高樓間的垂直裂縫中瞟到。浦東市中心在黃浦江東岸平坦農田中爆發而出。幾乎所有的摩天大樓都用上聲光流晶的建築材料。有些帶有日本文字系統的流線型漢字，用精緻複雜的色彩調配呈現，不過大部份都書寫著中國人用的高解析濃密字體，而且傾向用火紅一筆筆寫出，或者大紅底黑字。

英美人仕有他們的曼哈頓，日本人有東京。香港也建設得不錯，但本質上還是西方的。當華僑回到祖國去建立他們不朽的大事業之基，他們在這裡著手造城，而且造得比任何其他城市更大更亮、無庸置疑地更紅。在最後的農田被巨大的水泥地基所取代，奈米科技把堅固的結構變得比空氣還輕的技術也恰在此時成熟，新一代建築形成的天篷在第一代發育不足的七十到八十層大樓上綻放。新建築自然龐大、呈橢圓形，典型在頂上有一個插在尖刺上的霓虹鑲邊巨球，因此浦東在千呎之上比地面還要更大更密。

從跨海堤道大拱形的最高點望穿幾哩厚的壞空氣，景觀奇特地平坦失色，彷彿整個風景被織入極為複雜高妙的織錦，再讓幾十年的灰塵累積之上，然後懸在奈兒面前十呎外。太陽西沈不久，天空從暗橘漸層入紫，西邊過去很多哩外，在上海和蘇州之間茶絲區某處，半打煙柱從地平線直直噴射上黑污的穹天，將天空分成不均的段落。

她溜著動力滑輪滑下大拱形的西側斜坡，越過中國的海岸線，霓虹的雷雨雲頂立刻聚攏到她頭上，形成三度空間，展開擁抱她，其實她距離它還有好幾哩。沿海岸住宅區是由一區區增強水泥公寓

建築組成，四到五層樓高，看上去比長城還老舊，雖然實際上沒超過幾十年。臨街的部份有大型卡通風格看板，有些是聲光流晶，大部份則是直接畫上。在頭一公里左右，這些看板目標幾乎全鎖定剛從新舟山過來的商人，尤其是來自新亞特蘭堤斯飛地者。經過看板時奈兒掃瞄一番，結論出賭場和妓院不管是舊式的，或者新式編劇幻想中心，那種可以自己寫個小戲在裡邊做明星的，新亞特蘭堤斯的訪客都是重要客源。奈兒慢下來研究幾個新類的，背下幾個看起來特別新或做得很好的招牌上的地址。

她腦子裡還沒有什麼清楚的想法。只知道必須很有目的不斷朝前行進。這樣蹲在路邊講著手機觀察她的年輕人就不會來惹她。她只要一停下或露出一點滴不確定的神情，他們就要下來了。

黃浦江沿岸溼濃的空氣裡支撐著百萬噸重的空中浮標，在奈兒滑上滑下江邊主要通衢，盡力保持她的動力和偽裝的目標感時，她的肋骨和肩膀感受到它們每一公克的重量壓力。這裡是海岸共和國，除了滿口錢經還有賺大錢是好事外沒有固定的原則。每個族群在這裡似乎都有自己的摩天大樓。有些，像新亞特蘭堤斯，並沒有積極招募成員，僅是用他們建築物的巨大和壯觀做為榮譽自己的紀念碑。其他如布耳人，祆教徒，猶太人採取低調策略，而在浦東不誇張就差不多隱形了。不過還是有摩門、第一分眾共和，還有中國海岸共和本身，運用他們聲光流晶上每一吋的牆勸人皈依歸宗。

唯一不太欣賞這地方普世精神的國族是天朝本身。奈兒無意中經過他們的領地，半條街平方大小，灰泥包覆的石牆環繞，洞門處處，裡邊舊式三層樓房，明代風格，高高的飛簷，屋脊上塑著龍。與其餘的浦東比較，這地方小到你不小心都要踢倒它。大門裡穿了盔甲的人在看守，應該有別的較不明顯的防禦系統做後盾。

奈兒非常確定自己被跟蹤，從她剛從海岸進來就被至少三名年輕男子低調鎖定，他們等著弄清楚

她到底是作假還是有地方要去。她已經從濱水區一頭滑到另一頭，假裝是觀光客想看看河這邊外灘的風光。她現在朝浦東市中心回去，在那兒她最好看起來有事要做。

經過一棟摩天樓的豪華入口——一座海岸共和的大廈，不是外夷的範圍——她認出進城時看到的其中一個音象圖示商標。

奈兒至少可以填一張申請表，那並不表示承諾什麼。這樣她可在相對較安全乾淨的環境消磨上一小時。最重要的事，就像門九很久以前在不同的情況下教她的，就是千萬別停；不動的話她什麼都不能做。

可惜，「平夫人」的辦公室關了。後面有幾盞燈還亮著，但門鎖上沒有接待員值班。奈兒不知該覺得好笑還是煩惱；有誰聽說過青樓晚上關門的？不過這些只是行政管理的辦公室。

她在客廳晃蕩了一會，然後攔了部下來的電梯。門正要閤起時，有人跳進大廳，用力一打電梯鈕，門又開了。一個年輕中國男子，瘦小身材，大頭，穿著整齊，拿著一些文件。「對不起，」他說。「妳要什麼嗎？」

「我是來申請工作的，」奈兒說。

男子的眼睛職業冷靜地上下打量奈兒的身體，從臉開始也從臉結束，完全不帶半分色意。「做演員，」他說。語調在問句和聲明之間。

「做編劇，」她說。

出乎意料，他露出一絲笑意。

「我有資格，我會詳細說明。」

「我們有作者。我們透過網路雇用他們。」

「我很驚訝。一個在明尼蘇達的合約作者怎麼可能提供你的顧客他們要求的個人化服務？」

「妳要做演員一定錄用，」年輕人說。「今晚就可開始，薪水很高。」

「從過來時看到的看板，我看得出你們顧客花錢為的不是肉體，而是好構想。那是你們的附加價值，對不對？」

「妳說什麼？」年輕人又露齒而笑。

「你們的附加價值。比起妓院，請原諒我的用詞，你們能收費高，就在於你們可以依照顧客需要編出幻想情節。我可以幫你們做這個，」奈兒說。「我很了解這類人，我可以幫你們賺很多錢。」

「妳了解什麼人？」

「維佬。我把他們從裡到外都摸得一清二楚，」奈兒說。

「請進，」年輕人說，指著一個類鑽石門，上面有「平夫人」三個紅字寫在門上。「要喝點茶嗎？」

「世上只有兩種工業。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平夫人說，乾皺的手指包起精巧的瓷茶杯，兩吋長的指甲整齊交插，像猛禽在熱氣流上遨遊長長一天後收起的翅膀。「一種是製造物品的工業，另一種是娛樂工業。製物工業先有，它使我們活著，但我們現在有了『供給』，製造東西變得很簡單，這行也不再有趣了。」

「人們有了維生的東西後，別的一切都是娛樂。所有的一切。這就是『平夫人』經營的生意。」

平夫人的辦公室在一百一十樓上，飽覽黃浦江和上海鬧區。不是霧濛濛的日子，她甚至看得到距離外灘幾條街的巷子裡戲院的門面，戲院招牌看板的聲光流晶在梧桐暗褐的枝桠間鱗鱗發亮。在一面窗前她架了一座望遠鏡，固定在戲院入口，留意到奈兒的好奇，她鼓勵她去看看。

奈兒從未用真正的望遠鏡觀望過。發現它容易跳動、失焦，而且不會放大，要移動鏡頭也很詭異。即使如此，影像質量比照相出來的要好，她很快開始忘我地把望遠鏡對著城市掃來掃去。她觀察了老城中心「天朝」小小的飛地，幾個官員站在池塘曲橋上，對著一群金鯉沈思，幾縷銀鬚垂下五彩絲織衣領，帽子上的藍寶石隨著他們點頭而閃動。她再望向更內陸一棟大樓，顯然是某類外國租界，看到幾個歐洲人在舉行雞尾酒派對，有人帶著酒杯大膽走上陽台，進行自己的偷聽。最後她把望遠鏡與地平線齊平，越過廣大滿是秘密結社的郊區，裡邊住了為造高樓而被強迫搬遷的百萬上海貧民。那一帶之後是真正的農田，碎形網狀的運河和溪流，在落日的柔光映照下閃閃如金網；再過去，在極遠處散著幾根煙柱，又是義和團在燒洋鬼子的「供給線」。

「妳是個好奇的女孩，」平夫人說。「這很自然。但絕不可讓別人——尤其顧客——看出妳的好奇心。絕對不可去主動尋找訊息。靜靜坐著，讓他們把訊息帶給妳。他們隱瞞的比透露的告訴妳更多。懂嗎？」

「是，夫人」奈兒說，轉身對她的對話者行了小小屈膝禮。與其嚐試中國禮節卻又做得一塌糊塗，她還是採取維多利亞的作法，效果一樣好。為了這次會談，亨利（請她喝茶的年輕人）預支她一些通用貨幣鈔票，她用來組合出一套頗合宜的全身長裙，外加帽子、手套和手提袋。她進去時很緊張，但幾分鐘之後發現，不知怎麼他們早決定雇用她了，而這小小的聚會比較是屬於新生訓練性質。

「維多利亞市場為什麼對我們很重要？」平夫人問，目光鋒利看著奈兒。

「因為新亞特蘭提斯是三個最高級國族之一。」

「錯。新亞特蘭提斯很富有，是的。但它人口只佔了很少的百分比。一個成功的新亞特蘭提斯男性忙得很，僅有一點點時間留給編劇式的幻想。他有不少錢，妳知道，但很少有花用機會。這個市場的重要性是因為所有其他人——所有其他國族的男性，包括很多日本人——希望自己像維多利亞的紳士。妳看阿散蒂人——猶太人——海岸共和國。他們穿傳統服飾嗎？有時候。不過通常都穿成套的維多利亞式服裝。拿著老龐德街買來的傘。他們有全套福爾摩斯。他們玩維多利亞互動情境。當他們必須發洩自然的衝動時，他們來找我，而我提供給他們一個有劇本的幻想，原來是某個偷偷從新亞特蘭提斯經跨海堤道過來的紳士要求的。」不太像她的舉動，不過平夫人把兩指爪子變成走動的腿，快速走過桌面，像偷偷摸摸的維佬紳士想避開監視器溜進上海。看出是給她的提示，奈兒用一隻戴了手套的手掩口而笑。

「就這樣，平夫人變出魔術——她把新亞特蘭提斯一個滿意的客人變成上千各個種族的客人。」

「我必須承認我感到很意外，」奈兒小心翼翼說。「我對這些事十分沒經驗，我一直以為每個族群展現出不同的偏好。」

「我們稍微改寫一下劇本，」平夫人說，「溶入文化差異性。不過故事從不改變。世上有很多人也有很多種族，但故事就只有這麼多。」